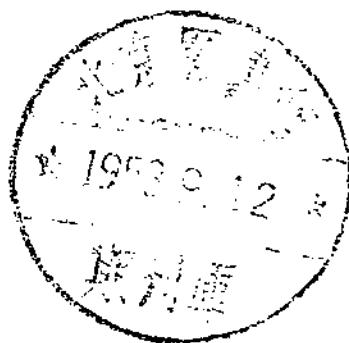


# 中國文藝

第六卷 第二期

四月號



修女及其他

畫十字的地方

林栖譯

盧荻譯



• 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之木刻像 •

# 32

•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

#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為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為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為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為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為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 計開

- 一、國民雜誌 每册五角
- 一、婦女雜誌 每册四角
- 一、北京漫畫 每册二角五
- 時事畫報 每册五角
- 兒童畫報 每册二角

###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燕京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宰門街十七號	開封分局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運城分局	
烟台分局	烟台南鴻街九一號	新鄉分局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局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新民大街二道井巷一〇	大同分局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五日出版 •

中·國·文·藝·

• 第六卷 · 第二期 •

四 月 號

# 中國文藝第三十二期內容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五日出版

特載..... (三)

## 散文

遊山人後記..... 麥靜 (六)

剖..... 王嵐 (九)

山居..... 王受庚 (一一)

世界文壇消息..... 汀生 (一七)

修女及其他..... 露加所作  
林樞譯 (一八)

書信..... L.P. 史密斯  
裕之譯 (二三)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 (芥川龍之介)..... 聞青 (二四)

隱情..... 聞青 (二八)

## 詩歌

桃花源..... 黃烈 (二五)

陌上..... 前人 (二五)

約..... 文卿 (二五)

秋夜兩點半..... 查顯琳 (二五)

散戲..... 前人 (二五)

南國的海邊……………偉良(二七)  
商籟……………流雲(二七)

### 小說

暮……………吉戈木(二九)  
卸裝後的生命……………公孫嬌(三六)  
私誓……………金北人(四五)  
鬼羣……………宇文古易(五〇)  
雷夫人的情書……………余懺(五四)  
屈死鬼……………式濟(五八)  
分家……………從雲閣(六一)  
胡同裏……………文羽(六三)  
火……………蕭菱(六八)

### 戲劇

畫十字的地方……………EDGE NEG NE ILL  
盧 荻 譯(七七)

### 批評與介紹

「家」……………沈默(八六)  
關於雪萊……………汀生(八七)

## 特 載

### 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的目標與範圍

今當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開始之初，吾人試一檢討過去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所獲之成果，雖尙不能爲十分滿足，但因歷次積極推行所建樹之豐功偉績，亦差足自豪，回憶七七事變以前，中國官民，隔閡極深，自華北政委會成立，上下一致，精誠團結，共向興亞之途，協力邁進，邇來更由於三次治安強化運動之實施，愈使官民團結日益鞏固，且第一二次運動時期，猶須官方指示，團體領導，第三次期中，因政治力已滲透民間，民衆對於治安強化運動之意義，大部份已多能澈底了解，自動推進，於此證之，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未來之成果，當愈偉大，固不待言。

然而欲推進此次治安強化運動，必須先了解其目標與範圍，況施行此次治安強化運動之時，適值大東亞戰爭之序幕戰全面勝利之日，爰將現正開始之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目標與範圍，大要分誌於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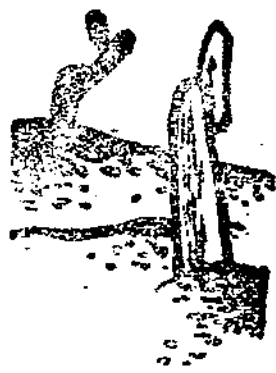
(一) 東亞解放：自去年十二月八日，友邦日本對美英宣佈作戰，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迄今雖僅僅四個月，短促期間，已連佔英美荷諸國侵略東亞之前進根據地，將東亞熱帶的豐富資源，收歸東亞人之手。惟是，A、B、C、D包圍陣線，雖被粉碎然澳洲尙在爲虎作倀，緬印之有色人種，猶企足引領，急待解放，是以吾人於此次治安強化運動期內，應深刻體味友邦東條首相三次聲明之意義，「對於不解日方真意徒作無益抵抗之頑敵，痛加膺懲，而對於重慶緬印各方，均願其早覺悟，參加大東亞共榮圈內，以爲建設東亞新秩序共同協力之一員，」本乎此義，吾人亟應發揮共榮圈之實力，及經濟力，並以中日滿結成興亞根幹之

偉大精神，共同協力，根絕英美在東亞之勢力，使大東亞全面解放，而達成東亞復興，和平之聖業。

(二) 剿共自衛：共匪之爲害吾民，可謂創深痛鉅，而剿之道，莫過於人民實行自治自衛，蓋民衆對於共匪，果能各自爲戰實行嚴密的封鎖，與嚴重的監視，再進而與軍警協力，則防務既足，痛剿自易，使共匪無隙可乘，無地可留，同時，並對不甚了解治強運動之鄉夫村婦，廣爲宣傳，詳加解釋，實踐宣傳再強化，以灌輸剿共知識於不識字愚民，藉以補助新聞紙與宣傳文字之不及，庶乎人人知勉，力量愈厚，則匪共當不剿自滅。

(三) 勤儉增產：勤儉二字，乃係吾國固有之美德，語云：『勤能補拙，儉可興家，』又云：『勤可建功，儉可立大業』，誠屬非虛，惟勤必忠於職責，不可胡亂債事爲無益之忙，儉亦積極推行，更須由小處做起，如規正商品，自行統制，不必需之物不購，不必要之事不爲，將過去之奢侈虛榮心，一掃而光，實踐自肅自戒之節約，使有用之物資，盡爲國有，如是，則產業自增，建設愈進，而繁榮振興，亦必顯接實現，華北食糧，更可自給自足矣。

綜之，上述三大目標，吾人於此範圍內，必須協力積極推進，以資效率增加，收功宏偉，而達成此次治強運動所期之目標焉。



# 友聲

## 遊山人後記

在前此年的某一個刊物上，我曾經寫了一篇叫作「遊山人」的文章，提到一個受盡人事磨折的女人的晚年的生活，文章裡且透露着一點羨慕的意思，因為那時的生活實在過得寂寞，本來是很平淡的一件事，也能使我自己受很大的感動。昨天晚上同燕在燈下

閒談，談到人事的滄桑無定，我便把那篇文章拿出來念給她聽，她聽了也很爲之感動，一直追問我是不是真有這個人，她現在在什麼地方，是不是還同她的外孫女兒在香山過活呢。我覺得這個話問得很有意思，便笑着對她說：

「你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嗎，你這樣想我想應該是對的。我當時動筆的時候也覺得這全然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因爲我前些天同那老太太談了話回來，一切印象都還非常鮮亮，假若說這故事並不是真實的，那麼實在是因爲我們並不相信人世間會有這樣事發生，否則

我們會覺得這故事全然是真實的了。提起這件事情來我真有點感慨，因爲那大同遊山的朋友現在都風流雲散，只有我一個人還在北京生活着，不知什麼時候我們才能重在一塊聚談呢。」

說完這話我便沉默了。我燃上了一支煙捲，吸了一口，看着那紙繞着的青煙慢慢地在空中消滅。

燕也笑道：

「一提到你的朋友你總是有說不出的感慨，這些人在你的敘述裡都非常有趣，我很希望那天能夠見着這些人，我想我們也能成爲很好的朋友的。」

「那自然。古人說物以類聚，這句話一點都不錯。你剛才問老太太現在在什麼地方，是不是還同她的外孫女兒在香山過活呢，你同她並不認識的人都這樣關心她，我自然沒有一個時候會忘了她的存在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一個消息，就是前幾天我不但見着了那老太太，並且到她家裡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老太太的境況更非昔比，提起來會使關心的人非常難過的。」

「你慢慢地告訴我。我去沖兩杯可來喝。我想我們今晚的談話



非常快樂的。」

燕雲鬱地看着我一笑，便叫劉媽拿了開水來，先沖了杯遞給我，然後她自己也沖了一杯，慢慢地用小銅勺在玻璃杯裡攪着，又望着我笑道：

「你乘熱喝一口罷今晚的可可很甜的，我放了很重的糖在裏面。」

「喝了你的可可自然應該說話的，」我笑着，又隨即把面孔扳了起來，彷彿非常憂愁的樣子。「我們前些年頭一次認識老太太，覺得老太太自從自己親愛的丈夫與世長辭後，又不容有婆家，只好帶着兩個女兒在香山寂寞地住下，好容易兩個女兒慢慢的長大成人，大的已經擇人而事，小的也進了附近山裏的大學，老太太一生心事可以說有了半了，誰想得到老太太的命裡太苦，不幾年大女兒因婚變鬱鬱而終，二女兒也因為參加政治活動被官方捕去，一直沒有下落，剩下大女兒兩個女孩才同老太太一塊在香山過着寂寞的日子，老太太撫今思昔，真是說不出來的感慨，幸虧她還是遠觀一流，在擦乾了淚以後，就又帶着兩個外孫女兒開始了另一段新的生活。我們在香山認識老太太的時候，她已經在附近那一帶的佈教團裡担任着很重要的位置，她好像一心皈依上帝和扶養兩個外孫女兒外，不知道還有什麼是應該該作的事了。在我們那時候想來，覺得老太太以後的日子必然會很平靜地過下去的，因為像她這樣善良的有耐心的人，上帝實在不忍心再對於她的信心有所試驗，他像約伯一樣受盡了種種苦難，最後她也將像約伯一樣從上帝那裡得到她應該得的恩惠。可惜我們的理想並不對，老太太畢竟是一個苦命人，盡她有生一日，上帝不能叫她安靜地過活。上禮拜我有一天回來得晚一點，你問我上那兒去了，我一直沒有告訴你真話，我說學校裡近來事情很忙，我們都把辦公時間延長一個多鐘頭，又趕上公共汽車太擠，所以回來得晚了一點。請你原諒我第一次對你撒了謊，我對你素是不說謊話的，我因為我那時心裡實在難過，本來可以告訴你的，又不知從何說起，所以很是惆悵了。現在提到這

件事情我心裡還很不好受。我記得那天我離開學校實在稍稍晚了一點，在絨線胡同下了汽車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候了，我往南走着從一個福音堂門口經過時，我看見那裏有許許多多人在擁擠着，走近了的時候我才看見那門是開着的，裡面有淡淡的燈光射出來，可以很清楚地看得見有幾個女人在那裏站着，嘴裡嚙着什麼，招着手讓那群觀望的進去。我知道那是福音堂講道的日子，沒有什麼值得希奇的，但是當我更走近前去時，却由不得使我非常驚訝了，大概這也是你想到那事，原來那站着的女人中有一個就是老太太，我剛一看覺得有怪像，不相信，再細細看可不是她是誰，就由不得嚙出嘴來了：

「呵，您不是趙老太太嗎？」

她也驚訝看着我，好半天才說：

「您先生，我好像在那兒見過似的。」

「是嗎，」我笑着。「趙老太太，你大概忘了，您記不得事變前三年，有一年夏天有幾年輕人上您別莊去玩，那裏邊有一個姓李的，那個人就是我。」

「是嗎，您是李先生嗎，原諒我記性不好，每年夏天到我們別莊玩的人很多，其實我都認識的，可惜我總一時說不上口來。」

「我覺得臉有點紅，很不好受，好半天才想起一句來：

「『老太太，您什麼時候進城來的，您那兩位外孫小姐呢？』」

「我看老太太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了，她向旁邊比她年紀小一點的那個女人說了句什麼話，便過來拉着我往石駙馬大街那邊走去。在路上我感覺到她的身子直發抖，她好像一點力氣都沒有，整個要倒在我的身上一樣，我只好用手腕支持住她，也不敢多說一句話，默默地跟着她走着，一直到了她的家裡，我們才開始了一段談話。」

「那客廳裡的佈置還相當整潔的，只是我一走進去就感覺裡面彷彿少了一件什麼東西，因為在我的希望裡那外孫女兒最小的一個准會趕先跑出來迎接她的姥姥的，可是我並沒有看到那可愛的面龐，並那

可愛的聲音也沒有聽見我就覺得有什麼不幸馬上要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但是我還強抑住自己的感情說：

「老太太，您的外孫小姐怎麼不請出來見見呢？」

「老太太彷彿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斟了一杯茶遞給我後，才慢慢地說：

「李先生，您靜靜地坐一會，等我慢慢地告訴您。我今天聽見您很高興，其實我們過去並沒有什麼往來，只是我這三年多都是一個人寂寞地過活，也沒有誰同我談到這件事，幸虧您先生還在我們別莊裡見過我們那兩個孩子的所以我今天看見先生真是如逢故人了。」

「她慢慢地說着，以下便爲我提到她過去大半生的事情，一直到我們在別莊裡認識爲止，我本來想告訴她我先一時已經從她一位親戚也是我的朋友那里得知她過去的遭遇了可是我並沒有打斷她的話頭的意思，我覺得這樣她會大不高興的，我只好讓她繼續往下說去，我也靜靜的聽着，最後她才爲我說到我們在別莊認識以後的事情：

「李先生，事發那一年我那兩個外孫女兒都已經長大了，她們姊妹都入了附近的碧雲寺小學，平常很用功，很得先生們的誇獎的。自大女兒去世後，我們就跟女婿家斷絕了往來，我覺得我的女兒完全是被那狠心的東西害死了的，並且他們家已經聲明不要這兩個孩子，我們彼此還有什麼往來的理由呢。事變的時候人心很慌亂，就在那天早上我那女婿突然跑到別莊來，務必要求我們回城裡去住，我知道他天良發現了，實在也是父女應該有的情分，平常看不出來，到緊要關頭的時候就看出比旁人不同的關心了。我自然感謝他這番盛意的。我也願意讓他把兩個孩子帶進城去，免得我多担一分心，至於我，我還是願意守着這個破別莊，就是死了也沒有關係的，這個地方對我過去因緣太深，我不能輕易地離開它。兩個孩子離開我的時候都是難分難捨，分姊妹倆是怎麼說也不願離開我的，我不知用了多少話去勸解，又哄她們說姥姥歸撥歸撥東西明天一早也就趕進城去，姊妹倆才算含着淚同她們父親走了。她們走後那天晚上砲火更激烈，過幾天又漸漸平靜下去，我因爲進城很不方便，所以也沒有去看她們，又過幾天突然城

裏派人來說她們姊妹病了，叫我趕快去看，我駭了一跳，忙着趕到城裡的時候，她們姊妹已經奄奄一息了。」

「老太太說到這里把頭沉下去，我也不知用什麼話去安慰她才好，抬着頭往四壁看去的時候，才看到那放大的兩個年輕女人相片底下還有着兩張小女孩子的相片，原來那兒孫兩輩老太太是當作遺像的意義懸掛着的。老太太好像看見我注意着什麼，又說：

「您先生看，您相信她們都是死了的人嗎，唉，可憐的孩子，可怕的猩紅熱！」

「我沒有再說什麼，把住處告訴了老太太後，便默默地告辭出來了。這幾天想起這件事情心裡總是不痛快，燕，你聽了這段話，覺得老太太比以前更爲可憐嗎？」

我看見一顆晶瑩的淚珠從她的睫毛底下掉下來了我由不得笑道：「燕，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她看了我一眼，眼紅紅地說：

「現在老太太怎麼生活，她幹嗎不在別莊裡住了。」

「你問老太太現在的生活嗎，」我又由不得一笑，「她現在生活得很好，很硬朗，這就是使我們覺得她怪可愛的地方。她現在同她的女婿已經和好如初，她覺得她的女婿也很可憐，所以答應他搬進城來住了。」

燕看着我的笑有點特別，眼珠子一轉，也由不得笑道：

「我受了你的騙了，你完全說的是謊話，連你那篇『遊山人』也是假的，那裏有什麼老太太，我想起你有一篇對話體的散文，那個女的說：『××看一切都是那麼悲觀，有一次我們去看香山認識了一位老太太，××覺得這個人怪有趣的，回來的時候就寫了一篇文章，把那老太太的過去寫得非常可憐，說老太太是在長期閉門懺悔以後，才這樣聊作遠觀的，』可見你說的完全是謊。」

「這世界裡有喜歡說謊的人，只要說的是美麗的謊。」

「你的話我很同意。」

「那麼再見罷，晚安，我的親愛的燕。」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寫

# 剖

## 外一章

王 嵐

### 剖

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一面鏡子，人們的誠懇真摯，親切自然，安靜溫雅，激越豪放，捨己爲人……和人們的虛偽炫飾，言行不符，屈人揚己，執迷不悟，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痴如狂的計較……這一切五光十色的東西，每時每刻都映在鏡子裡。然而鏡子本身到底是什麼樣？

幾次借了別的鏡子來互照，可是除了得到些更多的重重疊疊的幻像以外，依然是一片模糊。我到底是什麼樣？我不甘心於不自知。於是我便時時刻刻的在自剖。

夜里，坐在院中，天是一片黑藍色，周圍靜得很。圓月慢慢的翻過對面的屋脊，把光芒投過來，一切都彷彿被浸在澄水的水里。我忘了一切所要做的事，不覺輕輕的吹起口哨來。目光也好像跟了這口哨的起伏，轉，而飄蕩，使這聲音變得圓潤舒暢了。我疑心這不是自己吹出來的。我不是在吹，我簡直是聽了。這樣不知神往了多少時候，却忽的覺醒，不自主的笑了。我時時要自剖，却時時被外界給溶合了。這是種什麼力呢？

輪在床上後，覺得屋裡比院子中到底差的遠。大抵是因爲屋子比院子多着頂棚。院子的牆便多餘，何況這天天壓迫人透不過氣來的頂棚呢。牠遮蔽了藍天，割斷了陽光，掩蔽了朝霞，月色和星芒，我咀咒這種四四方方的叫做屋子的東西。我恨發明所謂屋子的人，牠是類人的仇敵，至少是我的。牠設法使我們遠離了自然，甚致把人和人也隔得遠遠的。若是沒有屋子多好。我願接受「風吹，雨打，太陽晒」的大自然的凌撫。我明白人們有什麼理由來拒絕這些溫存？若是沒有屋子多麼好，人與人之間少去了這層層障礙，我不明白人們有什麼理由來維持着這些隔閡。……「不對，我真糊塗。」我又恨自己，因爲我是要自剖的。

不成，我現在才發現我的思想簡直是一匹野馬。牠根本就不服從我命令。不管我如何使勁地牽着牠，過了一會，牠仍然逍遙地奔馳。而且奔馳的路線真不可思議。彷彿記得在一本什麼心理學上說，由一個人的連想線，可分析出他的心理，又根據生物實驗，知道解剖「心」是挺重要的。於是立刻坐起來，點上燈，拿了筆和紙，意欲記下這條所謂思想線。而方才想的却如同耗子見貓一般，逃得踪影全無了。如今却要再想。是的，讓這馬暢快的跑起來吧……馬跑，驢呢，跑也會跑，不過不如馬。想到驢，眼前忽然湧出一張畫面：嶙峋的山峯下飛躍着積

兩漲後的水，我們一家人騎着驢從水中渡過，不，簡直是掙扎，每人前面的驢夫，只有草帽和高舉着，牽着繩的兩臂在浪花中搖曳着。誰都被泡沫吞下去的可能。假若我那時要被浪花捲去，會從小河流到大河，從大河流到海。如果我是落葉那更好了，先讓我在空中飄個痛快。然後再悄悄的飛到好些人的家里，偷偷的看看他們在幹什麼呢。……我想起了一「板着臉吃糖。」不覺嘆喟的一聲笑了。……我的自剖却仍然不得要領。紙上寫了些：馬，驢，高山，大水，浪花，落葉，板臉吃糖，……至於心是黑的，還是紅的，是熱的，還是涼的，是跳動的，還是不跳動的，簡直是一絲一毫看不出來。鋪敲三下了，我開始覺得頭有點不舒服，只得頹然的睡下。

第二天醒來又想到這解剖——自剖——爲牠雖然費了不少的時候，所得到只有「失敗。」這一片血肉模糊的東西，不僅是自己看不出所以然來，「我想不管在怎樣高明的人的前面，他也不免要皺眉頭吧，但又奈何。

假若有人肯解剖我，我願犧牲。爲了知道自己，這犧牲也值得。假若有人用了他的鏡子來照我，我願看每面鏡子裡我的真像（不是幻影）。却誰又肯管這閒事！何況人們一向是被層層的屋子隔着，決不肯輕易，坦白的把鏡子拿出來給別人看的。

我對於「知道自己」的確深深的絕望了。

## 火

孩子們的好奇心，大抵也都是大人的賜與，當大人告訴你：「別動這個！」「千萬不要靠近那個！」的時候，你心里不是更想去動一下嗎？而就在這種嚴密的保護下，小時候就給我造成對於火的愛好。

但是小時候對火的親近只限於「燒紙」和「燃香」。常常在晚上背了母親跑到沒人的地方去燒紙，去看那輝煌綺麗的火焰，看那牆上反照的紅光。還有燒完以後，紙灰里給我飛下來的小火星。那些小東西忽亮忽滅的好像跟孩子捉迷藏一樣。假若有機會玩燒着的香，那更好玩了。在黑暗角落里，能作出紅亮的圓圈，8字。這火不知娛樂過我多少寂寞的童年時光。

長大了一點以後，對火親近的方法更多了。其中最好，最過癮的就是放野火。那時正住在鄉下，山上的野草到了冬天真是放野火的好地方。大風起時，只要點一支火柴投上去，一會兒火焰就蔓延起來。牠彷彿是紅浪，順風滾下，又彷彿是巨大的紅舌頭，貪婪的舔着地面。我覺得這該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然而製造時，只費划一根火柴的勞力而已。

但是在兩年前，我才真正和火認識。那正在一個冷清的秋夜里，我正是爲了避難逃到石家莊。那里受了砲火的洗禮，給留下約，除了遍地

的呻吟外，就是那冲天的火焰了。雖然牠毀滅了一切，然而牠却溫暖了夜的淒冷。也照亮了夜的黑暗。這真是宇宙間的大壯觀。直到現在，對火依然沒有厭倦。當我稍微懂得了點所謂人生的時候，我更熱烈的愛着火了。真的，所謂生活，真彷彿是秋夜那樣冷，人們都是漠不相關的，都是只會想着自己，從別人那里我決得不到像火那樣溫暖。從人間我也看不出火那樣光亮來。爲了那光，那熱，我願永遠在火邊。

每當靜夜，我常獨自對了火爐和蠟燭，看着那火鏡跳動，看那蠟燭流着淚毀壞自己，爲了給人們光亮。聽那爆裂的聲響，訴說犧牲自己，爲了給人們溫暖。於是我幻想自己是火鏡，不僅是幻想，也是個希望和志願。

# 山居

王受庚

幼小時，山居得那樣寂寞。

聽山泉的唧唧，聽松枝在崖邊折落，那種在半空裡嗦嗦的單調，常常使我感到悲哀。

陽光落在屏簾上。古老的屋瓦上，有了溫暖還是我的一位遠祖，爲了避亂修下的屋，但却選在這塊四圍山色的樹邊崖邊，於是我們就住下來。繫綴得我們的地天是非常狹小，我們都喜歡，都幸福的一於今已經成了約莫粗具輪廓的小山村，三三兩兩的修築下些房子，參差着，交錯着，爲了倚在山麓的崎嶇上，遠看來，像一局將殘的棋。

再往上，只有座崩圮的廟宇，朱紅牆，被風雨剝蝕的像一片破紅布，扔在荊棘和蔓草裡；那般單薄，彷彿風起時，它也隨了飄蕩，山門還仔細的閉着，像個謹慎言語的人，緘默着口。排遣這憂鬱的日子。野草却由門縫裡，由砂礫塞着的門縫裏，掙扎出來許多，擎着向生的心情，那又是如何的倔強！

X X 禪林，是我幼時的勝地，現在，讓時代和人們的信仰丟了它。佝僂身軀，像一正不知疲勞的垂暮瘦馬，在西風中殘喘着，只有高大的石級，在夏天，在兩旁的白皮松蔭掩下，聽蟬鳴，聽松濤，聽遠處澗水的淙淙……最後是聽盲者的弦音，那已是夕陽時，我可憐他！永遠在黑暗裡摸索的人！我曾偷偷地踏着盲者的脚步，聽他單調

的弦音，因爲它會引動我稚心的哀愁。我以爲愈是簡單的樂器，愈奏出複雜的調子，如果遇到我的衣袋裡還剩下一天沒有使掉的錢，我願意給他一點，我知道，他是並不希望它的。

「你的孩子呢？」

……

「他們也是！不，他們眼睛都很好嗎？」

……他笑了，回答我。

「那麼你也分辨出白天和夜晚，星子和月亮？」

……他又笑了，但有些凄然。

「你一定是很滿足的了！」

……

他似乎又知道我下面要問的話，於是他摸起縮在身旁的弦子和竹竿，預備和我每天一樣問到這句話時，他不回答它，而開始他的路。堅決的，走下山去。

——這是我兒時的朋友之一。

我和那些朋友們都爭吵過……但是只有他，只有他，我容讓

他，憐憫他。

着眼睛，大約被盲者的弦上調子陶醉了！露時，濕滑得不敢接觸，冰涼地似一條毛虫，直爬入心的深處！聽：坡裡的號角，隱隱地凄切地，飄散在黑暗裡，是誰人入夢嗎？

一天，廟的石級前，我們又遇見了，與這個盲者。

「怎麼，這樣多的日子沒有來這裡？」

「那你一定是病了！」

「今天也是與我較好嗎？……」

「就請你回答我常問而你不回答的那句話吧！」

雨淋在松葉上，這兒，是我們的天幕。我可以看遠處的山帶間的烟雨，白雲的浮去又浮回，樹和草都呈着新鮮；但是他呢，孤獨地，只聽雨淋鐵馬的悲壯音！

……他說話了，雨絲打在臉上：

「是的，已經落雨了，這是松下，淋不到這兒！」

「呵！那塔院裡的嗎？石碑旁的墳嗎？不，也有松葉蓋着了，我聽見呢……」

墳！我第一次知道在這裡，但是，盲者却很熟悉它。

自然，起初他不願意告訴我，拒絕我的追詢，後來，後來！他也許可憐我了，於是告訴我，那墳的故事！

濱海的一個漁村，我在那裡住較長的時候。村裡的人，都靠漁水爲生，船。網，濕漉漉……是他們的一生！霧，雨，霧，他們分不清，他們也顧不及那些。他們只知道，上燈時，乏了，困了，睡下；醒來，又是網，濕漉漉……一天，一天的傳遞下這個陰黯的小村子，

所以它的記憶力最壞。也有足以驕傲的地方：潮汐吞吐的靈海，漁灣的漁火和星子分不清的明滅；山這兒到那兒，唱着船曲，一起一伏的動蕩，大約會減輕人們担負的辛苦；遇上一個爽朗天氣，是如何的幸福啊！鹹海蒸發的腥味，不只單純的腥味，有香，像一片無邊草原，孕著未成熟的清涼，從任何地方也得不到這樣自由的呼吸；起身絕早，跑上海濱的石壩，看太陽昇起的第一條光線；或披著夕陽紅，檢弄樣光怪陸離的蚌殼，石子，會讓你驚奇造物者的神秘和安排，就是這少人腳印的地域，也有這無名無價的東西點綴海之寂寞！

還是陰霾的日子多，和人生一樣，失意的事情多。煙霧迷漫濕寒，有一小塊灰雲，也有雨。並且不停的落，所以棉衣皮衣是居民永遠的伴侶，也是秋尾巴，一個暴風雨之夜，像喝醉酒的瘋人，狂橫的傾，人們擔憂自己和自己的房屋被吹倒，都危坐着，擰着喘息，抓着手，怕動作驚罪了神；仔細每個聲音起落，來決定他們的安危！忽然，守壩的人敲着鑼跑來，大嚷些話——因爲風雨太大，只模糊的分辨出：一隻絕大的客船飄來，撞在石壩上，碎了，裡面還有人呼救，還有人呼救！我還記得，我的父親由睡裏猛的爬起，披上雨衣，提着沈炮的燈跑去！回來，已是風雨停止的黎明，只救上一個老者和他的孫女。老者因爲飢餓，寒冷，驚怕的襲擊，不久便死了，女孩！——後來是我的妻。我有了妻，才開始流浪，才瞎了兩隻眼睛！我忘記告訴你，我並不是生來就沒有眼睛的，到後來，到大後來，才……

……好吧，讓我慢慢的說下吧！

我承認我這流浪和冒險天性的養成，是海的賜與，海的教育！我永遠喜歡新鮮，奇蹟和變換，正像海上的浪花：開了，落了。洶湧的黑濤，暗綠色的平波，輕藍的渦流，白色……在你的腳下，隨你的思維的構成來堆積，翻滾，組織——它們沖了我的童年，我的夢裏黃金色的快樂！

大約你沒有看過海吧，孩子！我可以猜出你憧憬的目光，在我臉

上移動的脚步，似乎要找出這海的面貌來，優孩子呀！我厭倦了海，倒喜歡瀏覽山色，呵呵，如今是什麼也看不到了，什麼也看不見了，就連厭倦的東西！

我的妻，她很美麗，正合我理想的豐腴；我愛她，正如我的生命。我們都是十七歲的那年，她生下個女孩，我記得那雙濃黑的大眼，就是她母親的那雙！——海上的明月！

船上的夥伴中，一個年青的X，他看穿了我的天性，並且嫉妬我和她的美滿，這個原因，是我醒悟後才發覺的。也戀愛著她，結果，她是我的了！他失望，他忌恨，於是慫恿我離鄉背井，爲的是毀掉她的一生！我的一生！她的幸福！我的幸福！

「我立定了志，丟服我們祖先傳的海上生活，雖然這是無邊的，但另一方面，開展同樣是沒有止境的。我們是男子漢，男子漢的家不在此，在四方，在茫無涯際的人間！也許是星落的地方，也許是駱駝立步的溫暖沙漠裡，也許是永遠遍長青草的江南……總之，我要離開這沒有出息的北方！這晦暗的天地，我厭惡它了！我每天過著的生活，就如吞著敗爛的棉花！」

「你覺得已經滿足了，已經舒服了，誰知大家在說你沒出息，軟弱，一個妻子就埋沒了終身前途——告訴你：社會上留傳你的弱點，不會讓你知道的！」

「你說是捨不了她？好了，你每天守著她，看著她，就像時時咀嚼適口的糯米，終久會生厭膩的！魚肉是好吃的東西，但是偶然吃它，才知道它的味美；並且離開了兩三年再回來，她不能改了樣？那時，你也許獲得一筆極大的錢，獻給她——你的妻，作爲別後所受的孤單的賠款……」

「我明白那些，海的生活該我們和上已經都掬撈乾淨了，到我們依靠它的時候，它是那樣枯瘦和憔悴！我們不是必定倚賴它的，看！那邊——（他指著遠處山巒）還有許多新的，比海更可靠的事業等我們經營，讓我們生活！就是流浪，做個旅人也是快活的！我聽過許多人說過那些地方的美好，人們像天堂般享受，如果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生活，更不用說看見了——他們會想到這是人的生活，這種醜惡，過寒，是人幹的嗎？」

……（我已經沒話回答他，他似乎抓住我的心扇的門境，更說下去！）

這種醜惡的生活，給我們的代價是什麼？是的，我明白了，我們辛苦了一生，不睡，不休息，每天在烟霧裏，在沒有停止的大海風裏，和危險拚命，和死亡鬥爭！然而不到六十歲，就都彎了腰，咳嗽着，終日吐着慘白的濃痰，象自己的骨髓！然後再把這父親給我們的殘破的網，船，櫓……小心地一件件都傳給我們的兒子，囑咐他，好好地，樸實地幹活，養活我們……我們看見父親一輩人那樣死的，那樣讓海水沖瀾死的，海水吞掉的！我們不知道改變，自己也向那裡去，爛裂，他們死的還不够慘痛，非讓我們自己去嘗，自己去受，自己……

「够了！够了！難道我不是人嗎？我不知道這是痛苦嗎？但是我們，又有什麼法子呢？」

（他微笑了，降低他的音調和速度，走進我的面前說：）  
「就是去到那邊——那遙遠的地方！」

……  
蘋果的美麗，蛇的誘惑，掀動我的流浪的心！

從那天起，我走出這樂園之門，而丟失了金色的鑰匙！這門一別是十七個年頭！這十七年裏，我埋葬了青春，我出了賣赤誠未鑿的寶貴天性！我後悔：我的幼年缺少一種固定的教育因素，使我的組織上

多遭受數不清的人間痛苦！這些痛苦來填補我的教育不足，正如在我的創口上又扎上幾刀！讓流淌的血來洗清我的罪惡！

首先，我似一隻強悍的鳥，仗他的堅強翅膀，飛遍塞北的平沙，俯拾着嶺嶂的山勢險惡。剽悍輕生是那裏的民風，於是我學了許多故鄉沒有見過的騎馬，射擊。最後，我加入一羣行商，也有X，去到後套把貨物來換錢。

這一天，太陽已經偏了西，一行人開始走上他們的旅程，老瘦的牛拖着車，越過平沙，沿了蜿蜒坎坷的路迤邐前進，夕陽悄悄留在後面。

天色晚下，暮靄拉長了人影，遠在沙地上，和陽光一樣的拖着疲乏和倦怠。一排高高的白楊，搖盪深秋的蕭索。沉重的車輪聲，踏踏沙的急燥裡，瞧：一顆大星照在當頭！

「當心，黑天了。你去前面領路，只要過這堆沙丘，向北斜下去，就能看見前村的燈火！」X說。於是我用力鞭馬，便飛馳過去，土灰揚起又落在旅人的背上。

一口氣，我將跑下沙丘，那荒涼的無際原野前方，便有燈火搖幌，於是我喊聲：「喂！」

沒有響應，突然的，呼！呼！兩聲，我跌下馬，腿上中了彈！人們都驚慌的跑來，急急扶起我，殷紅的血，滴透我的褲子，染在寒蕭的沙漠上。經驗告訴我，這彈路是由後面跟來的。孩子，你明白了嗎？這是X開的槍！那時我若死了，他會回來……但是我很幸福，沒有葬在塞上，却讓我在黑暗裡活這半生！

我賺了許多錢，都隨着酒杯和骰子失落了，我並不後悔，我知道，年青人不會積下錢的，因為他們有無限的力量，隨時隨意來獲得的。還有，還有我值得驕傲的，並沒有接觸過任何女人！在我眼裡，她們也够美，但只是些沒有香味的玫瑰花！她們都比不上我的妻，就是她那雙眼睛！甚至有一次，在長江中部一個地方做礦工，爲了客店主

女兒的痴戀，我丟下我的事業，去更遠的地方來淘沙金。

……  
幾年的流浪生活，使我像一匹脫韁的馬，在無窮盡大野裡奔馳。劇烈的風霜，強暴的雨雪，更磨鍊我的忍耐力，更堅固我的倔強！可憐我的純厚天性呵！

也有時懷鄉，每當看見船和水，就引動我的鄉愁，想起祖父枯乾的手，咳嗽着，拉迎風的帆，孕蓄着滿肚的風，鼓鼓地，使祖父不得不招呼大家；想起母親在窗下——在靜謐的日午窗下，連綴網的破洞，梭一遞一遞着仔細，蒼白貧血的臉，似乎担憂魚真的會鑽出去。又想起那暴風雨後的黎明，父親喘着氣提了燈回來，她也來了！我們初見時，她那雙眼就印在我的心坎上！我的孩子也生着她母親一樣的眼睛呢！還有：那石墻下的貝殼，村後的草原，夏天草虫鳴聲，常迷漢了人們一天疲倦……唉！都是可愛的！我愛它的固執，我愛它的保守，它的簡單，它的純樸……我想到這裏，我常常含淚去入睡，尋這懷鄉的夢！

那一年，戰事起了，江南的風物已在鎗砲摧殘下揉碎，我的職業呢，也隨着兵馬擄掠荒廢了。我只有加入軍隊，X也去了！你知道，從那次在塞上流血後，我時時抵防着他的異心——但是盜賊是時常伺候你的空虛來攻擊的！

起初，我怕聽彈哨飛過半天，飛過身旁，那種嘶聲，像垂死的人最後的呼號；後來我痲痺了，反倒覺得是種不調合的音樂，它會打發你的單調和鬱悶！告訴你吧：罪惡在人們習慣它的時候，也能變作仁愛的！——我有些愛惜之意了！

也和今天一樣的雨天，戰爭更激烈，距離家地越近了，我興奮的射擊越準確，我開始覺得時間漫長，路更長，而進行遲緩的幾乎像病人脚步的沉重。想起家——家就在眼前，分別十七年的家，我如今又進入這快車之門，重溫失掉的琉璃夢！這十七個年頭！也許房後的山



毛繅蓋上院子，草原上碎石塊……她呢，她一定不會改變的，還是那樣青春，美麗，爲了我，爲了我的想念，爲了我一心爲她保持着的純潔，那一雙……家就在眼前，但是咫尺天涯呀！孩子：我太傻了！我不只是優而是渾了！我沒想到這樣還鄉是光榮的嗎？這樣的蹂躪着故鄉是愛惜它嗎？我忘了祖先的墳墓，就在脚下，在自己的踐踏下，祖先的血，在自己的刺刀下滴流着呢！

天空低垂如鉛黑的霧幕，凝凍的憤怒面孔，僵直，並且緊壓着，雨沒停，似乎更大，軍部的電話說：組織二百名敢死隊，攻下×××後，休息十天，不點名，給雙餉！自然，這樣多的誘惑，很少的就組成，×和我都加入了！要知道，那些優裕不會引透我的，我只是單純的爲了還鄉，爲了看望分別十七年的家！孩子：我真的加入！

大家因爲我和×都熟悉這裏的道路，推我倆做隊長，這二百個毀壞自己家鄉的仇人，我們竟還領導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更簡捷的，加速的破壞這可愛的，無辜的，純潔的鄉土呵！

酒，是用够了，人們在醉醺醺裏摸上滑溜的路。濱海的大道，在無涯的雨夜下，我理會出還是和往昔一樣，並不生疏，也許低矮些……多走一步，家更進一步！多走一步，她更快見面！家，她，孩子，家，孩子，孩子溫熱的肉手……我身上披着冰涼雨水和汗水，如蟄伏蛙塘的冷血動物爬上岸，但却懷有一顆火熱的心。這心的熱！是爲了，爲了家！

「呼！」由家裏發出的聲音，喚醒我懷着的遐想，正似聽見起跑的槍號，燃着我全身的火把，煮沸我的血！全身的血要漲裂爆發！像滿河洶湧的水，需要洩洩的地方。家，她！美麗的她！孩子，又在心田出現了，鼓勵我前進的瘋狂勇氣。於是拚命的持着槍，彈藥，殺上去，那時我忘了平日拚命的危險！一個不小心而喪失了一切！只是槍彈正點，就會開始另外的生活！我只想：家！我敢誠懇又坦白的說！我爲了她來拚命的！

煙火和彈的血腥氣籠罩着村子，雨是停了，退去遠方的夜色，依稀存着昨晚的陰霾。幾處燒殘的房屋和矮林，地上橫豎破碎的肢體，還可以看出夜來爭奪的劇烈；偶然傳來對方零落的槍聲，正可以表示他們的怯弱；人們疲憊和泥水的繁繞，幾乎互相看不清面目。故鄉是來到了，凌亂，迷濛在朝曦烟霧裡。

「十七年，整整十七個秋，于今又回來了，又重見面了！它的面貌還是那樣，一絲沒有改，但她呢？」心裏是興奮，是擔憂，是焦灼是悲哀，是……各種情感喻流來敲打着心的鍵盤！

「來！弟兄們！喝吧！我們總算是成功了！喝吧！喝吧！」

大家的心思，我知道：盤算怎樣實行那命令——爲犧牲性命換來的誘惑！我却沒有，一點沒有，只想回到離開十七年的家。只希望得着家的溫暖，家的熱情，家的甜蜜！够了，嚐够了十七年流浪生活的苦痛！我情願在故鄉，海上，在冷腥裏過這貧苦的日子！我承認我軟弱，我情願老死在這可愛的家裏！

×沒有死，他半醉的走過來，拍着我的肩說：

「可回來了，可真回來了！這不是你每天想念的家嗎？你看：那石壩，草原，那棵擎天的高松，那疊紫圓圓的石……改樣了嗎？來吧老朋友，我們得慶祝，喝，喝……」

「是的，我得喝，喝，慶祝這次榮歸！」

……  
人是醉了，恍惚的，迷離的，×扶着我來我家，那些舊時熟識的面孔，都在昨夜的火光籠罩下睡熟了；房屋是依樣，和那十七年前離家的黎明裏！但却顯得狹小，狹小的可怕，呵！許是我的目光讓無垠原野，莽莽沙漠，濡染的原故，而家——家呢？

「好，我們先找個地方去休息，隨便一家，只要有女子……」

……  
×去拍門，好久，裏面顫抖着答應，終於開門了。×先闖進去，

握着槍，模糊裏我只看見婦人掙扎的後身，被他強拖進一間屋。屋裡忽的跑出一個姑娘，驚慌的向門外逃奔！突然，看見我站在門口，她恐怖的尖銳的喊了聲！站住，瞪大眼睛，戰慄的用手掩着嘴，好似乞求着，哀告着——但是二聲得沒有聲音了！

她是那樣年輕，豐滿，嫵媚！我流淚了十七年從沒有看見比她更美的女人，她簡直是一首詩！是個女神！我貪婪的，大膽的走近了她。但是，她，可憐的她啊！不會移動了，不會反抗了！她那雙眼，和妻一樣的明亮，比妻更較好，更……。她呢，只有在皎明的眼裏流着更皎明的珠子，無聲的落地——碎了！那時的我，像一匹未開化的牛，渾噩着心性，迷亂了意識！我被她燃燒起野獸的兇暴，污辱了她的聖潔！我犯罪了！

×狡黠，猥褻笑着走出來，像一隻凱旋的雄雞！隨着婦人也走出亂蓬蓬的頭髮，衣襟撕爛下，她還哭泣着，突然，觸上我的目光！

「——你！……你！你回來……——！」她驚愕，她快樂，她羞奮，她憎恨，驚駭的說不出字來。

一轉，她又看見我身下的姑娘，她彷彿被個絕大的聲音驚醒，她只呆呆立在那裡。瞪着眼，沒有表情的，慘白的臉，像個死屍！

「天啊！我明白了！那姑娘正是我的女孩子，我的孩子！但是我……我還是人嗎？」

「……我這人嗎？」

「……我這人嗎？」

「……我這人嗎？」

來虔敬的超渡她們受辱的靈魂！來安慰她們純潔未能瞑目的心！我每天由早到晚，靜坐，焚香，讀經……作我的懺悔！我懇求老天饒恕我種下的罪惡，減輕我疼痛的痛苦和懲罰。三年了，山裏每個音響我都熟習，各種輕微的脆裂聲響，松子落在石階上，不知名的鳥搗糞堅硬的羽毛憤怒的橫跨過半天！一點濕潤而帶甜的氣息流瀉，草虫的麻頭

的翅聲……我情願這樣的消滅我的生命！

不！老天不會輕輕放過每個人的罪孽！尤其，我這樣的罪犯！一隻野獸！一個兇手！殺死三個人的兇手！並且先……

深秋的黑暗，窗外的苦雨淋着鐵馬，我記得清楚，和今天一樣的響。突然，×來了！他使我驚訝，我只抖索的什麼也說不出，慘悽的苦笑！末了，從灰白的唇裡擠出幾個字：

「×，你不是……你……來了！你好……好嗎？」

……×在門口站着，只有笑，狂妄的笑，得意的笑！突然止住。氣憤的臉上，射出兇狠的目光，慢慢一跛一跛的走近我的面前，竭力鎮靜着說：

「老朋友，我好？我真好！我簡直是好極了！你看！這是你給我的好處，一條腿，一條腿，嘿，老朋友，一條腿也要找着你了！三年來我沒有停過，今天，嘿！哈哈……在這裡找着你了！你還躲嗎？你還躲到那裡去？」

「×，我……並沒躲，我……現在是出家了，我後悔我所做的事你看……」

「我看，我看你這禿腦袋！你沒看我這一條腿！出家，太便宜了！殺了人才出家，世上沒有犯罪的人了！老朋友……」

「……我想站起說。」

「別動！」他猛然喊了聲！同時露出我殺了妻和孩子的武器！

「不……不是，×！我槍殺你，我想讓你死，快快的死，並沒想到廢了你，讓你受……」

「我明白了，你以為我污辱了你，哈……我早就想殺死你，但……但是誰知你先下手！」

「X，你看：我的妻和孩子，我都弄死她們，我已經做錯，不願意讓她們在世上醜態的留着，被人們流傳，恥笑她們的污點，也有你，所以，所以……」

「你不用剖白了，我知道清楚，我現在殺死你，正是替社會剷除一個殺人犯——一個法律航線外的罪人！」

「我並沒有害你的心！X！X！我只想剪滅一切散佈罪惡的口！現在我知道那都是錯誤了，那都是大不容的！於是我才出家來超渡……」

「坐下！——不許你動！你已經沒有命了！看，看！就動一下……」

「X……我，我只求你——讓我活着，無論怎樣，就是殘廢了我也……是情願的！X！我還得受罪，受折磨！受老天的譴責！X！我只求你……」

……我殘廢了，我丟失了光明！從那天起，我閉上這心靈的窗子，掉在黑暗，陰冷的寂寞潭水裡！

……啊！我忘記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是不是掌上燈了？我得去，去找那使我殘廢的人！孩子，十年了，我沒有停止過，並且也沒絕望，我相信終有一天，那一天，我才安靜下……也許才死去！……」

（淒切的聲調，使我淌下淚水！）  
他還沒說完，便拿起身旁的絃子和竹竿，匆匆的走下山去。

「當心！山路濕滑！」  
他似乎沒有聽着，堅決的去了。

拍頭，雨還沒停，四外的景色在陰寒雲霧堆下；我想起坎，打個寒噤，又有些駭怕，像隻幽靈的手來撫摸我的背，我的頭，我的全身……我墜入無止境的幽靈塔！

……聽！坡裡的號角！隱隱地，淡淡地，淒淒地……  
……我的心，才鬆下來！

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夜雨時脫稿

## 本刊重要啟事

敬啟者：茲因紙張來源缺乏，自本期起本應竭力縮減篇幅，惟因屢讀者希望起見，決暫維持原狀，惟為求彌補起見，將定價改為每冊五角，不得已之苦衷，希讀者原諒為荷。

### 中國文藝社啟

# 修女及其他

露加斯作  
林栖譯

## 一 修女露西，文金

根特有許多寶藏，其中爲首的我猜想是那聖巴佛禮拜堂旁的小會堂，那兒密藏着魯跟哈伯特，凡，愛克所畫的「羔羊的崇拜」；不過回想起那地方來我最清楚地記得的不是它的畫或者它的禮拜堂，不是它的運河或者它的維勒旅館，不是它的街道或者它的頹廢的城堡，却是在小女宜教堂裏聖約瑟修道院的修女露西，文金。

我們可以說偶然到了她那兒，——如果有所謂偶然的話，這是我喜好疑問的。我們動身去看的是那大宜教堂，坐了那些比利時的出租馬車之一，無論你願意不願意，它們讓你不得不感到極端的嫌厭。可是車夫自有打算，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到了那較古老較狹小而隣近得多的隱僻之處的大門內，其後我知道了我們在別的方面也很順利，因爲城外的大宜教堂，雖然在它獨有的完美方面極其動人，有它的圍牆跟小小的街道跟方場跟壕溝跟橋——由哪一點上看也是一個兒童社會的理想的家——仍然是新的，從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起始，而小宜教堂十八世紀以來便沒有變動，其中有的地方時期還要早；到根特去看一個新建築物跟到牛津去看一個公立學校一樣可笑。

車夫停在上面有一個小神龕的一個牆洞內的門前，門開了，修女

露西，文金即刻成了我們的女主人。她滿面春風地站立着，在她的同國人彼得，德，胡赤（因爲修女露西，文金是荷蘭人）會畫出來的那麼一個院子裏面，引了我們進去。決不能退後的，縱使人的情感如何激烈地基督新教化，因爲修女露西，文金的教會不常做錯事，她被任這個職位不是沒有緣故——她的微笑那麼動人，她的沈靜的荷蘭圓臉那麼像玫瑰色，她的頭巾那麼白，她的語氣那麼可愛地柔和而慰人。露西，文金的房舍號數是二百三十三——也那麼純粹是彼得，德，胡赤式的——有光亮的小紅瓦，窗上的白格，平靜的白牆跟小小的風窗。別的房舍跟它類似，圍着它們的大院子，院子中間有一個草場，牛打阿爾伯，魁普的母牛從它們的欄中溜走到那兒去了，好在近來這幾天給彼得，德，胡赤留臉面。一頭是禮拜堂，附近是聖約瑟修道院，修女露西，文金住在那兒接待有好奇心的人。願她長久如此！

修女露西，文金，領着我們先到齋堂裏去；裏面每一個（*Rotte*）有一個小食榻盛着她自己的應用食具跟一個活動扁板做每餐的食桌，除了午飯是在大家一個桌子上吃另外的飯每位修女在她的食榻，那兒單吃。然後我們沿着牆上有聖跡雕刻的幾條遊廊上樓去看寢室，那些寢室也都跟殿堂一樣奉獻給聖徒了；機會湊巧，在我們進去的那間極其小而清潔神聖的正是露西，文金自己的寢室裏，那些抽屜之一

的裏面有一束宣教堂的圖畫信片——只要一法郎——又漆巧露西，文金沒有零錢找，很自然地誤會了，我說那沒甚麼要緊，我的五法郎銀幣的餘款可以捐給 *Patrono*。露西，文金那個人是聰明女人，我便趕快承認了那是我剛說過的話。然後她絮談起她過了二十三年的那種生活的樂趣來，希望不久我們也會做同一的胸懷廣闊的教會的信徒；又實在說她深有此感，她若得到「太太」的允許就要為她的迅速驚人改教祈禱了；人對於這樣的請求如何能說「不」呢？然後，她把「太太」拉到一邊，低聲問她假如她為他祈禱「先生」會不會生氣；「太太」確實地告訴了她他會喜歡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我所知，修女露西，文金跪着用看不見的微絲引得我離「永久之城」越來越近了。……她也有我的住址，因為我們交換過了名片，完全像二神教的信徒，我寫文章的時候她的住址擺在我的眼前我所有的不止這個，因為我有她的像片，是我們乘車走開她站在彼得，德，胡赤式的門口以微笑表示（*Adieu*），還不僅是（*Adieu*）而且是（*Adieu*）是的時候用快鏡攝照了的。

不過我說得太快了。因為還是在她的小寢室裡，延擱在白的遊廊裏對準圖中間，以及我們下着樓梯到樓梯上的時候，修女露西，文金給我們講說了關於那些宣教堂的一切跟它們的歷史；它們怎樣建立在十二世紀；修女們怎樣自由地跟空氣一樣或去如果她們願意，不過大多數停留下了，都發願做釘的工作，另外無論甚麼事却沒有，非做不可的——教導，看診，縫紉跟製花邊，後面兩種工作完全成了她們的主要職務乃至決定了晚禱的時間，在冬季或夏季都要一直到天光昏暗得對工作者的目光有害的時候才開始；常常做禮拜，比起來取得最後誓約永遠出家的真正尼姑的精勤即使有差別也無幾。我們四點半起牀，「她用她那安靜的語聲說。」我們都很懶，不錯，可是因為那得是敬拜上帝，我們就有樂趣。露西，文金，又說宣教堂在比利時別的主要城市裡也有——盧方有一座極其美麗的——不過

根特是它們的首府。根特的宣教堂有幾千；別的地方只有幾百。等等她談話時我覺得自己疑慮着宣教堂是否能到這個無業的未來的女人遮暗了大地的國家裏來的時候。我從一個窗戶外望，看着那些安靜的影像獨立着或者群聚在她們的門口，完全滿足的神情而且就要在一個不笑的國家——因為比利時的面孔是嚴冷的——裡微笑，或者在寺院跟草場附近走動，跟城裏來的她們的朋友談着話，跟孩子們玩（她們若願意可以讓他們跟她們住宿），還從病牀旁跟別的仁慈任務上回來，我當時覺得好些單身的英國女人恐怕比試過這種生活更過得壞有尼姑的特權跟美德而不做尼姑——這也許就是，無論如何對那秘密也接近得到了贊成的地步了。

我們這樣地一邊停歇一邊走着下樓到了一間小應接室，裡面有一幅偉大的歐脫，凡，韋恩（魯本茲的先生，每一個比利時的聖器監守人都知道）所作的圖畫；畫着基督在瑪撒跟梅麗的家裏，梅麗伏在他的腳前敬拜，還有一張桌子，上面滿是北比利時的豐盛食品——野兔跟雞跟鴨子跟菜蔬跟肉塊以及靜品畫家所欣賞的一片雜陳的肴饌——可憐的瑪撒在暗影中因為把那種粉雜變為有秩序的款待竟沒有她姐姐的幫助而失望。國家陳列館裏未拉司換茲給這兩個人添了一個雖小強壯的婢女，凡，魯恩，魯本茲的先生，却不如如此。是的，這屋裏有一張我們半點鐘以前走進去時候是空着的桌子，現在却鋪滿了花邊，一旁站着一位年老的修女勸我們買。我們當然不會買的，若不是修女露西，文金提到修道院可以要一張支票；於是我們帶着我要為它送去簽給一位女修道長的二十八法郎支票的一條花邊圍巾走開了，揮手告別並高呼着我希望將來實踐的重來之約。

現在我覺得修女露西，文金代表着而且將來也要代表根特，代替了勃朗寧詩中奔馳的德克跟約力茲，他們在我到那兒以前有許多年會是我想像中的關於根特的一切——提到那座城他們的馬蹄便像鼓一樣在我的腦中敲打。可是他們日子過去了。他們喧轟的突進完了。根

特這個字從此以後會引來一個又沈靜又順利又安適的咕咕叫着的黑白衣素的女兒、輕輕地從那純潔的女寺院的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滿是微笑，同情，和善，跟天主教的風姿。德克，約力茲，跟他們那流汗的駿馬在這兒沒有地位了。毀滅着我的新根特的是那隻鴿兒。

## 二 葬禮

那是在一個撒立的墓地裡，一個晦暗陰溼的下午——完全寂寞而安靜，沒有外來的觀客，送葬的也只有極少的幾個人，也沒有喪亡的慘憺之感，雖然一位極其誠懇的朋友離開我們了。一場足球賽正在那墓地的場地裏進行，我便懷疑着，在我站在墓旁時候，假如我是那個教師，是不是我要在一個屍身入土那幾分鐘先把球戲停一停；我決定了我。在死亡周圍我們有生氣，正如在生活中間我們不免死亡；一樣；在這古怪的繁雜的世界人事是應有盡有的。我們來埋葬的人恐怕要為首領孩子們繼續他們的遊戲吧。

他是一位老學者——也並不十分老——我認識他大約五年了，和他遠行散步過許多次；一個矮小強健的愛爾蘭紳士，有一個大的，和爾的灰色的頭，貯滿了奇特的學問和最好的文學；又有孩子的心。我從來沒見過一個性格那麼坦白的人。他把他所有的思想都給你；照某人曾經說過的話，他的腦子像一個顯微鏡下的蜂戲——你可以守望縣的一切工作。還有裏面的蜜——在一年中不論哪一個季節和他散步便是被提醒了或者新聽說了英國詩人對森林和籬樹，草地和天空的各種景象的最好的言語。他有更多的莎士比亞的抒情詩章在舌端，還有至歡的華茨華斯和濟慈。這些是他喜好的；可是他念過一切有真正狂歡的調子的作品，毫沒有忘記其中的精髓。

他在他的書籍，他的朋友，和長遠的散步之間過日子。一個孤寂的人，他沒有系統地工作，大半因此招來了他那致命的病。為他自己的名譽沒甚麼可誇示的；而他那樣地慷慨乃至不斷地幫助別人，他的博學的果實隨閑地散播出去，竟增長了許多比較生的人的名譽。他自

己的 (Mr. Bennett) 他終未完成；他曾為它致力多年，一直到他的朋友們都覺得那已經成了一種笑話。不過，雖然仍是沒有頭緒的，那是一種偉大的功業，世人終有一天會知道的，我希望。然而，如果這寶藏不為世人接受，那也不是因為它的價值不足，而是因為再也找不到解釋原稿的人；我可以附帶說我們的老朋友是全倫敦寫字最難認的，和他通信的人拿着他的信到處給人看想找出端倪來不是不常有的事；我記得有一回兩個這樣的尋問者意外地碰上了，一齊從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同時請求對面的人先把所有別的事擱在一邊好解釋那迷團。

他的愛爾蘭的特性不止是沒有系統和任意無度的慷慨。他還有一種好着急的豪俠的脾氣；我記得有一回我費了大勁去攔阻他跳過大青瓶稱一家小烟草店的櫃台去把那商人痛打一頓，因為一種想像的失禮——不是對他自己，而是對我。在倫敦也有不止一個公共汽車管理員有理由記得住這位倔強的吉訶德式乘客一個貧窮女人打抱不平，他覺得人對她禮貌不周了。他通常是和藹而寬大的，一聽說不公平的事却激發到紅熱的程度，他為一個卑鄙的故事發火。它會一整晚上擾擾他。「這能實在是真的麼？」他總要問，接着又憤慨激昂起來。

自己在甚麼上都有節制，除了念書寫文章和幫助朋友和通信的人們，他却會調製上好的威士忌混和酒，照他的叫法。他把他文學工作上所缺乏的專心都用在這件職務上了。在他那是一種宗教儀式；一點不可草率或遺漏，那結果，我可以說，証明了方法的正確。他的死把這樣好宴樂的飲料製造家的數目減為僅僅一個了，而那個人在塔斯馬尼亞，就我個人說是沒有用的。

他對讀書的貪求——他那精通所學的欲望——讓他有了一些可愛的怪癖，比如，在伯爵和阿狄生路這兩站之間每天過一次，他總要帶着，重重的一滿手提包的書，「好在火車上念。」這不是對鐵路制度的諷刺，而是純粹的熱誠。他心裏實在不存諷刺；他把所想的說出事情就過去了。

聚合起來紀念這位和藹的獨身老人的是難得的小小的一群——他所有的兩三位親屬，還有八位他的文學友人，多半是年老的，大抵都是有智識的人，也有一兩位世界知名的，大家穿了不習慣的拘禮的黑色服裝都有點不舒服。我們極其嚴肅而多沈思，不過那不完全是一個悲哀的葬禮，因為我們知道假如他活得更長久——他六十三歲——他必會成一個冬病的人，那就要把他的活潑不安定的身心煩惱得幾乎不能忍受；我們也知道他過了極其快樂的一生第一次真正生病便死了。我們既然知道這情形，又知道他是一個獨身者，幾乎是孤單的，我便之中不是他的親屬的人便不覺心發欲泣，也沒有被那種讓一些葬禮那悲劇化的過早的喪亡和不可挽回的永逝的腸斷之感所緊壓；可是死無論怎樣來到也是一種神秘，人對着它不能夠無所感動無所悼惜；我便是這樣的人之一，沿在那兒的時候，想起來再多次他的「高巢」把他哄出來到赫特佛郡或者他所愛的愛平去，或者甚至於拉他走開去吃大餐喝威士忌混合酒本來是多麼容易的事；那感人極深的儀式輾轉前進的時候，我也覺得自己默想着那豐富的頭腦，帶着它的無數完美的詞句和它的恐怕是絕母的莎士比亞語言學的知識，竟停止存在了許多麼可悲。因為，任憑人怎麼談永生，這樣的逝去反正不是死亡的毒鈎半是墳墓的勝利，如聖保羅用那麼偉麗的反語所否認的。

然後我們一個又一個地進墓場，那是一座又新又大的，雖然禮拜堂古老了，我們隨了一個牧師的引領，步履遲遲地向前移動着，小小的黑衣的一群，走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哩，我想，在寒冷黯淡的天空下。我說過，我們之中有好些年老的，又多半是不出門的人，我看着我們有幾個把帽子舉得離頭那麼近覺得可笑——為恭敬的緣故而保持的極小的距離；而開墾人和牧師悄悄戴上了上帝在無限慈悲中不是完全忽畧了便是看見而對之微笑的那種黑絲絨的小頭盔。於是我們的老朋友在那兒入土了，在足球遊戲者競賽的呼聲中間，然後我們都把帽子趕快戴穩在頭上（恐怕早已願意我們這樣了），回到市鎮上來在一個

古老的客店裡喝茶並交談關於死者的又古怪，又有趣的又動情，又美麗的記憶。

### 三 市鎮的朋友

倫敦人知道得多，可是不全。還有一些秘密非在倫敦以外的地方不能領略，書攤伙計的眞正價值便是其中之一。在倫敦書攤伙計是個機器，你把錢幣扔給他他再把書報扔給你。他時常請你不要的東西或者介紹一本七便士的新書；不過多半是以生人待你，如果不以款人待你的話，而且也不希望他自己受比較好的看待。

可是在鄉下：

你在一個鄉下小市鎮上安家，試看你能對付多麼不跟書攤伙計親近起來。因為在鄉下他是個有權力的人物。再沒有偶然扔錢幣的事。有天氣可談論，還有目錄單上的標題可隨便批評。「又是一整夜開會，」你說，因為有整八小時的睡眠覺得安心：「啊，也能，既然人們願意當國會議員，隨他們去吧！」於是你們都笑起來。或者，「這是甚麼？」又一名新貴族？唔，快輪着你了，「你說——於是你們又都笑起來。可是有比嘲笑和閒談更要緊的事——由出租書庫裡有新小說可挑選。因為在鄉下書攤伙計也是書庫管理員兼顧問；他不但賣書報，而且他支配附近一帶的讀物。他出的主意是妥當的。他的本能聰明地指揮着。「傑克伯最近的作品，」他說，「好得很。我星期日念的。」當然，並不是他有甚麼必要去念一篇小說好知道它好得很；那就太呆板了。他知道，因為他有那些成功的管理書籍的人們所有的第六感覺。「有甚麼新書？」他回答，「唔，這是一本好的。拿去吧。你不會不中意。」或者，有意勸阻的時候（目下管書的人們可得又勸阻又推荐了，可憐的命定的害虫），「那本？啊！我想她不會喜歡。那本書有一點——是了，刺激人，這就是它的毛病。我不介紹那本。不過這兒有一本可愛的小說作『乳和水』的人作的。」等等。



我該想不出來一些愚直的下人沒有他們的書櫃伏計怎麼辦。就拿彼得做例子吧。彼得是三位老太太的朋友，她們住在一個南方海港裡——一個有睡意的被忘記市鎮，有安靜狹窄的喬治時代式的街道和被夕陽照成金色的它的港口裏的一望無際的泥灘。這三位老太太——沒出嫁的姐妹們——同住在一所紅磚的小房舍裡，在那兒她們的幾種個性完全結合了，雖然都是不相同的。一位是謀實際會處事的教友，一位是幽默的評論家，一位是和諧的夢想者。都是慷慨慈善的；實在，她們思想和行爲上的恩惠是她們的平靜生活中的主要事務，而主要的娛樂是讀書。書櫃伏計彼得的價值就在此。因為她們所有的書都是由他的存書中得到的。他也是只要摸一下就揣度出來他出租的那些書的性質；而他少有錯誤的時候。他完全知道他介紹或者不介紹那三位老太太的每一本書裡進有些甚麼。就彼得的介紹而言，他總是對的；多半他的勸阻也有正確之根據，雖然這個我們當然不知道，因為他的勸告頗被接受。

可是給書要朗讀的時候（真正的困難在這兒）甚麼都不合適，如意不如意都有極確定的意見的三位老太太揀選出適當的小說來是不容易的，對不對？因為這當然就是把三種個性都考慮一下。每一本書都得讓一位講實際會處事的老太太，和一位自己就有點嘲弄家（因為好小說家都必是嘲弄家）風度的老太太，和一位有空幻夢想的老太太高興，或者反正得不讓她們發惱。

你看，彼得必然是頗不平常的吧。「不，」他總要說，「我覺得萊加斯小姐不喜歡那本：寫賭錢的那段：如果不是迦特小姐看我就介紹這本了。可是她決不會喜歡講離婚手續的事：」等等。

朗讀對於這三位老太太是一種大典。她們一整天盼着這件事，然後每一章念完的時候她們就討論，表示贊成或反對。到了分析生活上的樂趣時候，談着話表示贊成或反對一定是很高的特權，朗讀談這個成了一種極其無害的娛樂，因為其中不攪着謊話。她們這麼做，不但在讀書的時候，也在吃飯的時候，她們常常是過了睡眠不多的一夜下樓來吃早飯，帶着關於男主角或女主角的行爲的新見解。快樂的彼得讓那夢沈靜的機器活動起來！

當然，他能永遠滿足她們的預定計畫。有時候一連好些禮拜也沒有新書（不但是小說，當然：連她們很喜好的傳記和旅行書）出版；可是他忽然就發現了寶貴的書時候，她們都多麼快樂。我記得我有一回看見她們——十三年前了——因為彼得的頂有靈感的供獻之一——朱愛特小姐的「尖縱之鄉」——現出歡樂地興奮的神態來。三年趣味單純心腸親切的老太太對於印刷的紙頁從來沒能那麼高興過。我當時真願意彼會看見她們。

他現在仍然做那小市鎮的朋友麼，我想知道。他非要有才幹，多半他已經被升遷到比較寬廣的範圍裏去了。因為小市鎮的那裡朋友們的情形是這樣：他們升到較重要的收入較好的位置，而舊日的私人交誼恐怕就全沒有了。比如，他們可以升副經理的地位，假定在倫敦橋吧。那時候他們所有的親切和體諒都完了：他們變成機器：一整天簡直是一便士半便士的錢幣的目標，沒有工夫管比較合乎人情的交際了。

是了，生活的代價總是高的；可是在這兒不但這位朋友，連小市鎮也供了犧牲。可親的老太太們受了罰是件苦事。



# 薔薇

L. P. 史密思著  
裕之譯

老夫人常常以她花園中那棵巨大的薔薇樹爲榮，並且喜歡告訴人家，這棵樹是許多年前她初結婚時如何的從意大利帶回來的。那根舊木長起來的。她曾經同她丈夫乘馬車從羅馬遊歷歸來（正是在鐵路尚未築成以前），並且在栖安那的南方一段崎嶇不平的道路上，他們給累病了，不得不在路邊一家小店裏度宿一宵。店內設備當然是惡劣的；她一夜未能安眠，她清早起來，穿好衣服，站立在窗前，息息的涼風，輕輕拂過她的面龐，靜靜的待着破曉。在這些年以後，她依然能够憶起皎潔的明月下的那些蔚藍的山峯，並且如何的一個位於山峯上的遠遠的小城市，漸漸的變成白色，直到月光消失，羣山才披上旭日的淡紅；倏忽間，這座小城如同燭照一般，窗牖一個換一個的吸收並反耀着太陽的光芒，最後整個的城市在天空中閃爍燦爛起來，宛如一簇星斗。

那天早晨，當他們見到他們的馬車正在修理，他們必須等待着的時候，他們便乘了一輛當地的運送車，來到山上的這座小城市。人家告訴他們，在這裡他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較好的住宿處；於是他們就在那裡逗留了兩三天，那是一個意大利典型的小城市，城裡有一座聳高的教堂，一所裝璜華麗的廣場，幾條窄窄的街道，還有許多小巧玲瓏的華美房屋，都鈎心鬥角，整整齊齊的喬據在山頂上，四週都圍着一垣不見得比英國東萊園子大的短牆。這小城充滿了生氣和喧嘩，因爲脚步與叫賣的聲音，整天整夜不斷的互相酬答着。

他們留宿的那個樸素的旅館的咖啡室，是這小城裡紳士們的聚談所；市長，律師，醫生和其他的一些人；就中他們注意到一位美麗，纖弱，好說話的老年人，烏黑的眼睛和雪白的頭髮——筆直的高身量仍然具有青年人的體態，雖說侍者得意洋洋的告訴他們，伯爵已經很老，來年是八十整壽了。他是他家庭中最新的一個人，侍者又說，但是他却足下乏嗣；老實說，侍者懇切的談着伯爵會一度失戀遂致終身未娶的一套話時，那就像地方上引以爲榮的故事一樣。

可是這位年老的紳士，倒似乎很快活；並且顯然的，他注意到了這兩位陌生人，而且願意同他們結識，這事馬上就被那位和氣的侍者給成全了；談話不久，老年人邀他們去參觀他那所離城不遠的別墅和花園。第二天下午，太陽開始西斜，從戶牖間瞥見蔚藍的蔭影開始蓋覆着灰色的山頭時，他們就去拜訪伯爵去了。這個別墅，地上並不怎樣大，原來是一個小小的，近代化的，用西門丁建築的一所別墅，裡邊有一個圓石子砌成的酷熱的花園，花園的石池裏，養着許多呆滯的金魚，靠牆還砌着一座牽獵犬的蒂安娜女神像。但是給別墅增光的，却是一棵巨大的薔薇樹，這棵樹一直攀緣到屋頂的上面，幾乎把窗戶遮着了，此外牠的香味還佈滿於空際。不錯，牠的確是一棵美麗的薔薇樹，當他們讚美牠時，伯爵就這樣得意的說着。並且當他們坐在樹下，飲着伯爵獻給他們的露酒時，他帶着一種老年人滿不在乎的神氣，提到他戀愛的故事，好像他認爲他們已經聽過了這套故事一樣。

「這位小姐，住在山谷對面那座山山後。那時我正當年青，因爲那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常常騎着馬去看她；那真是一個怪長的路子，但是我駕馬疾馳，因爲年青人，夫人一定會知道，是不耐煩的。可是這位小姐太不厚道了，她累我等候，哦，等候

了好幾個鐘頭；還有那麼一天，當我等她等得時間太長了，我起了急，並在她告訴我和她相會的那個花園裡踱來踱去的時候，我折了一枝香薇樹枝；可是當我省悟了我所做的是什麼事時，我便把這樹枝藏在我上衣下邊——於是——並且當我回到家，我就把牠栽種起來，夫人可以看得見牠已經長成什麼樣子了。假若夫人喜愛牠的話，我一定也剪下一枝栽在您的花園裡；聽說英國人是有著美麗的花園的，並且這些花園碧綠可愛，和我們曝曬在酷熱的太陽下的花園，是迥乎不同的。

第二天，當他們的已經修理好了的車子來接他們，而他們剛從旅館出來上車啓行的時候，伯爵的老僕人，拿着緊緊裹着的香薇插木，並帶着他主人送行的禮物同祝詞走過來了。全城的人，都集攏了來給他們送行，孩子們也跟在他們車後，送出了這座小城市的城門。他們聽見他們後邊有一種腳步雜沓的聲音，歷有數分鐘的光景；但是不久，他們就來到遙遠的山谷中了；充滿了喧嘩與生氣的小城市，却高高的站在山頭上。

她把香薇樹枝栽種在家裡，於是牠就異樣的生長繁茂起來。每逢六月，大團的葉子和嫩枝，放出濃郁的芬香和深紅的色彩，宛如牠的根和鬚根裏頭，依舊煥烈着那位意大利情人的憤怒，與飽受挫折的熱望。自然，老年的伯爵一定在數年前死去了；她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子，甚至連黎明時她初次看見好像一簇星斗在天空閃耀着光芒的，和她曾經居住過的那座山城的名子也給忘掉了。

##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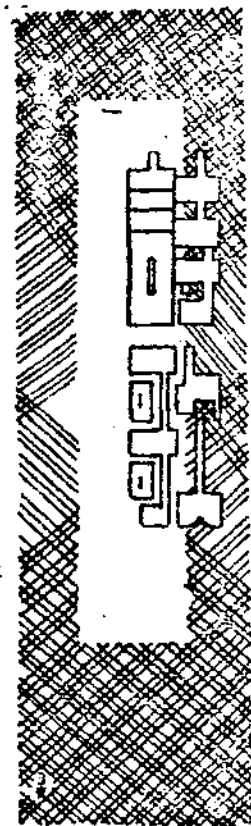
聞青

###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氏日人，一八九二年生于日本東京市，因于辰年，辰月，辰日生，故名龍之介。

他是東京帝大英文系的畢業生，據說他在小學時候，就熱好文藝。一九一四年聯合菊池寬等刊行第三次新思潮雜誌，發表「老年」，「羅生門」後漸知名，後拜夏目漱石為師，受其影響很深。一九一六年再刊行第四次新思潮雜誌，發表「鼻子」，名乃益著。後來年僅三十五歲時自殺死去。





# 桃花源

黃烈

會想到武陵的春色  
向一些陳年的未死人  
數說着與亡的大事

我曾夢見過那些影子  
甚麼黃髮垂髫的老少  
都不理會過風波的人世  
桃花水流走了無言的隱痛  
新的歲月付託給  
綠水青山作主人

不管人生的代謝  
歷史讓安閑撕碎  
人說這是無憂的國度

## 陌上

黃烈

沾水東歸，越陌度阡。孤鴻在天，樵豎在野。遍顧四極，  
荒涼滿目。悼淚無從，遂賦此詩。  
陌上有脫枝的敗葉，  
樵子乃展開了巨耙。

中國文藝 詩歌

地老天荒的拓擊者，  
不驚心草上的淚珠嗎？

零落了一行行

哭向歸去的旅程。

繡錦的字都成夢了，

夜迢迢地萬水與千山。

找尋一隻歌，找尋一個

永遠不會回來的夢幻，

生活讓仇恨文起舵。

河山遂老舊在寂寞中了。

## 約

文卿

風至枕邊

如一夜月白

門開

人輕輕散兩片淡紅

無酒沈醉後

一聲去也

記下今天

年

年是一團風

歲月是一串鈴

風過去鈴聲耳語

迎春花

醉了黃昏如夢

## 秋夜雨點半

查顯琳

紅臘燭被熱情減短生命

火苗讓淡淡影子跑牆上

忽遠忽近跳舞

蠅蟻藏牆角

網網在壁上小籠裡

互相答問深談

誰把玻璃潑了墨水

白楊葉子嘩嘩又嘩嘩

有雨聲

我聽見一聲火車笛

汽車飛過的遺音

有不清楚更聲和狗叫

當滴答鐘聲推秒針

一隻紫紅色青蠹虫

由懸掛的寫意殘荷畫面爬下

活潑奔向翻開的

木板窗味書中來

## 散戲

十分鐘前

鼓掌喊好聲遠播長街

幾千把扇子幾萬顆汗珠

幾千大蝴蝶幾萬注流泉

家住城裏城外

東西南北城的

全像失落了珍貴的東西

(剛才一切已變成記憶)

若有所思的回去

戲院中多少張嘴抽香烟

製造看不見人的濃白霧

淡了可又散了

黃昏色戲台上

## 查顯琳

剩下孤獨沒有圍墊的桌椅

茶房換下鑲邊號衣

低頭走出門

揚頭打哈吸

老板洗淨了臉走啦

後台沒有牙的龍套

一步一步蹭回去

睜不開眼睛的孩子

用掃帚捉迷藏

掃集滿地的

果子皮包糖紙瓜子皮

嘿，吓一跳

好幾條黑毛大老鼠

穿插座位下賽跑

搬運糧食得意的

胆子可真不小

嘎吱嘎吱唱歌笑罵亂叫

咳，飄下來的是什麼

窗外一陣風吹落已破的

今天的紅色字的戲報

一個個包廂變成了空盒子

到是蝙蝠煽動翅膀

逍遙無事的飛着飛着

十五分鐘前

那挑班的坤角

一句倒板博得滿堂好

(三十一年春來)

## 南國的海邊

· 偉良 ·

南國的海邊我慢步

晨色顯得清涼

白帆漂在海邊的邊上……

我亂擲着貝殼到海灣裏

貝殼裏藏着一角的無聊

無聊是白雲給我的

唉！天，這麼圓

地——這麼……（連海帶沙灘）

自己輕噓着孤單的漂泊

（我的朋友早把我忘了）

等我走到海水冰涼的唇邊

死去，在深沉沉的海底

（我的朋友早把我忘了）

沒有一個人會惦記我，真的！

我無牽無掛地死——死得無憂無慮地

誰也不會想起——想起這一個寫過詩的人

——卅，六，廿二夜——

## 商 籟

· 流雲 ·

夜天下靜聽海溪的溪流

珠露在髮上閃爍着星光

且穿上「珊瑚」金製的襪裝

展翅而翱翔於玉宇瓊樓

華嚴的諸天我都要環遊

中國文藝 詩歌

從西天乘雲要飛到扶桑  
問耶和華怎樣統治大荒  
何處纔沒有塵世的憂愁  
豈夜精勤的是否亦患貧  
殘年是否亦呻吟於病榻  
香食的麵包被酸泪滴透  
心靈上肅着鞭撻的紫痕  
如果諸天亦被憂愁牽掛  
爽性毀滅了這整個宇宙

一一

看一鈞新月又爬上屋脊  
在松陰下閃動銀色花朵  
蟋蟀的一串銀鈴與革革  
青蛙看雲影於池塘水底  
任清嘩洗白了枕簟椅几  
寧願沈溺於清涼的澤國  
而酩酊似地遺忘了自我  
不禮佛亦達到「生滅滅已」  
依稀清波亦願依樣沈溺  
沈溺於你酥柔的懷抱間  
宛若個落馬沙場的戰士  
在那最末一刻思飲如蜜  
灑睇着水杯凝睇着嬋娟  
而後瞑目於醺醺的樂世

二二

身影雖晃動於霓虹燈下

心懸却如在荒島上寂寞  
在家如棲居於空山古剎  
深夜裡諦聽山果之墜落  
寧戀銀月釣着一天清愁  
似一瞬再瞬微倦的迴味  
聽遠山汨汨鳴咽着泉流  
簫笛飄來了斷腸的韻脆

這月之清波是銀製鑰匙  
開啓了安息的夜色之門  
誘惑以慘白臉色的女屍  
祈禱大神讓我緩交靈魂  
憑弔路旁狼藉着的死葉  
不是輕生者透明的鐵戒

### 隱情

聞青

迎春花開，我不再甘于寂寞了。

去年這時候，我結束一件「美」的遊戲，相信：

「門外是光和路

回去趁我年青」

決定對；乃爲人生而發狂，高興的看一個人病下到病起，照下一幅像伴我午夜無眠，我還能希求甚麼！但是在這期間，學校允許發我一稿紙，我更悲傷而歡欣的負起一個家，一直走到現在。沉重的感覺常使我徘徊，但聽幾句言語後便又致重千里了。

年裡的每個日子對我都都是奇蹟。

所以除夕夜，我幾次睡下又起來，希冀藉不滅的年燈守住夜，結果徒然再向踩碎了的芝蔴路上尋覓，找不到一點去年的陳跡

而過去爲回憶却倍增親切之感。

歲月的刻薄，辛苦和幸福，雖使我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而我祇有低頭忍受沒有拒絕。對於眼前人事却暗自頻搖首，保持更

深沉的孤寂，常到郊外去過三兩個下午。

熱心腸由于不會言語，給人的感覺是一片寒冷，提筆寫不出文章，悲傷自己的才能，是我多少次夜失眠，夢裏淚濕枕的原因

我的抱負乃當作理想，不再向人前講了。是頹唐抑鬱素惟自己知道，所以我決定向人羣中鍛鍊自己，雖換一幅天地，仍以天真

對人，把現在交付將來，爲理想生活下去。

但因此在四方的風裏，得到又失去的友情，小希冀上拿到大的失敗，使我昏昏不禁暗悲傷，怕過日轉房椽的下午，是又難解

的矛盾。

致于我的工作則一如往昔，仍辜負了朋友的熱心，我的癖好爲我保持多種的趣味，讓不同的工作平分了我的時間，而收下相

同的平凡。我明白而又無能放棄，讓我這樣作去罷！除去等待環境我是無話可講的。

我繼續研究着經濟，依然是廣泛的綜合，不專的理論的探討，將來或許轉往政治也說不定的。對於藝術，按理論上講我很

早應當轉路了，可是爲了現實，惟有保持現在，轉路的企圖放在後面，文藝：我已歡喜詩和戲劇，是你們所想不到；致于散文

也常寫，那不過是我生活的影子而已。更有一時期，或受四周空氣的壓迫喘不過氣，很想換條路子，結果聽從朋友「不准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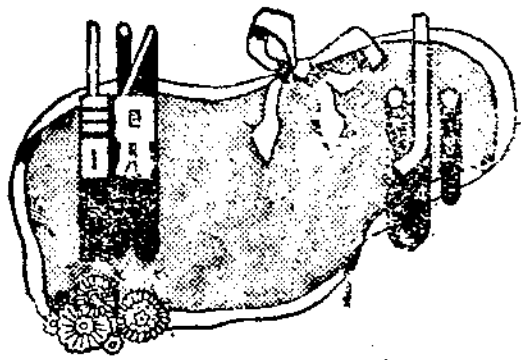
勸告，又停了下來。

再要我說則惟有無邊的沉默和人前的無語了。



# 暮

吉戈木



最新式別克大轎車在柏油的馬路上行走像一隻怪獸急爬，沒有一點聲音，當這車拐向K路時輕輕地按了幾下喇叭，馬路左側一家公館的鐵柵門上的白球電燈立刻亮了，門也開了，於是汽車一直地駛了進去，

魏次長由車上下來的時候，脚步有些不穩，僕人們上前去攙時就便報告說：「李秘書下午來了在客廳里等了半天才走。」可是次長似乎沒怎麼注意這話，嘴里咕嚕了兩句什麼，好像不大高興。僕人們由經驗上明白老爺是在外面又喝醉了，這是常事，並不在意，而且等老爺回來職務已畢只有一個跑上房的小差伺候着上了樓，其餘的便安心地

去睡了。

回到臥室，妻子已經睡着，面朝着牆，不便去驚醒她，一眼聽見小方桌上的盤子上有幾封慈善團體的募捐信和幾張廢紙片子，次長不關心牠們只告訴僕人說今天立刻要睡，不洗澡了。

等到外面陽光由窗簾縫里鑽進來的時候，臥室才有點亮，次長夫人在輕薄的綢被下做着均勻的呼吸，次長腦袋幾乎離開了枕頭，臉似乎發腫，夫人打了個噴嚏翻了翻身，丈夫被驚醒了。

「你受涼了！」他故意做出關心的樣子來說。

夫人搖了搖頭，她立刻嗅出丈夫口中的酒氣說道：「你看你嘴裏的酒味！」

次長抱歉地笑了：「美枝，咱們的工廠快成功了，老華說還要招一點股東。」

「那你是要辭去交通部麼？」

「當然不必，不過——」次長的精神邊覺不足，而且也不想說什麼好，於是把下一半省略了。

夫人好像不怎麼急於知道這些事情，她愣了愣神，一時中止了對話不久丈夫又在發出鼻聲了，她伸手給丈夫拉了拉被，眼望着天花板，她忽然回想起和丈夫新婚的生活，自己剛生下來便死了的唯一的孩子，昨天宴會……。

## 二

最近的這些日子夫人和丈夫同桌午餐甚至成了很稀有的事情了。桌子上放着自家廚子做的各種菜食，次長的食欲很佳，很熱心地吃著一面可是他還忘不了拿出自己的殷勤來和妻子說：「梁大夫勸你多吃蕃茄呢！」妻子照例的微笑，接著她告訴丈夫昨天方家宴會的情形，「昨天錢參事頂驕傲，幾回屋子裏走來走去閉不上嘴。」

「大概是他新娶了一個好夫人底緣故吧！」

「有人說這次他正活動出去做局長呢，因為X（錢的岳父）又要回鐵道部。」

「這大約又是他們一般在造放空氣。」次長很不以爲然的說。

夫人又說：「還有鄭太太，她簡直公然在……」說到這里僕人由外面送茶進來她忙著突然中止了，可是丈夫已經明白了她的意思，笑了笑，「美枝，你的生日快到了，我們應該熱鬧一下。」

「但是我想也不必太鋪張免得別人說閒話。」夫人想起去年劉總長辦喜事被人在漫畫裡諷刺的事來了。她於是向丈夫發表自己對於過生日的意見。丈夫很細心地聽著連聲說「好，好。」

次長到喝完最後一口湯的時候急忙用台布便擦嘴，又吩咐開車。

「出門？」

「去商議工廠的事。」

夫人空虛他打開了丈夫的衣櫃，次長在刮鬍子一眼無意中瞥見繩手上的戒指，他記起上星期華經理喝醉把太太的戒指偷送了妓女後來又趕緊到首飾店又照樣打了一個的事不禁暗笑了。

在丈夫出門之後，夫人照例獨自寂寞地倚在沙發上翻開幾份新出的畫報和幾張報紙，她只看了看標題，便不想再往下細讀，天氣很晴可是有些使人發悶覺得無聊也又不願出門。她伸手到桌上打開一封剛來的信又重讀了一遍：「姊姊：我們到橫濱了，途中海很平靜，沒有浪，我一點也不覺暈船，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航海很有趣。船大約在橫濱停半日才開。姊姊，寫這封信使我想起以前我們在家的很多事情來了，原來不是我們約好都不結婚的麼？可是過了不久你先違約了。最後我也和匆走了同樣的路。我想起我們那是都有些笑。我現在方明白我們都需要愛情，現在才體會結婚的快樂。好姊姊，你不笑我嗎？我真愛我；他並說這次總領事的缺還多虧姊夫幫忙，他說到舊金山再給姊夫寫信。姊姊，我們很久不見，這次出國前都不能見面真是憾事！姊夫好麼？聽說中樞要改組是真的麼？再見！到美國後我們要多寫信。」

妹妹新嫁要到美國去了，這封短短的信把夫人送到如夢的回憶裡去了！

## 三

十多年前的事情，夫人還是Y市日大學的一個校花，那時妹妹瑞枝也在同附屬中學讀書，妹妹比姊姊小七歲。姊妹倆都是面貌出衆的。尤其是美枝的聰慧多才更引起無數自命多情的濫男同學的追逐。可是那時的美枝姊姊雖然公開地與很多的青年交際，但她們並不真的傾心於任何男性。所受過多年的布爾喬亞式的教育在她們的心上留下了不小的影響。她們要求愛情更要虛榮，刻苦努力的青年不能使她們



滿意，但浮華闊綽的公子她們又不能放心。在小說上常常讀到戀愛和結婚的悲劇，她們不能輕意從事。這般對於對象要求的嚴苛反倒使兩姊妹感到一種孤獨了。尤其是美枝，已到達了一般女子結婚的年齡但她仍毫無準備。雖然她會和R市某音樂名家秘密地發生過一度所謂「不生產的戀愛」但那些較有實際價值的媒言却都被她隱看過幾遍的舊報紙一樣的捨棄了，一天瑞枝因看到姊妹婚姻上的煩悶便問道：

「姊姊，你的Real husband到底是樣的人呢？」

「我？我沒有理想的人，你不要再掛那些了吧！我將永不結婚呢！」

「那你看結婚是墳墓了？我想婚後也不會有意思的。我也不！」  
說完年青的瑞枝臉起泛一層紅潤。

「你也不結婚？」

瑞枝笑着點了點頭。

「好，我們都獨身吧我們永遠在一起，一輩子！」

「好，一輩子！」

姊妹倆相視笑了。

又過了許多日子，美枝的固執終於使求婚和說媒者逐漸絕跡了，而她又早已超過了一般結婚的年齡標準。這時做父親的不能不掛心了。這父親當時在華南是一個實業界的巨頭。他對女兒一向都是因為愛護而放任的。但看到美枝年長而沒有結婚準備的時候，他也願意早把這樁事辦妥而盡完自己做父親的責任。恰巧那時他經人介紹認識了青年官僚楊介圭，留英劍橋的碩士，回國不久先在某部做秘書又新任了司長，因為和中樞B系某要人有着密切的關係政治前途當很有發展，頗受美枝父親的器重。這老實業家，一個十分都市市民化的紳士，雖然頭腦很新但也不願輕易放棄了經濟條件的觀點。事實對方比美枝大八歲可是在理想中雖少主顯然是一個合格的女婿。於是有一天便把美枝叫到自己的書房當着妻子將這件事委婉地和女兒說了。當時美枝

聽了這話只是低頭不語，沒有任何的表示。但聰明的實業家早看透了女兒的心思；他一面叫女兒回去仔細斟酌，一面他又把對方請到家裡來和美枝見面，使他有機會先為美枝的聰明美麗所動而向她表示愛情。於是這事便在老父靈活的手腕下很快的成功了。

婚期定妥的時候，美枝在妹妹冷眼無情的凝視下感到一種嚴厲的非難。她沒說一句話最後她竟伏在妹妹的身上幾乎帶了哭泣的聲音說：「瑞妹，你原諒我吧，了解我吧！」瑞枝於是也只好竭力安慰姊姊了。

那夫人想到這裡不禁有些惆悵了！時光繼續不斷地殘蝕了人們的青春，在八年以前的自己還是一個驕傲的天真的女郎現在一切只剩下一些破碎的夢。從前她是大多數人的偶像，現在却只是一個一個臭官僚的妻子了，青春的燦爛所換來的是一個貴夫人的招牌，她的驕傲喪失了！和丈夫結了婚，她的虛榮完成了，但却浪費了少女底愛情。她拒絕了一切赤心男子的愛如今所得的是一個虛偽紳士的敷衍！她常常隱隱地到自己生活上的不足與缺憾到一種遲暮底悲哀，但她不敢果斷的說假如不這麼便會好，她不能突破這種矛盾。未來似乎還有一些陰暗的影子罩着，她不敢想像，不過周圍一些刺激的事實仍舊不斷無情地來折磨她，使她難堪。她竭力想除去那些不愉快的思想，由沙發上站了起來。這時僕人正進來報告說：「車夫在劉公館來電話說老爺晚飯不回來吃了。」

「知道了！」夫人不耐煩地說，她微微感到身子有點不適，走向臥室去了。

#### 四

一天夫人到銀行經理的公館去做客，夫人到的時候屋子里的人已很多了。

「太太現在才來架子大是要挨罰的。」說這話的是一個老小姐

「在美國住過很多日子，某督辦的妹妹。她留過洋，在學問和見識上自然到很受同伴們的欽佩。」

「主人才有說前的權利呢，」雙夫人笑着辯道。她向每下人招呼以後遂很熟習地揀了一把靠門的沙發坐下。

屋裏全是一向常來往的太太們，她們互相談着，她們的議論範圍是廣的，談政治談新聞談電影以及批評着缺席的明友。其中說話最多的是鄭太太，年紀已過了四十的寡婦，她竭力想用人功的修飾來彌補青春，過去會是一個退伍軍閥的第三個妻子，丈夫死後給她留下不少的財產，似乎並沒給她什麼悲哀。有一次，丈夫活着的時候，據說一天會接到一封匿名信上面畫了一個王八並告發她在外面的不軌行爲，那老軍閥一時氣憤竟要用手槍來打死她，這是僕人們的傳說，雖沒有什麼憑據，可是大家都相信着。她是一個心恨而有主意的女人，生下兩個女孩子，大的永遠住校，小的總是交給老媽。她相信錢！是一切，她很會利用錢。最近和一個青年律師的糾纏又幾乎已成了公開的祕密了。

「華太太，近來還常到馬場去麼？」鄭太太問。

「近來不大去了，就是上星期和魏太太去了一次裡面人太雜亂。」說完她看了東夫人一眼，原來那次在馬場碰見丈夫和一個戲子裝束的女人坐在一起，回家鬧了一陣。

老小姐正在翻着一張報紙和另一位太太在看股票的行市，突然在第二版的當中發見了一條新聞：「文壇巨星李冰逝世」她不禁驚訝的叫着：「李冰死了！」隨後她自己不知咕噥了兩句什麼。好奇的鄭太太插嘴問道：「李冰是誰？」

「李冰是一個作小說的，很久以前邊和亞伯（她丈夫的名字）見過面，很窮，怪可憐的。」華太太答道，她是一個熱心腸的婦人。

「當文人的都有點窮酸！」鄭太太一言下了定語說完她很得意地走到桌前拿了一塊糖放到口裏嚼着。

李冰對雙夫人倒是一個很熟的名字她在學生時代會看到幾本李冰的小說，並且那些小說在當時她少女的心上會生了不影響。她和老小姐低聲說「他作的那本海燕我看過，寫得不錯呢！」

老小姐同情地點了點頭。

這時僕人進來對華太太說「新記裁縫來了！」

「叫他到中廳去等着！」華太太吩咐完又對客人說「走我們到那屋去看看料子去吧！」大家於是跟着走了出來。新記裁縫是一個很漂亮很能幹的商人專跑各家公館。他懂得怎麼應付這般太太的方法，太太打開樣本大家開始談現在應該用什麼料子做什麼衣服，有人還責備裁縫把自己的衣服爲什麼做得過肥，或是太慢。裁縫一面堆着笑臉卑下地道歉，一面宣傳自己的料子。……

## 五

魏次長由會客室接見記者回來，坐在總長室的沙發上，慢慢地點上一支炮台，吸着，又把烟吐成一團團的白霧往上升去，次長注視着這些。

記者們問點廢話使次長很不痛快。總長自因病離京後已數月不歸，次長代總長頗有真除的希望，可是近來消息不佳，中樞要改組，次長的靠身要下台了。而且自己的「政敵」又直活動交通部，他原來只驕傲地笑：「哼！F！」但現在事情竟不如人意這使他有點煩惱。不過政界的虛放空氣是常有的事！次長也總免不了受點樂觀，心理的支配。可萬一事情要有不測？……次長不能那那想想！

次長不但是個政治家並且還是一個野心的實業家，他要和人辦一個大的紡織工廠，工廠快成立了，憑着自己政治的勢力，靈活的手腕和雄厚的資本工廠的前途是樂觀的，可以賺很多的錢，想到這裡次長不由地微笑了。雖然近來賭博輸的很厲害，這不算什麼。並且，即使暫時脫了身界也不緊；他於是腦中浮起好些國畫，工廠的發達，

自己常到地方的××，遲暮佳人的妻。……

總長室忽然有叩門的聲音。

「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手抱皮包的次長親信的秘書，次長以為他是來報告工廠的事，他却默默地從皮包裡拿出一張晚報來小心地遞給次長並說道：「請總長看看，真是豈有此理！」段紙的標題是，「魏少圭態度消極，行將辭職」，幾個大字內容：「交通部次長魏少圭氏就任以來業經二載，近自總長因疾離京後，氏更奉命代理部務，唯據可靠方面消息；氏現因××事件態度突見消極，並數日未到部辦公，不久行將向當局提出辭呈云。」

所謂的××事件就是指上星期次長接到一封匿名信恫嚇其自動辭職，爲了這信次長告了三天假。

次長看完沉默了半晌才抬起頭來對秘書說「這種空氣荒唐無稽的謠言我們先不去管他吧！」

## 六

結果一場小風波是平坦地過去了，中樞改組說已經當局各要人嚴重地關過語。說次長消極辭職的晚報也已在第三天登出「魏代總長否認消極說」的更正來了。魏公館接着要熱鬧一番，夫人的生日到了。

魏公館要大張筵席地慶祝，公館收到不少的禮物；親戚的，朋友的，屬僚的，而且衙門裡的庶務主任並發起由部內下級職員合資送次長太太一個價值九百元的大鋼琴。公館又請了很多客人，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次長也竭力高興地周旋於諸客人之間。全公館的電燈都亮了，客人太多，將男女分開；男客在樓下花廳，女客則在樓上。僕人們也活躍起來，他們各人都計算着這次自己可以得的賞錢。魏夫人看見這些幾乎把一切不愉快的思想全忘了，由樓上跑到樓下忙着應酬客人和指揮僕人，由洗面室美容了出來走到樓梯上聽得廚房裡噠噠聲

響，趕忙去申斥了一頓又復回到客人之間。這天平日和魏家往來的人全來了，不過有些來賀賀喜便走了有的却留下吃飯。

鄧太太那天打扮得更俏皮了，故意來得很晚，滿臉的高興。

「鄧太太今天真漂亮，好日子！」鄧太太一進屋門便說。

「鄧太太是在說自己吧，大家快來看看我們的美人兒！」夫人笑着對大家說，全屋都笑了。

魏次長一面喊着，「美枝，美枝，」一面推門探進頭來向在屋的各位女賓道謝，後來又向夫人使個眼色，夫人遂跟了出去。

「鄧太太今天有什麼喜事這般高興快閉不上嘴啦！」老小姐說。

「我天天都是這樣，而且今天又是人家的生日我怎能不高興呢？」

「鄧太太，我真羨慕你，你天天沒有什麼憂愁，老是有說有笑的。」

「坐在屋角的一個鑲金牙的太太帶着羨慕的口吻說。

「徐妹，你想，人活着幹嗎不快活呢，我老是有錢就花，我樂趣，人的壽命不長，我看不必太委曲自己。」

「你說得固然不錯，人活着要自己找快樂，不過一個人……」老小姐正說到這裡，魏夫人又推門進來恰巧聽見老小姐的後幾個字：「不過什麼呀，先別發議論了，請大家到飯廳去吧！」

「她們在談人生觀呢！」華太太說着自己也站了起來隨着衆人向飯廳走去。

飯後散了好些人，只剩下較熟的幾位客。次長在樓下推牌九，女客在樓上組成了牌局，白的台布，罩着綠罩子的電燈，新的麻將，於是帶着鑽石戒指的手開始活動起來，連地窖子的僕人們也組成了好幾個集團的賭局，這公館漸漸安靜下來原來大家都閉等把心放到牌上去了。

## 七

西北風開始吹來，這都市的秋天漸漸到了尾聲。太陽一天暖不了

幾個鐘頭，風倒是常有，寒氣漸漸逼近，樹葉子都快落盡了。

公館中自生日過後隨着便安靜下來終日鴉雀無聲，倒是有時算命先生由這條馬路經過那尖銳的笛聲常來衝破了寂寞。

勝次長的心思老是不佳，消息越來越壞了，「夫人在丈夫的舉動上早就看出了丈夫內心的動搖。次長前些日子曾爲了「方便」起見在出門時不要人跟車，可是現在又恢復了保鏢。丈夫最近不大愛說話，夫人也不高興細問。她這些日子把一切外面的應酬都謝絕了，只埋頭在家裡收拾東西。偶而翻出一份十年前的舊畫報，封皮上是自己的照片，微笑着。旁邊標着一行小字：「X X 大學校花胡美枝女士」下面幾行小傳記着胡女士爲實業界聞人某某之長女公子年二十四歲（比實際少了兩歲）容貌美麗天資聰慧擅長英語鋼琴等等。夫人於是又重復回到那把自己培養成人的環境裡去了。

一天，下着小雨。勝次長一人獨在二樓書房的長睡椅上，屋子有點暗，可是次長故意地不開燈。

次長的思想亂極了，他的黃金時代過去了，這回局面甚至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一切預想中不利的事情都發生了，中樞果然改了組，B系要人下台了，各長官有出人意料之更動，不過錢參事的岳父却終未上台，部長已經換了四個。交通總長一直沒回來，已正式辭職了。次長在這種情勢之下不得已也提出了辭表，上面照准了，後任果然是次長的對頭F。

更棘手的问题是交通部的善後，次長自代理總長後部內財政虧空數十萬元，這一項政府下令次長設法彌補，甚至於前總長的責任也推到他身上來了。這時各報又開始打死老虎，把前數年次長任某省財政廳長的虧帳也翻了出來。某小報更暴露了次長與某妓女的關係做打油詩來諷刺。工廠據說是有部先提了公款於是事情也停妥了，

勝次長自回國入了政界做過不少的官，處境可說多年是順的，這使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與手腕。但這次却使他真的爲了難，平日不在乎

地和人結下的怨恨這回都形成了來攻擊他的力量，他好像上了敵人的當。他憤恨和惱怒更要報復但這時似乎敵人已佔據了自己的心使他能動顛一步，這一些難堪的思想磨難着他，在痛苦中他好像有點對自己已往過失行爲的反省，但現在一切都晚了，交代辦不了就是查封財產……「走！」絕望中次長似乎得一條生路，但向那裡走呢！以後怎樣辦呢？……

門輕輕地開了，夫人走了進來。

## 八

室中不大亮看不清夫人的面部表情，她穿着一件平常不大穿的旗袍。次長在今天妻子的打扮上，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新鮮。

夫人一隻手背着走到桌邊坐在圓轉椅上，一手扶着椅背。

「美枝，你方才睡覺了麼！我叫你的門半天不開。」次長無力地說。

夫人只哼了一聲，沉默了一刻忽然夫人似很嚴重地問道：

「少圭，我們結婚一共有幾年了？」

「？……」

「少圭，我算我們結婚已經八年了，八年，你現在是已不需要我了！」

「美枝，你怎麼了？」次長完全不解今天妻子出奇的言語。

「八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我想你不需要我了！」

「美枝，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次長完全用的是溫和與哀憫的語調說，「你知道我近來的遭遇我非常難過，人越處逆境才知道妻子的可貴，美枝，我現在正需要你的安慰。」

「哼！」夫人冷笑了兩聲，「你現在知道了妻子的可貴，你晚了！從前，你知道，你只把妻子當做自己的招牌，和私有物品，你一向從未顧過妻子的喜憂，你只知道在自己不愉快的時候向我強要笑

## 世界文壇消息

汀生

自大戰爆發以來，日本出版界對於青少年的讀物極為重視，然仍以「少年俱樂部」「少女之友」「幼年俱樂部」及各年級生之讀物為主要刊物。又，在灌輸青少年的科學知識的作品，散見於各雜誌上，其主要者有「航空朝日」「少年航空」「科學朝日」「科學人」「科學月刊」等。

美國聖經協會於其創立一百廿五週年紀念時發表該會自創辦以來所分發之聖經達三萬萬零五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七部，其中含有「聖經」「新約全書」「聖經節本」，平均每分鐘分發四部聖經，可是此書在美國之需要程度，該會除在歐洲外，在各洲發行六十五種文字的「聖經」，至一九四〇年底「聖經」或它的一部已為譯成一千餘五十一種的版本云。

戰時下美國兵所最喜讀的書籍為西部小說及偵探小說柴尼格萊及格特納的作品最孚衆望，餘如吉卜齡，狄更斯，大仲馬的作品亦受歡迎。

目前美國所暢銷的小說中，多以大戰為背景一，愛瑞克奈特之「這高於一切」以英國抗戰為題材。二，詹姆斯希爾頓之「任意的收穫」是寫一個在上次大戰因砲彈震蕩症而失記憶的主角至此次大戰又恢復記憶力。三，愛德華埃爾斯堡的「保羅隊長」（歷史小說）描寫美國革命戰爭時的美國海軍對抗英國的戰役。四，麥克凱的「他們來到河邊」，敘述一個弱女子的奮鬥過程。五，約翰馬克蘭的「浦爾翰姆」介紹一個受環境支配者的生涯——從他的童年時代到其從軍時代及戀愛生活的經過。

蕭翁之名劇「醫生之左右為難」，由美國名女伶凱荷琳柯奈爾在百老匯公演。

法國名作家居利夫人和亨利本斯登等二十九人，維希政府初已下令以在美進行反法宣傳為由開除法國國籍。

「你，你卻未——」

「美枝，你不要再說下去叫我痛苦吧！我知道我過去有錯的地方，你原諒我，人在逆境是要妻子的體貼的。」

「體貼？」夫人悲憤地大聲的說「你完全錯了，你也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個逆境的妻子，我不是你自私的犧牲者，我只在你得意的時候才是你的伴侶，現在全完了。」

「那麼你要怎樣？」

「我要，我要你打死我！」夫人忽然把背後的手槍遞到丈夫的眼前，她底眼裡閃爍着強烈的情感。次長由椅椅上跳起來一把抓着妻子的手。

「美枝，你瘋了！」

「我沒瘋，」夫人帶着哭泣的說「我要你打死我！在你不幸的時候我不能給你什麼鼓勵和安慰，我對你已完全無用，來，我不要再活下去，把槍子一發！我這死就是我一生的懺悔，你不打我自己來！」

夫人說完索性嗚咽起來。

「美枝！」次長掙扎着把槍奪過來，把妻子推到長椅上，嘴裏有些發顫。桌上玻璃杯的水也因爲被衝動而起了一陣波紋。

外面雨已停止了，可是却未晴天，次長蹣跚着過去把窗簾拉上。這窗簾像戲幕一樣地合攏遮住了光明，遮住了一切，這時屋中已黑得什麼也看不見了。

# 卸裝後的生命

三子

「燕，燕，放我進來吧。最後一次，一次，一定的。我愛……」  
「怎麼？好！你不理我。男人全是狼心狗肺，痴心女子負心漢。我的一生可被你害苦了……」

朦朧睡夢中，被敲門聲吵醒，我知道她又來了。她知道我怕哭泣的聲音，偏偏又在門外響起的啜泣起來。

「……你需要我的時候踴躍我，好！我來找你麼……不行，你快給我開門。一次，最後的。」

我明白這年輕寡婦是怎樣的被一種生理需要折磨，多可憐，一個二十七歲既漂亮而又風情女人。被一時迷惑，我和她，便永遠永遠的墮入罪惡的漩渦中了。

拖了鞋，把門開開。

她，遽然奔入，如隻饑餓的豹子，攫住我。狠命吻我的臉，唇，手，腿，胸，肚子……待我糾纏不過她時，他把我壓在牀上。混身，沒有一處不被她膩滿了口紅。

我掙扎的站起來，她微喘的爬俯在牀上。

向窗外看，一派秋晨的淡暈，爽亮的日光，斜射進來麻雀翔飛自

得，天是一清如洗，白楊葉子憔悴的在西風裡招展，嘩嘩的。下着，微枯的綠草地，間或有如星的小花朵……

「燕，來給你奶吃。」

我背向着她，裝着沒有聽見。她却又猛烈的，把我拉扯到牀上。  
「你不是最喜歡看女人身體嗎？你瞧。好不好。你瞧圓不圓，白不白？你你，吻吻我？」

這蛇蝎似的年青寡婦，把身上衣服一件件脫下後。便緊緊擁抱住我。人非草木，何況這女人美麗多端，於是罪惡的載錄冊上，又多著我一筆荒唐的行惡……

今晚星星够亮她又找我來了。

照例的把我混身上下吻完後，這女人便躺在我的懷中。

「燕，我覺得你簡直不能滿足我的需要？」

「那麼，我明天就搬走吧。」

「不行。你，痛快告訴我一聲，別想。我還能愛你，痛你；因為你別忘了自己是男人呵。」

「天下男人多得很，你去愛他們吧。」

「不麼，我偏來愛你。」

「爲什麼？」

「好。因爲你，你……來摸摸，這兒跳的太快了。」

壁上的鐘，正敲十一下。

「妳，趕快走吧。總惹妳媽生氣。」

「誰是我的媽。她，哼那個老不死的女人……」

說着話，她就哭了起來。嘴裡尚嘮叨不休。

「什麼，望門寡。誰沒有一點兒需要。爲什麼我又貪生的活着，

又爲什麼偏偏跑來一個你……」

「得啦。別哭啦。」

……自從有了你，我才知道男人們是可愛的。原來人生的樂趣這

麼大。燕，你說吧！以後怎麼辦……

「唉。別說吧，過來，讓我聞聞。」

「爲什麼男人們的舌頭圓的厲害，女人舌頭尖……」

「妳的舌頭更尖。因爲妳是隻會說話的鳥兒……」

自從伶仃一人移居在這裡，輕飄已將一易寒暑了。憑藉一隻秃筆排遣自己的日子，在個人講不啻一種消遣。這種消遣多半蝸居一室，往外訪友的日子，更何況自身性格的序怪，日子一多，便和居停的年青守寡兒媳，有了糾纏。近來覺得自己身體瘦弱下去，我到了用女人的洩慾工具。我想走，沒有適當地方去。想再呆下去大概就要日日接近另一個世界了。但意外的使浪漫生活多着一個美，這年青女人未嘗不是一點點綴。

我居住的是××城市一個半老住房的階院，樓上由于自己會念過書，尙可算作潦倒文人，便允許住在裡。這小樓一角，頗據有中世紀西洋堡壘陰晦之風，看那一派垂斃氣概，想像得出這樓中人是怎麼由

顯赫威風，隨年光日趨衰敗頹落。這兒絕沒有一絲生氣，那明月下的樓影，日影下的剝落原形，真使我傷感懷疑，爲什麼我偏偏移居這種鬼域之中呢。

爲了證明女人的靈魂原是一朵花，我便極不動心的和這種年青寡婦有了愛情。

舊曆七月中，天上有殘月輪牀上看繁星天河。

輕微的，如隻黑貓的脚步聲，和聲叩門小聲又響起來。

「……喂，燕。快點開門來。」

「誰？」

「你裝什麼傻。世上除了我，還有誰會這般的愛你。」

「幾點鐘了。」

「大概，一點剛過吧。」

「妳快睡去吧，別吓着，半夜裡亂跑。」

「少費話，我讓你快開門。不，不，我求你。我的燕……」

我輕輕把門開開。

她如一陣旋風，捲入我被中。

我把門再關上，眨眼看見天外一顆頂亮的星，向我作着輕狂媚眼。

「唉，牀太小。來！你騎到這兒。」

她還存向我說着，且拉過我的一隻手。

「呀，怎麼……」

「怎麼，怪嗎，太累贅，所以我只披上一件袂袍便跑來了。」

「小心凍着。怎麼……」

「別大驚小怪，我既沒有穿內衣，連褲子帶襪子全沒有穿，全會

訴你呢。」

「我說今天是最後一次了。我想搬走。」

「你不能走。」

「我覺得很對不起妳。妳一生貞節之名，被我喪失了。」

「你還有心，哼你還會說一句良心話，那你更不能走了。」

「可是我覺得再多呆一天，便是多罪惡一天……」

「現在你不覺得晚嗎？」

「爲什麼……」

「哼。」

「那麼你說我將怎麼辦，你要清楚我還年輕。」

「我知道你比我小。我願意你今生別走出這小屋子。」

「可是，唉，我不願再製造罪惡了。」

「因爲年青人離不了肉慾，我覺得不罪惡。我請你不要太固執吧。」

你要知道自己身份。」

「我願意我們永遠是對相知的朋友。」

「好冠冕，我不懂什麼叫朋友。男人喜歡女人的是身上幾部分。」

女人喜歡男人的也是那兒。男人男人之間，女人同女人也許有朋友兩個字的存在。可是我永沒有朋友，男女之間朋友兩字真是笑話，簡直不如說「肉慾」。

「你的意思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也可以。有那麼一天，生理變化使我不需要你們男子你願願意飛到那裡，我不管。」

「妳如果真愛我，那麼妳就應該讓我離開這裡。」

「別多嘴吧……來。我給你脫衣。」

「不行，我不……」

「呵，爲什麼。來，你摸摸這兒……拿過手來……哼……，壞東西，你動什麼，你手指是幹什麼……喇……」

「情」字的存在，原爲潛伏的人類本性而其發洩，是不拘于時間及地域，牠可以誤離蒼生，同時也可以使枯寂生命，多上一層意義。究其發端，由於兩方一意的滲會，有人看流雲，眺青山，便會有所回顧及憧憬，有人基於理性，對自然也許有了輕蔑。人，男人女人之間

的「情」字的生育，原是雙方共同的一點責任担負，可是到如今，我不清楚，是我先愛了這個年輕寡婦呢抑或這女人先愛了我……

暮秋日，午後陽光斜射，怪溫柔的，令人想起南國風光。

我寫完了一封信，寂寞的走下小樓。

對面是高的圍牆，土地上種滿了草花，有幾棵白楊樹及芙蓉樹。仰着我的居室，形如囚牢。暗紅的磚牆，爲歲月剝蝕成了可憐的斑塊，隨年光而蜿蜒的爬山虎老風橫秋，慢怠的，而又陰郁無力的上佈。

這小院兒也屬我的天下一部分，樓下房間是主人貯蓄雜物處，小樓一角居住下我這麼一個流浪人，淒然的打發每一個日子。

左角有個小圓門，通往主人居住的一片房間，我所在的原是一個落漠花園。居停本不是爲賺得我的幾個房租錢，一則家中男人缺乏，依照遺傳。風水家運習慣說，怕鎮壓不住這宅子。二則房屋過多，且我又是個會讀過書的人，由於一個親近朋友的介紹，我便算是房客了。這朋友，南旋之後，我的日子彷彿更寂寞了些。雖說我和遺兒的寡婦兒媳有了愛情，然而我總覺得說是「肉慾」比較安些，無疑的，我已成了一種洩慾的工具了。

向上看，一塊藍天，有初秋的微風，搖動花草，小麻雀兒奔躍着。我低頭鎮靜的向芙蓉樹下走。

一隻溫柔的手，摸了我的頰頰一下。

「怎麼，你又來了。我會不知道。」

「當然你不會知道。我偷偷的從小門那兒看了你半天。」

「嚶。」

「你看了看天，又看這房子。是不是……」

「是，我想妳啦。」

「燕，你真讓我歡喜。」

我望着這俊俏人的臉，空留下讓人愛慕的形體，而青春，是不容



氣的將跑走了。

「你看我幹什麼？走，前進。」

「別讓人看見吧。」

「你大胆好了。他們全知道我睡了覺，可不知道我又來了。他們始終也不知道。」

「這個說不好，好好的睡什麼覺。」

「那個老不死的東西知道。我告訴了她，一個月，整一月，懂得麼，病來了。」

「別緊着。休息休息吧。」

「謝謝你的愛護，我覺得死了比活着強。」

「嗯，也許。」

「你不相信嗎，全爲了你。」

「可是，我……」

「你是男人，你可愛，你讓我愛，燕，燕，我的生命可在你手裡了。」

「我們談別的吧。」

「還談好不好？」

我挽住她的細腰，我坐在芙蓉樹下的草地上，她坐在我懷中。她揚起頭讓我吻，把我的手放到她內衣下的乳房……

她又伸過一隻手，摸觸我身上每一部分，我絕不反抗的，任這年青婦去擺弄……

草上飛過一個炸鱉，使我倆人皆吃了一驚。

「你覺得嗎，你身體沒有以前強了。」

「覺得。我所以想搬走。」

「那裡去？」

「上海，南京……說不定。我自己的個性是適於飄泊的。」  
這女人慢慢的低下頭，頭髮垂下來，溫柔，雅馴，使人想起多少

想不到的事。她無力的搖着腳——穿着豆灰色的繡翼絲襪，一雙俊秀的綉花鞋。

向上看，芙蓉樹的葉子，像招人靈魂的一隻隻小手，整個的林蔭又似一把傘；我深深的喘了一口氣。

「怎麼，妳，妳哭啦。」

她的眼淚一串串的流下了。

「我不願意你走……我命苦。」

「別悲哀，年青人前途是光明的。」

「可是苦命人，命永遠是苦的。」

「好了，現在我來安慰妳。」

「我希望你永遠陪着我，對啦，我服侍你。」

「不行，我要走。」

「你走嗎？」

「是，一定。」

「我也跟你走。」

「什麼？」

「跟你跑。」

「不行，那萬不能。」

「不行也得成。」

她把帶淚濕潤臉，依偎在我嘴上。

像夢，像影，像一杯醉人的苦酒……

「別傷心，好，我伴陪妳。」

她極難受的一笑，這笑不啻哭，可比哭還悲哀。

「咱們談談吧。」

一陣微風，把人帶回蒼茫的回憶裡。

「我說，妳不覺得我們的相逢很不幸嗎？」

「不，不……也許。」

「我很有別的意思。我是說，如果你不在這種家庭中，那我們的結合，一定要讓人羨慕呢？」

「可不是，晚了，一切全晚了。可是……」

「什麼？」

「我還要跟你走，遠遠的跑。」

「人言可畏，禮教，名譽，身份。」

「我願意我們是超人。」

「可是我們不能離開社會。」

這女人，怠慢的，把頭又低下來。

「人為什麼偏偏替未來難受呢。現在，就說現在，你快樂嗎？」

「有你就好。」

「好。誰也不許說未來和過去了。」

「燕，過來。臉，讓我吻吻。」

時光隨去了。一塊塊雲絮，被夕陽燒紅，陰影不見了。

慢慢扶起她，我覺得是把一個靈魂，一個鬼從墳墓中拯救起，而自身的前途隨更渺茫了，我想把憶念往遠處推。抬頭極力的睜看這一方的天幕，遽然瞥見自己居住的小樓：百葉窗上鏽了紅光，爬山虎也紅如血，靜靜的如一個由歷史中遺漏下來的，藏過，死過，萬萬人的囚牢……

北方的春，本來就短促如煙。淡淡的晴空，白雲，落日，皆有着難得的溫柔。世界的一切，和入類的活動，依然仿照過去的樣子。這風光，施給我一點兒生活上的鬆弛，一點兒愜然的留戀。

住在這所宅子中，所見所觸皆萬分平靜，不知由那一點的觀察，或許自己的神經作用，總彷彿有件天大的事情，說不定那一年月日將要爆發，且是一個悲劇，我覺到這年青女人可憫，然而沒有方法救她。因為肉慾是超愛的一種表現，我便真的動了心，開始和這女人以活

潑心情，度過屬於年青人，某一部分可這的體力和年齡了。

每日，把精血輕輕擲去，如在濃霧的荒涼原野上，我對自身已感到絕望，由於這女人的青春力量爆發，給我捎回來一絲希望的光輝。

為使自己日裡生活不大潦落，便自動帶上有規律的鎖枷，我在X路一個富商家裡，教兩個六歲以上的小孩兒讀書。每天只有兩小時，我却感到十二分的勞碌，真的體力日趨於下了。

晨間，由十點鐘至十二時，我呼吸新鮮的空氣，那都市的柏油路平潔如鏡，陽光也是溫柔的，自那太陽的剝落綠油門爬出來，綠樹，雀躍，皆似生之引誘。

那天冒著第一次秋雨，到旅館去教書，回來時受了涼。

夜間躺在牀上，聽滴滴雨聲，頗有流蕩客懷之感。

聽，有細弱的叩門聲。

待我收斂住神情，一個女人已站在牀頭了。

「下雨了，還不在屋裡歇着。」

「雨很小，你看鞋濕了。」

這女人，搬過一張椅子坐到我的牀邊。慢慢把瘦麗的青緞绣花鞋脫下，又脫下淡咖啡色誘人絲襪；一雙薄狹窄而長表的白淨天足，伸入我的被中。我忘了這是怎樣的迷惘境界，我摸著她的腳，小腿，狂吻起來。

「燕！」

「怎裡？」

「你看我的襪也濕了。」

我方注意到她的身上，一襲憂鬱黑色加小白花的旗袍，襯住俊俏的身體。那屬於某一過去時期女人的臉型，細彎的眉，玉柱似的鼻子，略大而紅膩的唇，黑亮燙曲的長髮，一切長在這女人身上每一部分的，皆溫柔，雅相。讓人起美感，讓人覺得女子美是值得憐憫心血，用文字來歌頌的。

我就奇怪，上帝製造出這麼美妙的女人，爲什麼不給她一個好的命運。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燕，那裏不好受！」

「謝謝你，沒有什麼。」

「往裡面躺躺，我也想躺下。」

我往牀裡挪了挪。

她解開鈕扣，把襖脫下。毛衣，內衣，一件件解下後，只剩下

一個絲製短薄的小褲衩和一件絲製背心。像個出浴美人，身上的肉白得眩人眼目。她便一翻身，滾入我的被中。

「過來，讓我閉閉。」

她把唇送過來，摟住我。……

「燕，快嗎？一轉眼秋來啦。」

「唉一場秋雨，天就快涼了。」

「可不是，你想起家啦。」

「沒有。呀，一晃在這裏將近一年了。」

「燕，對啦，有一件事我想和你說。不，和你商量。」

「什麼事？」

「我想，我還想和你……」

「怎麼樣？」

「走。」

「哪裡去？」

「到你的家鄉，南邊。」

「幹什麼？」

「我想嫁你。」

「不行，絕對不行。」

「你，狠心，不要我嗎？」

「不是。妳，妳要明白本身的地位。」

「是不是因爲，對啦，我守寡，是寡婦……」

「可是妳沒有看過妳的男人呵。」

她忽然沉默起來，更抑止不住她的悲感淚遂串流下了。

燈光黯淡。牆角下，緩慢的秋虫吟聲，如一隻悼歌。雨浙瀝的秋雨，依然下落。

我想安慰她，而沒有一種恰當的言詞。我溫柔的摸撫她身上，每

一部分，如一個龍鐘老人撫愛他的羊羣。

把我的臉緊緊吻揉在她的臉上，我分潤了她的淚珠。像是獨立在

蒼茫春色裡，前望茫茫一片，是個傷心故事的發軔或中樞，後顧則有

如夢後之悲感。我安慰她說：

「愛，不要再傷心吧。自己身體要緊，把想像建在離事實太遠，

的基地上，是徒增苦感的。」

「不是，我一萬個對不起你，我知道我簡直不配對你想像得太高，

我是無恥的……」

「得，得。別再說吧。」

「燕，你知道我來到這家裡是怎樣情形嗎？」

「不太詳細。」

她把頭依在枕上，用手整理一下頭髮。我們兩人躺在一個被中，

兩隻手緊握着。我嗅着她均勻香甜呼吸，聽她敘述一件舊禮教塑成的

被輿論揚贊的故事，而牠的側影是多麼陰黯，慘淡於讓人回味……

「我今年二十七啦。」

「我知道，少婦的風韻較處女更媚人的。」

「你真會說話，你聽我說呵。」

「好，我仔細的聽。」

「我記得二十年前，我七歲時候……」

她的眸子，空洞的睜大着，正追憶一些蒼茫的過去。

「從小親戚朋友全說我叫人愛，他們可沒想到我有這麼苦的一條

命。燕，從小我就愛動感情。」

「你是多情的人。」

「雖說，我是北方人，但與江南的水光山光接觸最多。哼，我就不敢再想，我就這樣的結束一生嗎？」

「我記得一本書上說：一切回憶全是苦澀的。我相信你的過去一定可以給你帶回溫暖的甘露。」

「可不是。七歲時家父執教××，那年暑期中便去西湖避暑。」

「……我總忘不了他那固執個性，希望他所喜歡的人全以書中古人做樣子。」

「所謂讀過書的人，思想多是如此的。」

「他愛我，可是脫不了他的見解與安排。」

「西湖美麼，快樂嗎？」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把整個身子傾入我的懷中。

窗外的雨，無聲的就停了。自然變幻多不可測，一鈞涼月，慘淡的，給秋雨後撒了一把凜清。

一切無聲，整個的宇宙皆葬埋在夜的腹臟中。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使我不能和她一生黏在一處。我真的愛了她，她也真的對我有情。我們全被一個抽象的，潛伏人心的遺傳根性支配。我想高吼，用青年人的魄力，年齡，作一個先驅舉開出一條路。但，幾秒鐘後，心便被想像得到的事實冰涼，我如徘徊雖然宮城之外，不能大阻的去親一絲幸福之光，我不明白造物者為什麼偏偏給了我一個人形，彷彿是萬物之靈，而又極其愚笨的東西。

我想到，設若我們是兩隻鳥兒，一定要比翼的向遼遠白雲中飛去。若我們是兩條游魚，定尋水清石秀之處作為樂居。一旦物化成了植物，我必是一顆樹，她，無疑的便是一株紅俏的小蕩蕩了，用永生之力舉付了我。但是我說不明白，為什麼我不能如出自山澗的瀑布，把二顆弱小沙粒——她，携往不知名地方去。

燕：有兩隻小鳥兒，她叫着，趁月色翔飛。

「燕，什麼？你聽見沒有。」

「聽見啦，水鳥。」

「可惜我們不如小鳥兒，不是水鳥。」

我怕她傷心，於是想用一句話，把她哀思携回過去欣慰中。

「說啊。西湖多輕俏，我知道妳永遠不會忘掉牠。」

「可不是，豈止永遠，我死後也忘不了牠。」

「西湖也實在太美了。」

「不是那麼說，我的不幸全是西湖給的。」

「我不明白妳的話。」

那時我父親到西湖後，在××處便組織了一個詩社。真討厭，終日爭逐於花天酒地的俗人居然也說風雅……

「那個詩社除了一幫會讀過古書的，文墨之士外，並還有卸去戎裝的糾糾武夫真可笑……」

「我，白天看青山碧水，夜晚看繁星天河。我喜愛自然。那時歲數那麼小，可是那段年齡却是新鮮的……」

「誰全知道我父親有那麼一個活潑聰明女兒，所以也就害苦一生了……」

「那時的詩社，一羣人吟花弄月。恰巧一個任過××處司令的小兒子，父親雖俗，兒子米得到風雅，比父親難會作詩。奇怪嗎，那就是我未見過的丈夫……」

「那時他十二歲，我七歲，如今我二十七歲，他要活在人間也要整整三十二歲了。」

她俯過臉來，吻了我的嘴一下。對我說：

「燕，我滾，給我到碗水喝。」

我下牀來，打開了熱水瓶，給她到滿一碗水，遞過去。

「燕，傻子。我給着怎麼喝……知道嗎？用那個法子。」

把水先喝到我的口中，且不嚥下。我俯下頭，吻着她的嘴，她把嘴輕輕一張，水便由我的口流入她的口中，她又喝了下去。一口口，二口口的。

「燕，把杯子放下。過來吧，給你好的報酬，給你奶吃。」

當我再返入被裡她的小背心已脫下，絲質的襪褲褪到小腿上。我真不客氣的，把生長在圓滑白銀首上的淺紫葡萄，含入口中。

「燕，……呀，不行，疼。喲，喲，好難受……」

我們倆人，在極度興奮氣喘下，相儂的讓新月渡過了窗櫺。

「愛，接着說呵。」

「我怪累的。燕，你太不溫柔了。我覺得你今天活像一隻野獸，下回可不成了，有點兒痛。」

「對不起，繼續你的故事吧。」

「什麼故事，唉。那個坑入的東西偏偏會作詩。也學得風雅去吟花弄月，父親說他的詩有才氣，前途不可限量，便在多少人的窺視下，把他心愛的女兒訂給了人。」

「那時你知道嗎？」

「略有耳聞，可不詳細。隨後我們便遷到北方，住在北京城。」

「北京真美。頤和園，北海，中南海，故宮……讓人玩不膩。」

「哼，我碰見一個更可愛的人。」

「誰？」

「我守寡姑姑的兒子，我表哥。」

「聽，怎麼樣？」

「我十四歲那年，小學畢業後，父親就不許我入中學。怕我學一派小家子氣，野氣。我天天在家學畫工筆畫，填詞。生活很寂寞，唯一去處便是姑姑家。」

「我住在東城，姑姑在西城，我十五歲，表哥十八便考入××大

學了。常到姑姑家去，表哥便愛上了我，我纏在他書房裏玩。一年的春天，白天，我和表哥發生了關係，他把我趕出處女羣中。他胆真大。」

「怪不得，我第一……」

「你第一次沒有看見紅血。對嗎，那已抹在表哥的白手巾上了。」

「表哥非要娶我，我也愛他。可是命定我苦命，我有了婆家。姑

姑不敢向父親提，只好讓表哥不和我在一起……」

「我相信你表哥一定真愛你。」

「可不是，他身體沒你好，可比你體貼多了。兩年之內，我們發生過五次關係。真險，他要身體好我一定會有了孕。那時他不像你那麼壞，會用什麼藥什麼套的。」

「我不用套不用藥行不？」

「千萬別，出了事真沒法交代呢？」

「你在北京住了幾年？」

「咳，你問那個幹什麼，聽我說呵。以後，以後姑姑和母親全知道我和表哥的事了。全怕父親，他是舊禮教行旅人，他有固執的個性。表哥就遠遠的走了，對啦，偷偷的叫姑姑給窮迫走的，去到他們那藉，改入浙江大學。……我十八歲，便是我一生苦命的起發點，有三件不幸的事。想起來不得不讓人難受……」

時間彷彿急流，把人類苛刻的往處擲去。老年人曾有過少年日子，少年人對時光則不免有進真的驕傲。待把自己一點記憶送往回念中，便難免十二分的悶惱了。

下面便是她的自供。

「我十八歲，年齡讓我美麗，命運讓我悲哀。一是無數的年頭溜跑。十八，一生中只有個十八呵。

春天，北京城的風沙迷人的眼。播身而過的黃土，正如一隻巨手

，攔住了生命，生硬的給牠傳遺下凝結。

我那短命未婚夫，自××移到北京××醫院來，醫治年久的肺癆。父親愛他，因為他那一派文雅書生氣。春天，對啦，風沙的尾梢時，他便澹然長逝了。父親作了付極其哀悼的輓聯，說什麼上天嫉才，人是可惜的死去了。爲了他一個心願，舊禮教下的光兒稱譽，世代書香的栽培，他念過書，懂得烈女不事二夫。多麼狠把自己唯一親生女兒送到人家守望門寡。

有人說人生如夢，可是這夢的好惡真難以預料。那時，我哭得昏過去，母親氣病了，父親的一句話就是一條永不移动的定律。哼，我的感情麻木，像個木偶人，被別人支配，被上帝支配，去和一塊木靈牌拜天地。可是我真捨不得死，苟延餘喘到今天，偏偏又碰上你，你這個魔人精……

春天，江南的春天，是溫柔是美麗我可不清礎。表哥整二十一歲，那死魂不正是二十三嗎。表哥拋去可憐的姑姑，去皈依天主，當了神父了。去到更遠的邊疆，去拯救被物質虐待更可憐的人。以後，他的舊信，就如江南的春天，在我心中永遠的不會鮮斃了。

你問我的父母嗎。你也別替我担憂分愁，父親前年故去，母親也在××處孤居，吃齋念佛了。

小時候，聽說今生去修來生。我看也可不必。有人，才有資格担当得往事務上不幸。我是多活一天是一天，至于下世，千萬別再穿起人形皮囊，猶其是女的。

爲什麼女人讓人喜歡，又讓人厭煩。爲什麼女人會老，以前驕傲自己的一切，以後又後悔。未來的希望設若是架花，大概我所有的那朵，將永遠的枯萎了。

一個人，能受多少折磨，我希望我能永久的活在人間，可是一秒

鐘以後死去我也不怕。我忘不了自己的苦命……」

第一聲鴉叫，便把迷夢給打碎了。一線無望的灰白色，悄悄爬上玻璃。破曉的風，傳來斷續碌碌的垃圾車輪響，有剛出巢的小麻雀，跳着，叫着。一切皆如昔日，而我們生命中僅有的一天，便輕輕逝去了。

我的心被她的淚浸裂，如一個斷了絃的琴，大概我已沒有一絲的進力，使牠發出更淒惻的音調。我看那個失了靈魂，只有肉體女人的臉子，的淚。一點茫然記憶帶來多少自疚心事。不錯，當初我勾引過她，要弄過她，某一件事如魚餌，便把她引上了釣。但是我年輕呵，我愛她，可是我只有一個心，不能給她。

三天後，××車上載了我這囚犯似的旅客，向南方去。

我是人，我有情感，我却作出超情感以外的事。

我忘不了那是怎樣的一天，西風被北風逐去，北方的落葉飛舞着季候是別去了。世界上的人依然有氣無力呼吸着，某一個小角落中一個寡婦正害着病，而會和她偷過情的人，一去永不再回來了。

我忘不了爬出虎，怎樣紅得似一顆顆的心，往下掉。我忘不了白楊樹的悲風，白楊樹的葉子飄墜着……

車上的人，夜晚看天上星星正落着淚，誰能告訴我個女人，也正泣啼着……

人類的生活後悔居多，日常彷彿真，卸裝後便呈露了原形。誰明白有什麼叫我們騙瞞着。我哭，我傷心，而我又毫無能力的，任禮教鞭笞我，任良心放縱我，任流光急迫的，把我的可憐的身心來埋葬。

(二十九年舊作)

# 私誓

金北人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就滴起了細雨，也不知道吹這細雨來到樓邊的是不是那傍晚的斜風。

雲推開了向拙園正中的窗戶，那細雨便像孩子找到了母親似的撲上她的伸出去的手臂。涼爽，大概也還輕快，她不願抽回她的手臂，任那雨絲繞住了她的溫熱的手。那風，一向是頑皮的孩子，也拼命往這小小的窗口擠，擠散了那蓬鬆的織長的青絲似的頭髮，擠開了垂在她背上的窗簾，這樣一陣一陣的從裏的微熱的，如果向着燈光大約還是緋紅的兩頰上輕拂過去，鑽到髮邊。這頑皮的東西是懂人情的，它帶來了塵土的氣息，梨花的清香和海棠的馥郁……這些都足以使鋼閉斗室，暗自啜泣了半夜的雲清醒，大自然的賜與使她展開緊蹙的雙眉，深深的吐出一口氣。正如洗乾淨了太久的塵埃一樣，那雨也滌清了雲心中的雲霧，揩去了她的縱橫的涕淚。

她返回身來關上台燈，再把窗戶全部打開，把窗簾拉起，重複走到窗邊，立在那裏。從爸爸書房和弟弟臥房射出的燈光正照在那一排清案上，那花都低了頭，流着淒苦的淚；只有靠樓邊最近的葉子被燈光映照，像蠟葉似的十分恬美的搖曳着。這座以玲瓏見稱的園子，除去這一小部分以外便全沉浸在黑暗中了。弟弟大約是睡着了——這向來不關燈的孩子是在好夢中吧，願他安寧快樂！爸爸是不是還和金五爺談着「買賣」？那冷冷的不像在人間的一串串的笑聲，大約又要使誰敢訴吧！雲是向來怕那笑聲，雖然爸爸一再解釋那「偉人」的笑，是

英雄的高貴的笑，就是那笑買來了這座拙園，買來了全部財產和全家的生命，但無論如何，那窄而高的調子，那冷得和冰一樣的面孔，一笑起來就變成正三角的眼睛，那小鬍子下的斜垂的嘴角……啊，雲是不敢多想這些的。今天晚上不是還那麼笑着罵了自己一頓的麼！

她立刻把眼光從那照耀得鮮明的海棠的花上收回來。她一直看到那遠遠的拙園的鐵柵門，雖然看不見，但可以辨得出那一圈綠松圍繞的黑門。那裡雖然是黑暗，但是比起燈光下的沒有人氣的笑是明快的，不，那還是可紀念的溫暖的地方呢！當自己跌傷了腳踝，「夫子」不是送自己到這柵門，抱自己下車的麼？

雲不敢想下去，她已然有些心跳，手無意識的搓着，頭靠在這邊，兩股熱血從耳後直衝上來，一直纏到頰邊，凝集在前額，然後散做紅雲片片……心裏燃起了一隻火把，不，是早已置好導火線的那堆火藥爆發了。

她努力鎮靜，努力使心境平定下來，但她失敗了，反而，一層薄的忿怒罩在那火把上面，使那光輝蒙上了霧！

許多回憶，存在心的深谷中的都被那火把照亮了！那火把好像照亮了柵門，照亮了這幽靜的小巷，照亮了那條通到學校的路……一頁一頁的歷史就在這火把的騰騰的光輝中揭開來——那是許多淚和着辛酸與稀薄的蜜寫成的啊！

「別要天亮！」雲在心裏祝禱着。天不亮那火把的光輝是可以照亮一切的！她蒙上了雙眼，讓那光輝從指縫中鑽進來，領着她漫遊着回憶的山谷！

二

慢慢的她走到了回憶的山谷的一崖；那是一個春的傍晚時候。

在盛開的丁香叢中，在夕陽的斜照裏，愛讀着「夫子」送給她的少年維特的煩惱的英譯本。這本書已然不是第一次讀了，而且許多的紙上都染上自己的淚漬，然而她還要讀，兩遍，三遍，四遍……那故事，那感情，那靈，使她完全迷惘在歌德的筆下！而且燃燒在維特的心中的那種感情的火籬，也正燃燒在自己的心中……當她重讀到維特從維蒂家裡最後走出來，沉在失戀的苦海中的時候，愛的眼眶又充滿着淚水了。

她想抑止那種爲他人而生的悲哀，但那悲緒反更紛亂的攻上心頭，使她弄不清它的由來。最後，她只聽那熱淚滾流，像潰堤的河水，甜是費盡氣力也沒法子阻禁的。慢慢的她從白石矮凳上滑落下去，斜倚着藤籬架的方柱坐在草地上。歸鴉的鳴聲在耳邊啾啾的煩噪，晚風淅淅的吹拂，她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懂得似的成了呆子。眼淚不再流了，心境也像大雨後的湖水，全然平靜下來，但罩在那湖面上的是正是黃昏，黯然的，死寂的黃昏。忽然：

「阿嬰在這兒做什麼啊？」

她聽到這慈和可親的聲音，竟有些茫然，無所措手足的立起來向母親站着，沒一句話。

「怎麼回事呀，阿嬰？誰欺侮了你麼？這呆樣兒……」

不知是不是因爲母親說「誰欺侮了你」突然，愛真像小孩子似的大聲哭起來，而且伏在母親的懷中了！母親自然也茫然不知所措，除去撫慰以外，她是不明白女兒的心事的。而那些「好孩子別哭，告訴媽媽，媽媽替你和他們算賬」的安慰，也真不能使這傷心的女兒止住淚的！

「沒人欺侮……心裏有點難受，說不出來……」已然二十歲

的孩子到了母親面前和三歲孩子一樣了。不過這種心裏說不出來的難受，母親是再也沒有法子了解的。實際上，即是愛自己也不能說清楚那眼淚是替維特流的，還是爲了自己的愛情的前途有了暗影的預感而流的！那淚像是一片水，找不到源泉，也分不清質素，只是自然的流洩……

沈默着，沒有話對女兒說，但母親的心裡比開水壺更沸騰的吧。她嬌養慣了女兒，她怕女兒受一點委屈，但她又實在一絲也不會了解她。她現在焦急的，拍着愛的肩膀，注視着那雙爲長長的睫毛所覆蓋的濕潤的眼。好半天，她忽然迸出一句連她自己也覺來得奇突的話：

「不是受欺侮，是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事麼？」

這突來的問題，使愛受了奇襲，她的頭深深的低下去；她的兩頰的紅暈代她說了那所謂「不好意思」。她把手稍更嚴的蓋住了眼和臉。媽媽是聰明的，立刻會明白這手絹蓋着的臉上的情緒，於是她說：

「哦，愛兒有了朋友了！……跟媽媽說說，什麼樣？多高的身量？……」

媽媽笑了。她的眼是慈愛的光的，那海裡突的燃起兩點青春的火，那火正是媽媽年青時曾經在暗地裡想念大表哥時所舉燃起而終於爲風暴所吹滅的。媽媽眼裡的火一亮，臉也紅成一片，她不好意思讓女兒看到這種羞赧，她急急的追問着女兒的愛人的一切情況。

慢慢的，由害羞，不好意思，變成了興奮，而且至於愉快，愛誠嬌的誇獎的介紹了她的愛人，她的「夫子」。

「就是那天我被汽車撞傷了腳踝的時候，有一個穿着西裝的先生抱我下車的，就是他——「夫子」。」

「夫子？那是你的先生啊！」

「不，就是他，他是我們學校的助教，附屬高中的教師；並不教我們大一班的。」



「那怎麼喊他『夫子』呢？」

要又臉紅了，但這回却回答得很快：

「因為我給他寫信道謝的時候給他的稱呼，他是老師，後來，後來……就一直這麼叫……」

母親笑了，她笑一個女孩子怎麼隨便把「夫子」加在丈夫以外的人的名下？但她不願打斷女兒的高興，她只努力想從這遺忘裡抓回這個青年的影子。她依稀的想起那是很英俊的人物，好象有兩隻黑亮的大眼睛，發着炯炯的光，要照澈人的心底。還有兩片線條嚴整的深紅的嘴唇，一頭黑柔的髮，一筆正直不可犯的鼻子鑲在長長的沉着而和易的面孔上。想着，想着，媽媽撐着的眉毛漸漸舒展開來：「那，是像大表哥麼？」於是媽媽笑起來，如果雲細心，還可以看出媽媽有點慚愧。看到媽媽的笑，雲也笑了：

「媽媽，您喜歡他麼？……」

「好，挺好的人！」

媽媽又細細問了「夫子」的身世，家庭人口……雲慢慢詳細的告訴了她。又把一般年青的愛人們所常見到的對方的長處——熱誠，積極，向上，愛美……都說給了母親，還給母親一個光明的希望：

「明年學校要送他出洋呢！」

在最後，雲大膽的說出她的爲難是怕爸爸干涉。母親不是不知道爸爸的脾氣，也不是不知道這是一件難題，但她對女兒的愛超越了一切，所以她担保一切順利，自己先和爸爸去說。

東邊的夜晚已飄然散淨，月兒偷偷爬上了圍牆。雲的心裏正如天空一樣，拂拭得澄淨爽朗了。

### 三

媽媽想了又想，謹慎了又謹慎，甚至於把一字一句都細細推敲過了。當雲的父親作了一宗生意賺了筆大錢之後的當天晚上，媽媽完

把雲的心事說給了爸爸。

爸爸不大注意媽媽那些關於身材，面孔的描寫，他的劈頭第一句話是：

「家神幹麼的？」

這可問住了媽媽，她忘了問雲兒這個問題，所以媽媽受了申斥：「你還做母親？好！真是有失職守！」他用起他天用的法律辭令：「婚姻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雙方的家產如何！古人也是主張門戶相當啊！」

母親沒有話，他便提出了意見：

「過兩天叫雲兒來大家談談。這是終身大事，不容等閑置之的」他下了判決，然後臥在煙榻上噴起煙霧來。兩個烟泡化成縷縷青烟灌入他的口腔以後，他眉飛色舞的對太太講起他的害人不留痕跡的生意經，對於這種話，太太是聽慣了的，每次聽完了之後，便會在心裡嘆一口氣，然後偷偷的走入佛堂，向菩薩求寬恕。今天，也許她的心全繫在女兒身上，雖然丈夫的生意賺了大錢，但她却只是在盤算着女兒的事，也不覺什麼罪孽了。

母親知道今天是丈夫最高興的日子，也是最容易說話的機會，便想利用這個機會爲女兒解決問題。在爸爸享受够了烟後小睡，從榻上起身的時候，雲和媽媽已在屋角的茶几邊削好了荸薺等待着。

「雲小姐有了男朋友了！」爸爸笑着——只是那聲全無半點笑意的嘴角往下一咧。

「……」雲低了頭，把紅着的臉轉向媽媽的肩上埋起來，媽媽也笑了，可是用手撫着她的長髮，慈愛的說：

「跟爸爸說說吧，羞什麼啊？……」

「……」雲更把頭貼得緊一點。

「坐下說說。人生大事，也得大家談談。中華民國的民法規定，成年男女的婚姻應該自主。況且我這個做父親的人又是依法保障民權

的人，頭腦呢，也算是很新，對於女兒的婚姻當然要聽其自由……」他停在這裡，扎一片草放在嘴裡嚼着，又看了一眼那個因為自己方才的話而顯得高興的雯，他接着說：

「不過，你的年歲太輕，對於社會認識不清楚，我不能不給你做個最後的決定——但是絕沒有妨害自由的意思。一切你都可以相信，我這個做父親的與衆不同，絕對維護兒女的權利，克盡長者的義務——你知道這是人生的要素……」那天晚上他是特別溫和的；他慢慢的引出結論來，要雯說她的愛人的履歷，氏族，家資……

母親親切的，差不多是含了眼淚的聽着他們父女的對話，她好像看見了一座極講究的禮堂中，正是雯和她的「夫子」行着婚禮，那聖潔的燭光照亮了媽媽的心，照亮了媽媽的回憶。可是，這時爸爸的話打斷了她的幻想：

「出身在鄉下？是鉅紳還是退休的官宦？」

「父母早去世了，中學以前跟着哥哥，後來自己工讀……」她抬眼看着手捋短鬚的爸爸，他的眼睛正凝視着屋角的一張牡丹富貴圖半响，他沒有話。

寂靜。

敏感的雯有一點慌起來了，她覺出父親的長時間的沉吟是不順利的象徵，她微微的打了一個冷戰。

寂靜繼續着。媽媽也把眼光從他們父女坐的大沙發上收回來，慢慢的放在酣睡在地氈上的「雪花」的身上。

大約爸爸已經把全部辦法打好了腹稿之後，輕咳了一聲，便立起來，開始走着說着：

「我覺着家產薄厚是一個問題，第一，你自己吃不得苦；第二，你們的前途是靠家產決定。你要知道，一個窮光是無論如何不能在現今的社會中站起來的，什麼努力，掙扎，那只是紙上談兵，沒有用！……」他進一步解釋他的哲學，說他的重視對方家產是尊重人

權，末了更做了一個聲明：

「你還得認清楚，絕不是我有所圖，這全是站在你的立場上說話……」

雯倒吸了一口涼氣，眼淚一滴一滴的從淚腺排集在眼眶裡，她感到她的可悲的命運的開端。她想解釋，想說明「夫子」的前途並非黑暗；她想和爸爸辯論家產只有害人，不會給人真正的幸福。但她說不出一個字，心像一塊遇了高熱的糖，軟軟的融成一片，再也挺不起來。在眼眶裏停留的淚珠，終於達到了飽和量而滾落下來——她沉入無言的絕望中了！

母親也慌起來，忙着替女兒說「夫子」明年要去留洋，回來就是大學教授。爸爸說了：

「那是很好，可是末了還是一樣的窮教書匠！不過，雯兒不要難過，我方才說得清楚，我絕不是不維護你，也不是妨害你的自由，對於你的婚姻，我也絕不直接干涉。你知道你父親在社會上的地位，你也知道你父親是怎樣愛護你！而且，如果你們的愛情要是真誠，他也一定會以你的終身幸福為前提……」於是他慢慢走過來，拉下正在擦淚的雙手，安撫的說：

「信你的父親，不要難過。你們還是照常交朋友，但願這個問題能有更好的解決。父親年歲大了一點，事忙了一點，可是愛護女兒是和從前一樣，永不妨害你的自由……」爸爸今天真是高興到了極點，也慈和到了極點，他竟想了好多可笑的話，逗引哭着的雯，使她慢慢忘去那些不愉快，不自主的笑起來。當爸爸玩笑的向她要情書的時候，他竟一頭倒在媽媽的懷裏。輕悄的罵了一聲「討厭！」爸爸和媽媽便都大笑起來了。

#### 四

日子一天一天飛逝過去，雯依然每天快活的上學，快活的會見「夫子」；而且也有幾次玩到深夜才回家。雯跌在愛的蜜湖裡，忘記爸

爸的話，忘了什麼前途，她像一隻蜂，睡在花中；安恬，愉快。

也有幾次，夫子的臉上像塗上一層憂悵，說話也有點紊亂，但過不久他就又恢復了年青，光燥和生動，所以從不會感到什麼的。

想到了這些往事，要不禁笑了，但差不多隨了笑的時候，她又陷入了失望的絕境——

那天夜裏爸爸叫自己到了他的屋子，交給了那封信——那封使愛跌到了砒骨的黑暗的深淵的信！當她讀到：

「爲愛個人終身幸福打算，我多日思索的結果，決心接受先生的意思。但我也對天宣誓，終生愛她，不再結婚！並且，爲着堅定這個意念，我決定今天離開這裏到遠方去……」

今天離開這裡到遠方去……」

……

幾天以來，她的心境像一堆燃過了的灰，死寂而紛散。她不復珍重她日常注意的脂粉頭髮，不復細心計較她日所喜歡的飲食；不復知道陰晴晝夜，也不復分清悲歡愛恨，她的心像一張剝蝕了藥面的照像底片，沒有清晰的影子，却又痕跡斑斑。她整個埋她的生活在回憶之谷裏，時時滴着凄冷的淚，用它沖洗那張痕跡斑斑的底片！

爸爸天天來看望，媽媽天天來慰撫，但那都足以使愛更痛苦更寂寞……

她憤恨，爲着爸爸的陰險的手段，她想對爸爸作一番報復。但是她無力，她不能也不會學那些有魄力的女子，舉手撥毀了禮教的網。有時她也想出走，追蹤她所愛的「夫子」到天涯去。但是她每一瞻顧她那舒適的家庭，慈愛母親的時候，她便頹然倒在床上，任熱淚浸溼枕面了。她讀過不少的青年男女爲婚姻不自由而逃出去的小說和論文，平日也十分憧憬那種勇敢的行爲，但如今到了自己的身上的時候，她却不敢舉足往這條路上跑了。於是她更迷惘，更鬱悶更孤伶……她自

然的想到了自殺。可良最後，她又用「苟安勝於死」打消了那個念頭。

她陷於矛盾的苦痛漩渦中了！除去流淚以外，她幾乎不會做什麼有時只反復的讀着夫子的那封最後的信，重復的看那兩句：

「但我也對天宣誓，終生愛她，不再結婚！」

她嘴裏便不自主的喃喃的念：

「終生愛她，不再結婚！終生愛她，不再結婚！」

慢慢的，那熱的晶瑩的然而苦味的淚又蒙上了她的眼，滴透了夫子的信紙。

## 五

夜深了。

從遠處，有幾聲火車笛響傳進窗戶，這是行人的足音麼？啊，那麼淒涼而孤寂的調子啊！「」的目光竟隨了這淒涼的汽笛聲往遠遠的天際看去，那裡是夫子的踪跡呢？

風更大了，吹着雨絲直撲上她的臉。雨也比方才大了一點，每每滴到花葉上的時候，那漣漣的聲韻，正像替愛嘆息。她想起讀過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她甘心做玄宗，在淒雨裡受着追念死去的愛人的煎熬！雖然現在兩個都沒有死，但這杯人生的苦酒也只得飲下去！

她對天默默的念起了「長恨歌」上的名句

「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她這樣的想着，便覺兩人都死了，她方才的怨恨——對人的對己的，都慢慢的消散了。

她或者將久遠懷着「夫子」的影像，飲着回懷的甜苦間半的酒活下去吧。是的，她的淚流快乾涸了，她只呆視着完全沉浸在黑暗中的抽圍。現在圍裡不再聽到那些權利義務的冷酷的談笑，也沒有一絲光明，但在愛的感覺上，抽圍現在才是最光明的時候。

遠方又傳來了火車的笛響，間雜着三兩聲雞鳴，和着這些，那淒碎人心的雨，直落到天明。

三，七，一九四二，成於古城

# 鬼 羣

晚上失去了陽光的黑暗里：各處均舉起了燈火。

狂風挾着沙土，用力所撼動着宇宙。陰暗的天空，幾顆星子，搖搖欲墜。皓白的月亮，亦爲蒙上了一層淡黃色的風沙，放射出微弱而蒼白的光芒來……

大學生石克非站立在宿舍中。他懶懶地喝出了一個哈欠。在黃色的燈光下，牆壁上映一幢長長地黑影。他的臉蒼白而瘦削。身長却顯無力。他微皺着一雙秀緻的眉毛，靜靜地呆了些時，夜之寂寞輕襲於他的四周，遂一頭倒臥在床上，他呼呼地嘆息了。

其時房門一響，隨之丁堅便大踏步的走進來。這是一個與石克非年齡相似的年輕人。然而看去那黢黑的面龐，且上面並生有許多膿泡，却有如三十許歲的人了。他的眉濃，眼圓。頭顱亦圓且大。

他進來後，頹然的搖着渾圓的頭顱，一下坐在椅子上，嘆一口氣「唉……。」  
俄爾，他猛然抬頭呆望着石克非。

「克非，你吃飯了嗎？」  
石克非搖搖頭。

「我一點不餓。」他無力的。

於是丁堅微微地笑了笑。將身軀趨向火爐，他感到了一股熱力，臉亦爲爐火照得稍有些發紅。

他很興奮的搖搖渾圓的頭顱。說道：

「老石，北京的娘們兒是漂亮。今日文學院的張若蘭到我們班上旁聽。就坐在我傍邊，嘻嘻……。」

他淫褻的大笑起來。

石克非神秘的望着丁堅。

張若蘭是法律系三年張小謙的妹妹吧。」

丁堅急忙點頭。搶着說：

「克非，你認識嗎。這事情你要幫忙，明日請你看電影。」以下並說對於張若蘭久日的渴望與遐想。

就驚地與石克非併排的倒在床上，他憂鬱而親切的告訴石克非。在十四歲時他便受父命結婚了。但是直至現在，他每日爲這事折

磨着……

這漢子是來在鄉間的安分人。中學時尚拘守在古老的圈子里。但兩年前。桂花開的日子，他來在這座城市里。携着傳世紀的教訓，想本分的將大學文憑取在手里，到社會上去換得一個理想的職業。而後夜棉道鄉，或為鄉里人所稱道。不過來至此處，就覺出自己過分的拘守之不合時宜。而且近於愚蠢。這世界並不是那裏安靜的。

此時且為一個夢攪亂了自己的心際。不禁有一些悵悵在心頭，便向石克非喝道：

「咱們弄點酒喝好嗎？」

石克非點點頭。即自袋中掏出一元錢，交與丁堅。

「我有點不舒適，老丁，你勞駕去一趟吧。」

丁堅點點頭，他立時消失在黑暗中。

## 二

喝得均有一些微醺後，他們遂疲倦的倒在床鋪上了。

「我真奇怪，我們為什麼活着？好些人都喊着沒勁，噢……」

石克非搖着頭。長長地亂髮垂至肩際。他用力的擺着拳，瞪着微弱的燈光。在燈光的陰影里；他愈見其瘦削了。

他拍了拍丁堅的肩膀。

「老丁，你說是不是呢？」

丁堅笨拙的點點頭，他苦笑了一下。

「真是太沒有勁了啊！」

接着一陣喃喃地談話，於是一陣靜聲，他徐徐地沉在甜密的夢里。石克非猛的坐起來，望望丁堅，他的頭微微地有些隱痛。他無力的打了一個哈欠。低聲喃喃地說了幾句什麼，便跳起來，燃着了一支煙。於是他眼前立即如煙霧所環繞了。

少待，他默默地推開了房門。於是一股冷氣迎面撲來，使他轟地

感到一陣涼意。他沉重的邁着步子，來到院中，仰望天際，星子正靜靜地映着眼睛。風已稍止了。月亮放射出清冷的光芒，一陣寒氣逼近的聲響，使他自遐想里振拔出來，迷惘的感到了一陣空虛。

在月光下；他憂鬱的蹣跚着。對面隱現於樹影間。

活到現在，他已經背負了二十餘年的日月。自幼便生在一個遠遠的邊城里。不過在十二歲時便進了學校。後來到這大城里來念書，他已是一個知道女人可愛的小夥子了。

在這個大城中生長下來，五年來，在這堆蒼白的日子裏。曾憑着家中的金錢做到了每個年輕人所慣做的荒唐夢。可是現在得到的是；空虛，衰弱，無力，被包圍於煙霧中的一堆迷茫。

末後。於去年考入大學。在這里；有許多與他年歲相仿的年輕人伴着他活下去。他們皆具有同一的氣質，不過他此時已因金錢而息止了那些荒唐的事情。

此地：上課是為先生安排的工作。是先生們的職責。却亦宛如學生們的安定職業。

在課餘，有許多人如女人將自己打扮得像支藏着香氣的花朵。或是用金錢做自己的旗幟，去招攬每一個女人的心。然而這些都是使他感受到厭煩的。

「他們多麼愚蠢啊！」

他煩燥的叫喊。

並會用自己的筆寫下那些人何厭煩的事蹟愛

他如今在這里生活，他感覺到日趨於死亡了。故此他永遠憧憬着遠方。在那里他想他會像一隻白色的自由鳥，翱翔於遼闊的天空。不過……他茫然了。他只是思想。

因此！他只時頻頻地嘆息。

夜之氣息，輕輕地自他身傍襲過。其中暗藏着芬芳。夜，是漸漸地深了。

末後：他疲倦的走回屋去。在溫暖的小屋中，一支如煙霧所包圍的靈魂。遂安息於夢中。

三

半夜如隔壁的喧嘩驚醒。他一驚的坐起來，看看表，方十二點多。望望丁堅的舖位已經空了。於是下地去小便。過後路經第六號宿舍時，他輕輕地推門進去。

這是一間長方的屋子。靠着牆壁放着四個床舖。中間牆上掛許多字畫照片等物。窗前置着四個寫字台。中間擺一張方桌。屋中到處都堆滿舊報紙與埃土。整個屋子遂因此而顯零亂，陰暗。

此時方卓榜正圍着丁堅與張力田。他們在小心的玩着牌九。桌上堆着錢票與銅角子。一陣陣地牌聲，撥邊在黑暗中，發出微弱的回響。在克非向他們一點頭後，即棄近火爐，伸出多節的大手，開始說道。

「今天老張沒有去看電影麼？」

張力田回過頭來，在強烈的燈光下，他的臉黃黃地，他留着很長的頭髮，將自己裝飾得很漂亮。然而却因此而顯衰弱。他無力的。

「沒有，今天的片子不太好。克非，你來打一會吧。」

他站起來。

石克非在肚子裏咕嚕了一句蠢豬。他輕蔑的望了張力田一下，於是將兩手向上伸，打了一個哈欠。便坐在張力田的傍邊，張力田則疲憊的倒臥在床上，啊道：

「真悶啊。」

隨後又坐起來繼續下去。

在打牌的時候，丁堅啊道：

「真無聊啊。真寂寞死了。他們那些人也不知道是跑到那裏去了。」

於是他很苦惱的將牌丟下，張望着外面的星子，他陷在一陣遐想里。一會復詛咒起這里的生活。他顛抖的說他直起了與他太太離婚的念頭。以便完成那個夢。此時，他又忠誠的懇求石克非為他幫忙了。

一邊張力田喃喃地說：

「他們大概又去看戲去了。說不定王守讓又去會費婉瑩哩。」

語至此，他一翻身猛然站起，揉揉惺忪欲睡的眼睛，很興奮的繼續講下去。

「老了，你知道麼，最近老王和小費弄得很不錯呢。」

於是他開始說到王守讓如何為費婉瑩寫情書。如你去看電影。以及這事件是怎樣的在進行……

可是……

他親切的望着丁堅與石克非。

「小費似乎太薄情了。」

隨即扯談到他自已過去的事情來如此事作引証。在銀美麗的春天，他邂逅一個似鳥兒般的女人。想談後知道那女人已是很久便想認識他。他是他自已是個窮光蛋。他此時顯示出抱歉而自責的神情，結束了這故事。

「那只好各人走各人的路。」他無力的說。

並很漂亮的將長髮向後一掠。

「所以戀愛只是扯蛋而已。金錢才是真正的需要。如果世界上沒有金錢，就會都成了隱士。」

語畢，他憂鬱的低着頭。過後他又瘋狂的打着哈哈，繼續的打着牌，他高聲說人生的目的只是為了金錢，但是這麼卑賤。故此只有得過且過。要活得也好只有學忍耐，因為為生活只是一個大的忍耐。

嗣後，石克非悒悒的說：

「總之是太無聊了啊！」

但是他仍企想着遠方。便倒在床上，開始睡覺了。

(只有睡眠時才是做最夢自由的時候。)  
然而丁堅只沉默着。他不憤，他不憤一切。  
是時外面隱隱更折響自遠方播來。

#### 四

猛然外面有人敲門，丁堅急忙跑出去看。而隨着他進來的正是王守讓。

這是一個肥胖的小夥子。他全身皆很豐滿；但是眼睛浮腫着，浮腫了血絲。他穿着高貴漂亮的洋服，不過顯得很潰亂，與他的頭髮一樣。

他一進門，便疲倦的坐在椅子上。

石克非拍拍他多肉的肩膀。

「老王，上那兒去了？」

王守讓驀地睜開眼睛。他一下跳起來，在燈光閃閃之下，他用手擰着拳，踩着腳，他瘋狂的啊喊：

「大爺有錢，逃窩子去了。這叫玩女人。」

他粗野的喘息着。多肉的腮部，遂發出顫動的顫抖。他且胡亂的打着手勢，喃喃地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此時屋中充滿了酒的氣息。

末後他親切的拍一下丁堅的肩膀，顫抖的喝喊：

「老丁，千萬別饒養女人呀。錢，錢………。完了，一切都完了………。」

丁堅感到了一陣茫然，他的夢有些動搖了。他扶着王守讓。王守讓嘴角上流出許多白沫，他緊緊地咬着牙齒。

「出賣靈魂的女人啊！」

他任意的提動着肥笨的身軀，臉上一陣陣的抽動，他無力的倒臥在床上。一陣鼾聲，他沉醉如泥。

此時張力田躺在床上翻了幾個轉身。

「他準是讓小費給夢了。」

於是丁堅提著渾圓的頭顱，與石克非想繼的大笑起來。最後他們亦打着哈欠，衰弱而無力的倒在床上。

燈光閃閃地照着四張蒼白的臉。

只喃喃地吐出幾聲卑賤的嚶語。

其時遠處幾聲鷄犬鳴聲，夜色漸薄，月亮隱於樹後的雲中。天已微熹。太陽衝破了黑漫漫的夜霧，携來了無色的光明。

而他們却均沉沉於昏睡的夢中，不知東方之已白。

## 新河北雜誌(歡迎訂購)

### 主旨：

溝通文化  
宣傳政情

### 內容：

言論公正  
文思新穎

發行：保定東大街新河北社電話：六五二號

代售：華北各大書局

定價：每冊六角

## 雷夫人的情書

· 余 懺 ·

燃起一隻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那緊裹在巴黎緞里的豐滿的身軀，懶洋洋地埋在沙薄的一角；蹣跚一條腿來，凝着眸子，幽然地望著從紅唇里噴出來的縷縷的烟雲，讓它裊裊地飄著，飄著。雷夫人在綺思呢。

「太太！」老嫗子底陪著笑的臉。

「是什麼？」

「妳的信，今兒早上送來的——老爺不知道……」

「好啦，放這桌上——喂，妳回來，倒杯茶！」

慢慢地呷了一口。

「好苦，太鹹了！」

「老爺愛吃濃的呢，換一杯罷！」

「五封信！是一塊寄來的嗎？」

「有一封是劉部長派人送來的；老爺不知道……」

雷夫人俏媚地眨眨眼睛，感到一種異樣的滿足；她笑了。膝前鋪開五個新而精緻的信封，一封一封地瀏覽過去；儼若有許多的不同

的男人底面孔漂浮在她眼前；她馬上看到一些瘋狂，迷戀，追求和被傾倒了的人形；也看到了一些卑鄙的醜態，無聊的諂媚，以及那含有威脅性的誘惑……然而，然而她畢竟是雷秘書的夫人了，有了丈夫的妻子，終歸要拘束得多呢！

「美麗的夫人：——」

拆開第一封——這是在五封精緻的信里，似乎最不體面的一個。她輕輕地讀：

「我現在稱呼您做什麼呢？姐姐，妹妹，抑或是仍舊叫您底名字若稱！但是都不好，因為這都顯得太親密了；您已經做了雷秘書的太太，那麼我是稱您做「夫人」比較恰當些！」

如果您肯在妳底新婚中甜密的時間里，抽出片刻的工夫來，再去讀一讀妳過去曾經愛過的人兒寫來的信，即或許也是一件愜愜意意的事呢。

但是請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想再來挽回我們的愛情的，對於既往的痕迹，我早已經勉強地完全洗淨了，沒有留戀，也沒有悵惘；只是



想以坦蕩的熱情站在友誼的立場上，對您說幾句知心的話，就如同一個小弟弟對他底姐姐一樣。

妳應該向我道喜呀！因為我在一個月以前也結了婚了，妳不會想到我底新夫人是誰罷，素芳，這位曾經被我們嘲笑為神精質的浪漫小姐，沒有一點女人習氣的姑娘，真的，誰會想到我們倆人能夠結合呢。然而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我近來突然發現了我自己，也是一個精質的病狂人，我們倆人都已經不需要什麼溫柔而陶醉了，彼此間也沒有什麼虛偽和猜忌了，更用不着擔驚地和勾心鬥角地去獲得愛情了，我們都不講求什麼面子，也不必在人前裝模作樣了，只是一勁兒地恣情狂放，比方我們餓了，就一塊兒去吃啊，性慾衝動了，就緊緊地摟在一起，吻呵，睡呵，所以，我們的結合，是絕對的自然喲！

夫人，您不要笑話，就讓我們這樣糊塗地過下去罷，我現在完全明白了，有人說「戀愛是貴族的玩藝兒」這話真不假，我們都是窮小子，我們只有在窮苦的環境里去尋求新年的刺激，本來，人生就是那麼一回事，當我們一文錢也沒有了，便去當掉什麼東西呀！可以換來幾塊麵包和一個大蘋果，她咬一口，我咬一口，那也會頂有詩意地把這一天里的鬱鬱理跑呢。倘若她寫文章得來了幾個稿費，或是我拉提琴賺來了幾塊洋錢，我們也會跑到咖啡店裏，找着一個挺靜的角落，聽着悠悠曲子，吃上幾杯濃濃的熱熱的咖啡，這不也是很舒適的享受嗎！

夫人，您已經是位貴婦人了，但是您的享受是不是滿足了？沙發，汽車，僕婦，名貴的手飾，華麗的服裝，可口的茶食糖菓……夫人，您千萬不要疑心，我是在諷刺您，我是在嘲笑您，我是想藉此來做報復的，不，這絕不是，雖然我被您遺棄了，但我得諒解您的苦衷，因為我不知道您在填滿了您所希望冀的肉體享受之後，還有什麼不如意的感觸嗎？

夫人，我再大膽地親密地叫您一聲若衛姐姐！我拿着小弟弟的身

份送給您幾句話，因為沒有別的更好的賀禮，權算做我送您的新婚獻詞罷。

倘若您對您的生活感到滿足了，那您就快活的度下去；如果您發現了有委曲您自己的地方，那最好還是細細地咀嚼一下，您所以活潑的真諦呵！

素芳要我同她去賭馬路呢，我不解再寫了，她問您的好，也替我問問雷秘書散好，再見。

願您夫妻美滿。

您曾經愛過的小弟弟萍

雷夫人讀完了，帶着一副不屑的樣子，把這封信擲開了，嘴里喃喃地說一句：

「這一對傻孩子！」

旋即本能地揀起另一封信箋，折開；未紅色的信紙，寫着極清晰的

小字：

「雷太太：——」

我沒容易地就探得了您的姓名和住址，便不揣冒昧的給寫了這封求愛的信，真是是不禮貌得很。但我從您底溫柔用多情的性格上看來，您一定不會生氣的；雖然我品得您是一位有了丈夫的貴婦人，新婚的雷太太。

如果您尚不算健忘，請想一想在星期六的晚上，三星舞場的情對間里，那個曾經碰掉了您底手提袋的青年，在您的腦子裏還有這麼一個影子嗎，當他再給您拾起來的時候，對您深深地一躬，道了聲「對不起」便離去了，同時您底一條頂好看的藍色的手帕也被他帶去了。那個人便是我，在交際場上或許也是您很熟習的名字方傑……」

雷夫人看到這兒，稍一停頓；便有一個驀地飛來的影像縈繞在廳里；長長的個兒，微黑的臉蛋，健康的身體上架着一身筆直的漂亮的西裝，哦！原來他就是××經理的四兒子，方四爺，方傑……交際

場上的小霸王！

「自從那天後，我經過了多方面的探求，終於得知了您底一切，夫人，您在三個月以前從同雷秘書結婚的婚，我有許多的朋友對您知道得都很詳細，他們說：您在女性的矜持中透出一點活潑，在溫柔的情緒里滲透一些倔強，在含着剛激的環境里狂烈地追求着人類所應有的享受。您是一位享樂至上主義者，這恰恰同我的性格一模一樣，我們真是天生的一對呢，不是嗎，親愛的同志，我們可不可以攜手？」

本來，您是一位貴婦人，我是個大少爺，有錢，也有勢力，在這禮得天獨厚的境遇下，不盡意地填填我們的慾望，豈不是太寬狂了，夫人，您不會否認罷。

並不解因為您有了丈夫和我娶了太太便防害我們倆的愛情的進行，自然，我懂得您是不以此為意的；如同您和那位名戲子……假使您並不討厭和我不接近，我們不妨也來試探一下，如果玩得膩了，我們仍可以由分開呀，您仍舊回到您丈夫底懷里去，或是再找其他的男人；而我呢，也可以再追求我的另外的目標，實在，唯有像我們這樣兩個個性極端相同的人，纔會玩得最有標呢。

雷夫人，給我一個答覆罷！

祝福您！

方傑

雷夫人底臉紅了，她還是第一次遇到過這種坦真的男人，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她底心思，這個可怕的人！然而畢竟也是個可愛的人，方傑，方四爺，就暫且記着這個名字。

驀地，那個沒有郵票的大信封，印到雷夫人底眼裡了，翻過來，後面也只是打着密封的火漆。噢，想起來了，這是劉部長派人送來的呢。匆忙地折開：

「夫人：」

我想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雷秘書是絕不會知道的，因為我會場

附過即送信的人，要他在雷秘書出去以後再交給妳，然而；即使她知道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呀，雷秘書是聰明的人，夫人，妳更是一個聰明人呢！

你知道嗎？雷秘書快要陞局長了，這都是我特別推薦的力量，妳不應該謝謝我？

我現在又準備了一個好的差事送給妳，我替妳選定了那個婦女會會長的職務，這是很出風頭的事情，憑着妳這種交際的手腕，一定是很解勝任的，並且爲了以後公事上的連繫，我們接近的機會更可以增多了。

夫人，我明天請妳到××飯店吃飯，妳來嗎？妳可以告訴妳的丈夫，說是爲了婦女會的事情。再者，他快要陞局長了，也應該請妳來謝謝我呢！

明天見！

劉即日

剛剛讀完，角桌上的電話響了，緊跟老媽子搖擺地走進來，報告說：是老爺從公事房裡打來；

「……是我，我是若荷啊，……什麼……今天晚上不回來吃飯……隨你的便……你愛上哪就上哪兒……我管不着……我不管……今晚劉部長的太太約我打牌呢，……或許打一夜，……我不管！」

堵氣地砰地一聲掛上了。

老媽子又斟過茶來，放在雷夫人底面前，呆呆地望着雷夫人府若有所思的微紅的臉。

「去，收拾衣服去，我要洗澡呢！」

雷夫人仍坐下去讀她的情書。但這一封却是女人的筆迹了：

「荷姐：

妳真無恥，世界上再沒有比妳更可恨的人了，我聽說妳結了婚了，而且嫁的是個官僚，呸，這真笑話，難道妳真的給虛榮迷住了心竅嗎！

妳要知道妳也是一個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竟會步入了這種迷陣網裡，我真替妳害怕，爲了虛榮而出賣了靈魂，是不真得的呢，甘心做了被人金錢買夫的奴隸！蹂躪，利用和玩弄，這又同妳從前最卑看的不要臉的妓女，賣淫者！有什麼分別！喬姐，我並不是罵妳，妳想一想啊！

還記得罷，幾年落的一個夏夜，我們同躺在一個學校宿舍裡的牀上。月亮光從窗外洒進來，照在我們底腳頭上，個人吐出個人底心腑，暢談我們府抱負：妳會輕輕地撫着我府頭髮，感動地對我說：「漪，我們都是女孩子，社會上的可憐虫，如果稍稍不審慎一點，便會被那永懷着野心的男人們勾引去了，漪妹，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努力地充實自己，替我們女人爭一口氣，在學術上和是事業上尋求我們的寄托吧，金錢和虛榮的誘惑不是我們的歸宿呢！」

喬姐，妳不會忘了妳自己說的話罷，但是現在妳怎麼了，我一想起來，真想大大的罵妳一通，好洩洩我肚裏的氣忿。

也許妳底環境和我府不同，使妳有接近那些誘惑的機會，本來，一個女人底心靈是脆弱的，一個成年的人走上妳底那條路不是很必然的嗎，尤其是受過了高等教育的女孩子，墜落得更深啊，這真是可怕極了！

喬姐，我不願意再對妳說什麼話了，只希望妳在清醒的時候，澈底地把妳的思想，再領回到妳學生時代的憧憬裡習戀片刻罷！

願妳幸福！

永不想再理妳的漪

一種苦澀的拘攣，照上了雷夫人底臉，使她很不自然地低下頭；但是，只一瞬間她又仰了起來，猛地便把那封使她煩惱的信，用力地撕碎了，她極力想鎮定着拋棄以往的回憶，暫時寧靜片刻。

又拿起最後的一封信。上面只是簡短的幾句：

「雷太太：

蒙您前天晚上又去聽我的戲，謝謝。您請人轉來的信我收到了。五號晚上一定在××等着您。見面時再談。

夫人，您真可愛！」

忽然，一陣汽車的喇叭聲，在外面停止了，使雷夫人本能地把握幾封信箋藏起來。裝着您閒地坐在沙發上，又燃起一隻香煙，在吸着。

樓梯上的脚步聲響了，走進來堆着笑臉的是雷秘書。她不理他；凝視着天花板。

「若爾，我告訴妳個好消息！」他長近她坐下。

「你怎麼回來了？」她輕俏地問。

「有太太在家裡，老爺當然要回來的。」

「唔，去罷！」

「真的，我告訴妳個好消息。」

「……」

我快醒局長了！」

「我早知道。」

「誰說的？」

剛才劉部長打電話來。」

「這真謝謝妳呢，都是妳在劉太太面前關說的。」

「哼，少灌米湯吧！」

這時老媽子小心翼翼地踱進來，輕聲地說：

「太太，都收拾好了，您請洗澡罷！」

「知道了，妳去！」

雷夫人忽然看見，雷秘書在拿他府帽子和手杖，立刻噤了一聲。於又擲過去一個嬌媚的伴喚：

「什麼，你想走，放下！陪我洗澡去。」

二十三，一，一九四二。

# 屈死鬼

式 滑

「閃開，閃開！」幾個大漢圍着一付薄薄的棺木，由兩個毛藍布袂襖，繫着黑布搭包的人抬着，亂嘈嘈地喊了出來。高粱楷編的柵欄門外站着三四個婦女和幾個小孩，正巴着頭探望着，這時都閃開道，看着那棺木一顛一顛地抬過來了，前面一個黑布長袍的老人走到巷口，轉過身來，皺着眉毛，鄭重地指揮着。抬棺木的人沒有怎樣注意，三步兩步已經拐過牆角順着街道走了。那個老人撫摸了撫摸自己的花白鬚鬚，隨着後面幾個指着鐵轎鐵鎗的人一同追了上去。幾個小孩也在高聲呼喊着飛跑。

那幾個婦女都自然地從場腳下移到巷口，伸着頭望着那一堆人的後影；那付棺木拐過街彎不見了，一個抱着滿臉泥污的女子的女人，扭頭看她那孩子伏在肩頭睡着了，伸手替他擦了擦鼻涕，轉過頭來，漫對象地歎息道：

「這淨是小成兒害的，你看，好好兒地死了！」

「不是，怪可憐的！」幾個人一起答應着。

「哼！看吧，不定還有誰得受他的害呢！你打暈死了他家裡這一個就算完了嗎？」一個梳着辮子的鬻嘴姑娘，兩手杖在黑布小襖的襟下，撒着嘴說。幾個婦人的臉色都顯得害怕了，翻着眼睛看着她。沉默了一會，一個和她相相的媳婦，繫着一付白腿帶，變了兩下眼皮，問道：

「聽人說她不是前兩天就發燒嗎？準是鬧瘟病死的。」

「甚麼瘟病！怎麼別人不得瘟病呢？分明是那個屈死鬼跟上他了！」梳辮子的姑娘說。她又轉過頭來看了看那個花白頭髮的老太婆，「張大娘，」她招呼，「你知道，那個人和成兒有甚麼冤仇，成兒把他扔到河裡淹死？雖說是土匪逼着他，他怎麼會不恨成兒？把他媳婦弄死也完了，看着吧，還不定誰呢！」

「別人怕甚麼，一個他自己的事？」那媳婦又說。

「怕甚麼，張大娘知道，屈修鬼一跟上一村子都倒霉！」

「可不是！淨是他招的屈死鬼！呸，呸！」老太婆趕緊又連咳了幾聲，好像怕那屈死鬼聽了會跟上了她，棺材方才抬出的那道柵欄門裏又走出一個男人，光着頭，藍布小襖上糊着許多摺，堆滿着黃色的塵土。

「保兒，小成兒現時怎樣了？」老太婆急忙問。

「把他鎖在屋裏了。」

「說話了沒有？」那姑娘問。

「還是直眉瞪眼地一句話也不說。」

幾個婦人早都湊了過來，瞪着眼睛看着他。他把柵欄一關，從腰裏抽出一條麻繩，把柵欄縛住他一面說着：「省得讓小孩們進去胡鬧，抬了甚麼來！」

「真頭真鬧鬼嗎？」白腿帶的女人巴着頭問。

「短的了嗎？哼——！」保兒捆好柵欄走了。

幾個女人慢慢地扭回頭來，相對看了看，老太婆嘆息了一聲，接着說道：

「真是沒有的事！偏偏地正在那時他從那兒過！遠遠地看見，偷偷地送個彎不就過去兩嗎？」

「成兒就是死心眼！」撇嘴的姑娘接着說；「北郊村那個人沒藏在牆堆後邊嗎？眼看着成兒走來了，他很替他着急，可是又不敢出聲招呼他，那個人對人們說。到底土匪也把成兒捉住了，用槍比着，搜他滿身，又打又踢，還要用刀刺。後來就看見成兒把地下躺着的那個半死的人抱起拖到旁邊的河裏去了。後。成兒也嚇昏了，還是那個人等土匪走後，找了人來把成兒擦醒的呢。」

人們都靜靜地聽着這已經聽過多遍的話。這時又來了一個中年的婦人，手裡還正做着一隻鞋幫。

「張大娘，你們正說甚麼？」她沒抬頭地問。

「正說小成兒呢。」

「他媳婦沒好嗎？」她不經心地問。

「好！上土裏邊好多了！住的。末近，你還不知道嗎？一個個姑媳說；「方才都給出去埋了，把成兒鎖在家裡了，你看那柵欄不是已經捆上了嗎？怕孩子們進去招出來。」

「噢！」那中年婦人停住了手裡的活；「怪不得小三說他今天早晨聽見那屋裏有唧唧啾啾」的聲音，老鼠叫似的，敢情是真鬧鬼呀！」她剛想再縫一針，看那個抱着小孩的女人連他從柵欄門口跑到人羣裏來，「嘿，看你胆小的！」她笑她，隨又招呼那癩嘴的姑娘道：「喂，真的，東兒，你說把成兒也鎖上了嗎？」

「保兒把他鎖上了，」那姑娘答。「那會子聽村長說他們正商量着要把成兒弄死呢！說若不弄死他，那屈死鬼總不肯走，一村人都得受害！」

幾個女人聽了這話都張開了口，顯出驚怕和同情的面色，紫白腿

帶的婦人向前走了不少，問東兒：「要怎樣弄死他？」

「對了，不是村長，是王老虎，」東兒改正說；「村長不肯，他說頂好把他鎖到村外那個龍王廟裏去。叫人天天給他送點吃喝，等他好了，看屈死鬼不再作祟他了，再讓他回來。」

幾個人都「噢」了一聲，隨後又沉默了。過了一刻，只見跑來一個小女孩，放大聲音喊：「媽！小三肚子疼呢！」

那個後來的中年婦人才又縫了幾針，一聽這話，頭也沒回，趕忙走了。東孩轉過頭來，嚮着嘴看了看大家，說：

「怎樣？一定是招着屈死鬼了！」

這時大家的心裏都像充滿了嘉息與畏懼，誰也沒有話說了，只呆呆地各方看看。小孩還在他媽的肩頭上睡，擱着嘴，鼻孔外吹起來了兩個鼻涕的大泡。那小孩抬了抬頭用黑色的手背擦了擦鼻頭，扭了過去，又伏下睡了。婦人看了看他，拍了拍他開窩處露出的肥肉，不言不語地慢慢走了。東兒，張大娘和那個白腿帶的媳婦也正要散去的時候方才指揮人的那個老人回來了。東兒見他走近，迎着問道：

「劉大爺，埋了嗎？」

「他們正埋呢，我來看看成兒怎樣了。」

「保兒把他鎖在屋裡了，柵欄也捆上了，」她指着那兒說；「劉大爺，我問你：你不要把成兒鎖到林外的龍王廟裡去嗎？快點他，早晨小三進去聽見鬼在屋裡叫，這會子忽然肚子疼起來了。」

「是嗎？真麻煩！等他們回來把他弄出去，」劉大爺沉了一沉，抬起頭來，看着那老太婆道：

「這年頭兒就是不當村長！甚麼麻煩都有！沒辦法！你想——！他下邊的話沒說，隨後嘆了口氣，低下頭搖了搖，摸了他那花白的鬍鬚。轉身用袍袖甩着身上的土，當去解開了麻繩，進柵欄裏去了。幾個婦人散去了不久，埋人的一群大漢們回來了，還「隨着那幾個孩子。柵欄門外突時的平靜了。過了一會，裏面突然又發出一派撲

杳的聲音，地上尋食的麻雀成羣地飛上房去，柵欄門突然被那村長推得大開，孩子們先飛跑出來，接着便是那五六個人亂哄着一個壯年人沖了出來。那人面色黑黃，眼睛直直的，沒有神氣，嘴唇突應着，頭歪向一邊，嘴角邊的唾沫隨着他那不自覺的腳步在顫動。他不說話，不喊，也不塗搽。人們架着他的胳膊，推着他的脊背；他那鬆散着的灰布袍拖曳着，出了巷口，拐過街彎，這兒漸漸又平靜了。

第二天的早晨，保兒從柵欄門裏出來，喊着：「看好大的老鼠！好大的老鼠！」好多人被他喊過來了。他手裡的一隻極大的老鼠，正被他捏着尾巴倒提着他，他「唧唧唧」地叫，無效果地揮扎，眼睛成了紅色。保童把他提高，用力向地上一擡，老鼠滾到牆根下去了，他仰臥在地上，露着白色的肚皮，四腿抽動了兩下，又動了，暗裡淌出血來，保兒正述說着這老鼠的事；

「剛才去屋裡找條繩子給成兒拴上屋門，這隻老鼠正探着頭從那變破竹箱子的孔裡往外鑽。我恫嚇它，它不跑，等我過去一看，原是夾在那兒了……。」

「好長的箱子！」頭上留個「歪桃」的小三正蹲在柵欄，提起那在鼠，讚美着拔它的鬚鬚。東兒拍了一下小三的媽的肩頭，問她：

「昨天小三不是——？」

「甚麼事也沒有。他說他肚子疼，給他買了個饅子，教給灶王廟磕了頭就好了。」

這兒正說着，一個戴着一頂破皮帽的半大孩子跑了過來，見了人們，喊道：

「還不去看！成兒教鬼指死了！」

「怎麼指死了？」人們緊着問。

「身上好些手印，還是從水裡撈上來的。王老虎他們的人見了害怕，緊着控坑埋呢……。」後面的話聽不清了，因為他已絕得遠了。東兒看了看人們，誰也沒有去看的意思，便招呼跑過來的小三，小三

不顧他媽的攔阻，手裡捏着一把鼠鬚，一直隨着東兒走了。村邊路旁土坡上一個老太婆正告訴面前圍着的人們：

「昨天夜裡聽着村外有人又喊又叫，把我們都嚇壞了！誰也不敢去看，都知道犯成兒鎖到籠王廟裏了。原來他真教屈死鬼給捏死了！今天早晨見他飄在水面上，人們正撈呢。身上有好多打的和掐的破傷。」

「你不是說你沒敢去看嗎？」有人插嘴問。

「我是聽見他們說，那些鬼爪子印都跑發了！」

東兒掐了小三一下。拉着他的手很快地走了下去，出村不遠便遇着那兩個攬着鐵鐵鐵的人回來了，王老虎和村長在後邊跟着。東兒站在道旁，看他們都毫無注意地過去了，沒得問問他們。前面大道的東邊不遠便是那個大水坑，坑的北岸是那間破舊的廟。遠遠地看廟裡正有兩三個人出來，湊到岸邊一堆新土旁的人羣裏去。東兒默默地領着小三走到那土堆前看了看，甚麼也沒說。太陽托在東村的似乎籠着霧乞的樹頂上，遠遠的田地裡墨點般的烏鴉覓食。「走吧！」她小聲叫着小三。

「咱們再去龍王廟看看，」小三拉着她。兩人又默默地走到廟前，廟門斜倚在一邊，門外木柱上一隻站有潮土的血手印。廟裏神像前原土的地上亂印着許多種的痕跡，牆上也有着血印，好像都已用上擦過了。她領着小三出來，坑邊斜坡上許多手脚滑擦的印跡，直到水邊。

她領着小三回到村裏的時候，張大娘和紮着白布懸帶的媳婦等一群人還在那柵欄門前的巷口談論。她這次沒再湊過去談，只遠遠地撇開小三的手，看他跑着尋了他媽去，似乎聽得誰說：

「這一下村裡人們可以心安了。」

(完)

# 分家

從雲閣

王家的老婆婆死了，聽說是「無疾而終」，臨死的時候還念着佛號呢，王家的門上多了一束白紙，高高的挑在了門楣上。

王家婆婆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矮矮的身子，頭上光光的只剩下幾根白髮，拖在後面，掛住那個小黑假髻，臉上黑黑的稍有幾條皺紋，瞪着一雙大眼睛（年青的時候一定是位精明的人），手裡永遠放不下那根拐杖，街坊鄰人都叫她「閻王奶奶」，這位老婆婆大概有點兒威風。

人終於得死，王家婆婆終於念着佛號死去了，一家大小哭個不了，最傷心的還是她的大兒婦志敏，平時大家都說志敏是個混蟲，是個不講理的女鬼，這回大家又改了口風，志敏真孝順，你們看她哭的多慘呀！平時她們婆媳雖然總口角，但人心總是肉長的，志敏總算有點良心，不記仇，不結恨，你看她哭的鼻一擤淚一把的，唉！閻王奶奶有這樣的好兒婦死也甘心了！

大家哭是要哭，然而事情也要辦——買棺材，找吹鼓手，還得來上幾棚經，送三的燒香也得去定……大家止住了淚，來一個全體會議，王婆婆的大兒子王畏生是毫無意見的，什麼事都靠着老婆去出主意，自己就像「皇帝」一樣，把大權交給了宰相志敏，二兒子王向生是個活潑的孩子，雖然已經二十多歲了，而作起事來還是那樣跳跳竄竄的

，這時大姑奶奶向榮，二姑奶奶向華也都來了，大家都沉默着，靜聽着大嫂志敏的談話：

「現在不幸老太太過去了，我們做兒女的也沒什麼法子再讓她老人家活了，我們只可商量怎麼辦她老人家的後事吧！大姑，您有什麼意見，可以說一說。」志敏開始了她的主席的談話，眼睛釘住了大姑奶奶。

「唉！大姑奶奶先歎息了一聲，然後用袖子擦了擦滿含着熱淚的眼睛，把大家巡視了一遍，於是說道：「媽活着的時候，沒享着什麼福，媽死了，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叫媽享受一下死後的榮耀，我們王家誰不知道是大戶人家！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把事情辦得好一點，我們不能叫別人說出『王家現在不成了，窮了』的話來。」大姑奶奶的淚已經乾了，兩隻眼睛又恢復了以前的流動，臉上露出了希望的愉快，「是的，」二姑奶奶答上覆了：「我們是得好好的辦一辦，媽活着的時候，不是常常說人死了之後必需要超度魂靈嗎？我們請上四棚經一僧、道、番、尼，給她老人家好好的超度一回，送三的燒香我也早就想好了：媽活着的時候喜歡聽戲，我們給媽糊上四臺大戲，媽的胆子小，給她糊上兩個開路鬼，免得走在道上受別的鬼欺服，再給媽多糊上幾座金銀庫，一輛汽車，幾間瓦房，幾個聽差的丫環婆子，這樣一來

，媽是又有住的又有坐的又有花的又有侍候的了，你們說我的主意如何？」二姑奶奶一口氣說到底，也幾乎忘掉了「媽」是死了。

「好，你們出的主意都好，不過有一樣，王向生沉默了這些時，終於抑壓不住他的天性：「人死如燈滅，死了就是死了，那裏還有什麼靈魂！那會用的着什麼開路鬼，活着的時候不孝順，死了把事情辦得再好些也是白費。你們是有錢沒處花，非把家裏的幾個臭錢抖了出，去不甘心！」他半真半假，似怒似笑的發表了他的言論，這一席話把大姑奶奶和二姑奶奶氣的半響說不出話來，終於又落下了傷心淚：

「二弟的話太沒道理，別胡說了，總是那麼孩子氣！」志敏已經聽了這半天了，她不能不在這時候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可是，我們王家雖然人人都知道是大戶，我們的錢究竟沒有多少了。我們不能辦定了事就挨餓，再說挨餓也只我們王家的人挨，外姓的人只能看個哈哈笑，照你們這樣簡直是拆臺，你們如果願意這樣辦也行，我們先分家，然後再出公份辦事，要只是這樣混在一起辦，我們可不幹

，辦好了是你們的主意，辦賠了，得我們担着，誰也不是傻子，別欺服我們老實人」，志敏的話無異於一把鋼刀，刺透了兩位姑奶奶的心，向生也有些茫然了，他心裡想：「媽死了，兩位姐姐偏要辦那些優事，留着錢做什麼不好，可是嫂嫂也不對，媽還沒抬出去呢，就鬧着要分家，這是從那裏說起？」他終於又發言了：「嫂嫂，我們幹嗎要分家？不辦就不辦，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有什麼不好辦的呢？」「你呀，你別說好聽的了，媽活着，我得替你們的，媽死了，誰還敢欺服我？家是要分的，事情是硬有着辦的，誰要打算太辦，講就拿出錢來辦，我倒落個心裏靜。」

這場會議在互相怒視着的情形下解散了，閻王奶奶的屍身躺在板上，屍裏死沉沉沒一點哭聲，王畏生開始了他的心預盤：「西城的一所瓦房一共有一百十三間，自己住着的是十五間，東城還有五上五下的樓房一所，兩號米糧店共值二萬五千元，如果四個人分，每人應該得……」



---

---

# 胡同裏

·文羽·

---

---

嚴冬的黃昏。

X X 街上，電燈已經亮得成了穗子，行人的步子，一個跟着一個，顯得是匆匆緊。這時，稍稍有些風，颯到臉上感了乾乾的發痛——尤其是兩隻耳朵，一個鼻子尖。這時，耿八，王雁，葛直，孫七，越發加緊了他們的脚步，在人羣裡亂鑽，等到他們步過這帶熱鬧的市街，到了路燈稀少，突然漆黑的地方，他們有的臉畫上了幾道笑紋，有的却感到真的有些發燒。然而，却都把步子放得那樣鬆慢了，既至走到一個路南的黑暗的小胡同時，他們不約而同的拾抬頭，瞥瞥那盡發紅的胡同前的電燈，一句話沒有的，魚貫的摸了進去。

他們走進胡同口的不遠，都會心的一笑，可是却不吐一句話，靜寂的往前走。

「嗯，大概是到了吧！」耿八站住了，把灰色的毡帽拿在手裡，一個勁兒的抓頭皮。

「別真碰見熟人呵！」王雁摸警的，把帽子的前沿不住向下捩，直遮上了他那股顆耗子似的眼，隨即又蹣跚蹣跚動身子，將高高的大衣領兒遮起，直蓋到了他的鼻子尖。

亂髮。

「真的，噫，家常便飯！」葛直把手倒背着，搖了搖獅子也似的片刻，他們一羣消失在門口裡的亂喊聲中。

X X X X X X X X X X  
他們走進小屋子裡，心裏多少有點兒「跳」。

「沏壺茶吧！拿前門烟，大妞！」小姑娘從款款的門縫裏悄悄的走進來。這正是頭些日子，所謂耿二爺挑上的貴相知——紅霞。倒是挺美。

「沏吧，那就沏吧！」葛直逗了逗眼，聲音由牙縫裡擠出，顯着那麼受聽。

紅霞有點羞意，曲着兩隻藕白的胳膊，垂着柔媚的頭髮，偷偷的笑，面龐上浮起幾絲紅暈。越發顯得長的嬌，長的玲瓏，令人可愛。

「喲，紅霞！別害羞呵，」小個兒孫七順手將她摟到懷裏。四眼對着發直。

「來，紅霞，快來給我點烟！」王雁是有點沉默的人，可是，他的動作，說話，倒帶着一些幽默。他坐在椅子上，呆呆的看着葛跟紅霞一個勁兒的逗弄，並且，連素日最不氣的小個兒孫七，也居然大放色勁。心中不免有點兒發酸。於是，他站起身來，順手將烟盒裏的烟捲

抽出一襟，加在手指縫裏，故意叫紅霞給他現一些殷勤。可是，當煙捲剛點着，冒着白煙的當兒，他忽然將她緊緊的貼在自己的身上。

她的心在不能抑止的跳動。

他的心，情願跳到她的心上。

秋八坐在土炕的一角，在望着壁上掛着的美人發痴。有時，臉上却現出幾片紅顏，忽然手中的烟捲燒到了手皮，他連忙將它扔到地上，目光移到紅霞的身上去，不肯轉眼的打量她。

「霞，呵，我今天在這兒啦！」秋八楞了半天，他才想到這個可愛的花兒，原來是屬於咱家的。

「……」她羞澀了，垂下黑髮。

「真的，秋二爺住下了，可以……」小個兒孫七伸了伸舌尖。

秋八雖然說了這些入微的話，可是紅霞畢竟是屬於咱們的，總覺得還是有些不上算，有幾分不過癮。於是，他眸子一轉想起了剛才才雁使的把戲，倒是還總算可以採用。於是，他喊了，大聲的喊了：

「紅霞，來給我倒茶！」

等到紅霞端着一碗熱熱的香茶，送到秋八的面前時，他忽然將她抱在懷裏，緊緊的。這時，益發顯得紅霞的腰兒是那般的纖細，臀部又是那樣的豐滿。

秋八的粗手有點發忙，他的手指是顫抖的解着她那胸部的紐子；解開一個，兩個，三個，果然露出了裏邊還有一件粉色的小褂。秋八的臉龐紅暈暈的，宛若剛吃了好酒。他心裏發燥：「怎麼還看不見——看不見那乳頭兒呀？」他也喜歡，喜歡那件粉色的小褂還有點發燙。

「再解！再解！」

「秋二爺，接着解紐子！」

弱小玲瓏的姑娘，變幻了一副慘白的臉，她回味着出賣靈魂的苦楚，不由得眼裏滲出悲傷的淚，可是終於將它抑止住，不敢流出。

秋八的手仍是在忙着解。解了解，小褂也解開了。

呵：那肉兒是細嫩嫩的，藕白白的。乳峯是那樣的聳高，有點兒發紅。

「肥滴雞——」

針尖也似的叫賣出門縫裏鑽進。於是，秋八的手不自主的連忙拿開。接着一陣笑聲。紅霞宛如一鷄雞，紅漲着面龐，凌亂着黑髮，跳下炕來。惺忪着雙眼，呆呆的發痴。

葛直一看紅霞跑到自己的身畔，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隨即牽住她的手，摟住她的頭，咀唇貼住咀唇，然後，兩隻舌尖輕柔柔的接觸。葛直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對着露的面孔痴神，霞的眼簾却是蓋合着，長長的睫毛不動一動的露在外邊。美，好似嬰孩酣睡的一刹那。

這時的屋子裏，是靜悄悄的。只有幾個漆黑的影子，在灰色的牆面上蠕動。

## 二

是深夜的時分吧，風，呼呼的狂大起來，院子裏的一個洋煤筒，也在地上一個勁兒的滾。不用說，滾出的聲音，總要比風的叫聲還要使人的心底在發忙。這院子不大，油筒由窗戶前滾到牆的角，被風摧殘的幾乎不得站着脚步。

院子裏只有三間小房：南房一間，北房兩間。這時，南房的窗紙已經一點兒光亮也沒有了。可是，因為煤筒的錯雜，老太太還許沒有睡着，正在犯着咳嗽，宛似一隻老蝦，伏在炕沿上向地上吐着唾沫。

北房呢，兩間房統共點着一盞豆大的煤油燈，顯着那麼漆漆黑黑的。屋子裏很冷落，很清楚，清楚得只顯下四個黑角落，還有一塌不能說面積大的長條炕。炕上擺着一張白木的小桌子，桌子上燈在殘喘着。外面的屋子裏有一座水缸，缸上貼着一張斗大的「福」字，還可以看得不大清楚。炕的前面擺着一個鐵爐子，火鉢已有些紅紅的發

黑了。外面風門上的窗紙，破得許多窟窿，正在被風吹鳴的哀救，在這種寒風刺骨的天氣裏，這兩個小小的屋子，倒顯得大了起來，甚至連一點兒暖意都尋找不來。

屋子裏只坐着一個中年的女人，正在爐子旁邊吸着烟捲。這便是妓女紅霞的繼母——三年前她父親用三百元換來的繼母——她吸一口烟，又把向上吊着的肩驕然聳到一起：

「喂，把她賣去，也總够玩樂一生。」

「怎麼着，一個十七八的丫頭也可以賣個萬兒八千的……」

「喂，總比她姐姐長的漂亮呵……」

她想到這兒，眉却眉開，好似感到一點兒慰藉。可是，一低頭，看到爐子裡的煤球已經由黑紅黑紅的顏色變成土黃的了。身上又不禁打了幾個寒慄。

「哼，真她媽的兩個臭X，什麼時候了，還不回來？又不定哪兒野去啦！」

「好，回來再說，讓她知道我的厲害！」

她那兩隻青黑色的眼皮，不由得張了張，眼裡的眸子顯得那麼具銳有氣。尤其，是那烏黑黑的「五子」，長滿了眼皮的上下，益發着出來，她是一個不大好惹的娘兒們。她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大片話以後，隨即點了一根煙捲，好像用勁的吸了兩口。一會兒，一股股的烟，充滿了這個冷寂寂的屋子。

X X X X X X X X X X

夜裏的風愈颯愈大，聽得有些怕人。院子裡的破煤油筒的叫響停息片刻的當兒，她聽見了院子裏發出了細索的脚步聲。

「騾X……」她咬咬牙關。又蠕動着，蹭到炕的裡邊，盤上兩腿，好似在等待着甚麼。

一會兒，風門款乃的一聲，紅霞跟她的姐姐隨了一陣暴風奪門進來，身上穿得那樣的薄，臉兒凍得紫紅紅的，她們緊縮着苗條的身子

，向她坐在炕尖上的媽媽鞠躬：

「您還沒有歇下嗎？」紅霞站在熄了的火爐旁顫抖。

「今天真不早啦，您該睡了吧，」紅霞的姐姐，看見媽媽的臉色，好似陰霾的天空。說話的聲音是那樣的低。

坐在炕裡板着面孔的繼母，好像在想：「媽的，我不能叫她們好受！」她把手裡正在燃着的煙頭兒，突的扔到地上，將瘦瘦的兩隻手，插，襖袖裡，頭一轉，轉得朝向窗子去。還依然一句話不吐。

紅霞見得繼母這種的殘忍，臉上一絲和藹也不能找出。不由得，腦海裏回憶死去的慈祥的母親的影子，熱淚却沾濕了眼皮。更一回頭，看見自己的姐姐正在對着屋頂含淚發癢。一顆心好似尖刀割蝕了一般的悲痛。於是，她終於抑止不住眼淚流出。她流着熱情的淚，在深切的思想：

媽媽死會拉着我的腕子，哭不出聲來；

媽死後，再沒有人給我作一件新的衣裳；

媽更知道她女兒現在所受着的苦楚嗎？

誰來同情？

我知道，爸爸是沒有辦法的，他疼我，愛我……

天呵，我每次在被人宰割着年華，怎會不悲痛？

媽呵，死去的媽！我一點笑臉都看不到；

何況，何況……

一滴一滴的眼淚，由那疲倦紅腫的眼皮裏流出，又簌簌的滲進嘴縫。她實在忍不住了。當她想到那一片傷心悲慘的事實時。於是，她哽咽，不敢大聲的哽咽着。

「哦，妳還哭啦！」

「我倒問妳，爲了什麼哭？」

「回家這麼晚，我沒有管你。」  
「哦，你倒委屈啦！」

中年的女人，轉過身來，用了兩隻柄乾的瘦手，摸了摸頭上凌亂的黃毛髮，嘴唇一裂，牙齦清淅的可以看見。

紅霞的哽咽聲，漸漸的大了起來。

「我問你究竟為什麼這樣委屈！」

「我讓你哭……讓你哭！」

「嗚——嗚——嗚——嗚——」

「好個養漢的，我叫你哭！」

「嗚嗚……嗚……嗚……」

「媽，媽，你饒她吧，饒她一次吧！」

「臭貨！……你個養漢的！」

「嗚，嗚嗚——嗚——」

「嗚嗚……嗚……」

「媽，好媽，饒她吧！」紅霞的姐姐，含着熱淚訂新求着，跪在滿姨的跟前。

中年婦女在瞪着五子眼，捧着掃帚發顫。

x x x x x x x x x x

「欸……乃……」門響了，一個滿臉當着糊救的男人、蹣跚的走了進來，頭髮亂長長的，衣著也很破爛，嘴裏正在冒着酒味。——

紅霞的爸爸。

他看見紅霞在倚着大水缸，嗚嗚的哭，她的姐姐跪在老婆的身前，淚水的流着淚。他不驚異，他知道這又是與前天一樣的把戲。

「唉！又怎麼啦，」他的眼圈有些發紅，一陣辛酸湧上心來。

「怎麼回事？」他對着他的妻子。

「問你，問你！養漢的！」

他對着妻子呆呆的，木偶一樣。

「起來，快起來！」他拉起他的大女兒。

「又怎麼啦，紅霞，紅霞呀！」他看見自己的女兒默默的哽咽。

柔和的，悲痛的重複的問。

「爸……爸……嗚……嗚……」紅霞聽見了父親溫柔的聲音，愈發

悲傷，更想到了死去慈母。

「孩子，孩子……唉！」爸爸想到，她們終於是我的女兒，淚

水滴滴流下。

他坐在炕沿上，用手抱着膝，呆然不語。

### 三

薄暮的時候，沒有風。

狹窄的屋子裡，被燈照得很亮。牆角裏的火爐口在開張着，裏邊滿滿紅球子，熊熊的冒着光，給這屋子的空氣，調和得熱暖暖的。

秋八與紅霞，一個坐在炕沿的南端，一個坐在炕沿的北端；秋八在吸着烟，玩弄着霧也似的白泡。紅霞却對着秋八呆呆的發癡，若有所思。簡直，與紅霞的姐姐雲霞對坐在堵着門口的椅子上。好像極鄭重的談着話，聲調是那樣的誠懇。

王雁在漲紅着臉，坐在對牆的橙子上，閉着嘴唇，一句話不說，好似心裏在着了急。可是他那瘦瘦的面龐上，却時時現出許多不自然的微笑，若動着不動的點着頭，好似不讚同着他們的談話。

「看這樣子，紅霞是很願意的……秋二爺那更不必提。」葛直將咀裏的瓜子皮吐出，微微的笑了笑。隨即將視線，移到紅霞的身

上。

「……」雲霞也轉過頭去看看紅霞，對她會心的一笑。

「嘿！紅霞你說說你的心事！」

紅霞低下頭，笑了。

「願意不是？可有一宗，我作媒人的，頭一夜是我的呀！」葛直

打趣的話。對着耿八一個冷笑。

「真的，究竟說，房子總有好壞呀！」葛直板了板面孔，一點笑容也找不到。

「反正，也就是二十左右間吧！」雲霞不加思索的。「我母親說過，如果雙方願意，那麼就是一所房子，十幾間也就差不多了。」

「……我看這種事兒，多少得有點兒出入吧！」

王雁的頭不自主的又點了點。

「……………」

「我看，倒不如乾脆把這所房子折成錢！」葛直的瘦臉上，現出的是狡滑。

「那倒可以，我也跟我母親談過，總得……大概一個整數兒吧！」雲霞的眸子一轉，伸出第一個大姆手指。

「……嘿！紅霞故然長的不算難看可是，一萬塊錢？……嘿！」

「葛直將臉轉朝窗子。」

王雁哼了一聲，又點點頭，可是嘴唇也沒動。

「那麼，也好辦。還是讓耿二爺跟紅霞親自商量商量吧！好不好！葛直給自己找了一個台階。」

他們將紅霞與耿八推在一起，輪在炕上，拉開。

帳子裏在動。

「紅霞，妳看怎麼樣呢？」

「不怎麼樣」聲音有些顫抖。

「真是，妳這人……嘿，真的妳說妳愛我不？」

「……………愛……………」

「咱們結婚好嗎？」

「……………嗯，」

「那，妳母親可要一萬塊錢哪！」

「什麼？……………」

紅霞將帳子扯開，跳下炕來，湊着淚水大聲說：

「姐姐！難道妳們真的要把我賣了嗎？」

## 火

蕭 菱

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為我們的「上帝」，乃是烈火。

新約希伯來書十二章廿八——廿九節。

病整整折磨了她一年，現在病消耗了她的最後的一滴血液，險雖然削瘦得不成樣子，但是一股情秀儂事的美麗，依然在那張凸露着高高地顴骨上，好好地擺着。有人似乎是贊美却又像惋惜的嘆息着：

「唉，這麼美的人，偏壽夭！真是紅顏多薄命呵！老天多不睜眼，讓她嫁給這樣一個荒唐子弟，倘若有個長短，可真委屈了她呵！」

出嫁十幾年，憑了美，她可預並未拴着了荒唐的丈夫的心，幾年里做丈夫的，除去給她的年青的脊梁上，放壓着那麼沉重的欠債外，做丈夫的確是屬於章台走馬之流，故此一方面雖把溫柔體貼做得很好，做得居然使她在短暫的離別時，對他也不無過甚的悵惘。在思念下，她總是敏感的校勘着那麼一堆神經上無可擺脫的依依與懷念，但等做丈夫的權致隱疾風流的死去了，惆悵又蝕了她的青春的血液，剝奪了她的生活的勇氣與興趣，寡母孤女，生活一步一步吓着她，現在整整十六年，她喘息着僅有的一滴淡淡地血液，幾年來的抑悒與憂勞

，今日打算結一結分量與輕重，她在喘吁着最後一道氣息了。

這僅有的人世流戀，是爲了那個使她無法安心撒手的女兒，遺囑一的命根子，她之能繼續活了十五年，全是爲了女兒。醫慰着貧脊的生命的十五年生命中，沒有女兒，她早不想活了。但是這時的一後喘息，顯然已經沒有法子，使她親眼看着女兒翅膀齊全了的時候才安心冥目的撒手她不能就死，她不願意死，爲了她的女兒，還不能在生活的氣流里，自由自在的飛泳呢，才十六齡呵。

終於，做女兒的哭嚷着，眼看着母親，掙扎着最後一口氣，這一點點香火亮的唯一生活的光亮，突的滅毀了！做母親的，把將將還唯命靜閉的不放心的眼睛，漸漸合上了。等有兩條淚水，沿着眼尾，沁落到枕頭上的時候，那平常俊秀的嘴唇變白了，在那原來不甚深的眼盪的周圍，還像暗色的雲似的，增加了一環令人恐怖的青銹。

她並未冥目的死去了。

女孩子驀地便撞在了黑暗的深淵，一陣莫明其妙的驚恐襲來，一陣駭人的陌生世界，不容情的罩壓着了一棵脆弱的心，屋外恰

是陽光洒滿了窗櫺白日，女孩子噙地下便暈倒在地下。

## 二

她母親死了，這個苦命的孩子可怎麼辦呢？」

和女孩子蘭的父親，是最好的朋友作着大學教授的林和先生，在蘭的母親死後不久，便被蘭的眼淚和嗚哭所感動，急急忙忙地跑了來，他對於當前這問題，也是感到了束手無策。但是一份知識的營養，並沒有使這位年高有學問的林和先生，弄成驚慌失措，他撫摸着蘭的軟軟地頭髮，聲調懇切，態度慈祥的極負責任的說着：

「不要緊！蘭侄女，一切都有我！」

搭棚折棚都完了的時候，問題才開始折磨着林和先生的心。死去的好好地睡在了土里了！活着的呢？

林和先生看着被奇突的刺激，嚇得臉煞，白的蘭，這時加上悲哀的浸透，簡直像一隻折了翅的小鴿子，總是閃爍着那兩顆水鈴鏢似的大眼睛，又聰明又可憐，這兩道秋水是的眼粉，含飽着兩泡熱滾滾地眼淚，怔忡的總是望着整整在這里忙了兩個星期的林和先生，像一隻失去母乳的羔羊，乞憐與獨單。林和先生像是由這雙使人憐恤心酸的眼光里，聽見了一股溺水者的呼救：

「林和叔叔，沒家沒父沒母苦命的孩子，您救救吧！」

果然像是讓什麼幸酸，鑽進了林和先生的心裏，林和先生蒼老的心坎里，直像是湧湧着一片淒楚的淚河，花花地落着淚。

「唉！苦命的孩子啊！」

由於蘭的這點酸人心鼻的事件上，林和先生他聯想到他自己的家。

家？對於林和先生，是多麼感覺煩惱和冰冷呢？那性情吝嗇的太太，被虛榮浮燥幾乎將害透了的兒子。使林和先生頹然的念及：

「自救尚且不暇，何況救人呢？」

他想起他的氣質暴戾缺乏教育短少知識的太太，外面雖是那麽美，心卻庸俗極了。自己一份頗足自給的薪水，她永久把他做到自翻十分恰當，她的太太時常怒目橫眉的和林和先生數說着。

「錢不是容易掙來的！應該用在刀刃上！一分錢也不應浪費，你們還是念書人，莫非連：『刻薄成家』，這句格言還沒記下？減省不求人，錢是一滴血一滴汗換來的呵！」

林和先生這時候，常常是翻着眉，一蹙也不響。一任她像是六月的蛤蟆是的去叨嘮着。因為到底是幾句官宦堂皇的話。但是林和太太的所節儉，其實正是吝嗇。比如廚房里的自來水龍頭，就成爲她每天最感提心吊胆，和興緻頗好的一件偵察工作。洗菜不許多放水，她說那是暴損天物。只許放一點點，寧可一任渣滓緊粘了菜心，也不願浪費水，倘若吃菜吃出來沙粒或是因此大病一場，她認爲也不是什麼不應該的！什麼又叫清潔呢？難道在河旱井乾的時候，也必得注意清潔。『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不是很好的哲語？洗完了菜的水，洗米，洗完了米，去澆花，之後不許倒，再洗洗手洗洗臉，那樣才算是節流之道呢！爲此林和先生和太太，總是蓬頭垢面，臉藏垢呢。爲了節儉呵！

有一次，她去買菜在拌好了分量的時候，賣菜的正聚精會神秤量斤數，她的伺機的那隻眼，像是捕鼠的花狸貓，不知道如何一來，她藏在背間一葉洋葱。她喜悅了她滿足了，以爲凡是東西物件，只要有機會跑在自己的手里，管什麼手段呢，有利總是使人高興的事，因爲輕輕地便成爲自己的一部財產了。這樣賣菜的偶爾發覺，自然不以爲然。終至由口角紛爭，而致動手。脚，再急詎的勞動了一陣俗俚的嘴巴，最後還靠着一張寬大的巴掌，賣菜人算是物歸原主了！但是林和太太在滿臉通紅，左頰顯然所留着指痕的一股餘熱，珠她一響不響，默默地念叨着：

「大人不見小人怪。這算什麼呢！誰和賣苦力氣的手幾棵葱蒜，

錢，我會買啊！」

林和先生，想想自己家里收容着這麼一個太太，她就能就答應我接商侄女兒一塊兒去生活呢？她一定會認爲是一個絕大的損失的。

林和先生仁慈的思念，漸漸爲太太的凶暴的影子所浸蝕。苦痛的看看蘭，這十六歲美麗的少女，天真的正跪伏在自己的腿上，似乎對自己心里這點爲難在担心的叮嚀着。林和先生無奈何的嘆息了一聲

「蘭侄女，你想想還有什麼近一點的親戚沒有？」

「伯父！父親早死了，母親將將也無倚無靠，那裏有什麼親戚呢！」

蘭愈發的哭着。這女孩子身世的淒涼，竟也引起林和先生的悲楚來，林和先生眼裏一陣熱辣，便也掉下兩串辛酸的淚。

林和先生這回堅決的站起來，撫摸着蘭的頭髮。

「蘭侄女，不要緊，一切都有我。蘭侄女一個人在這里等一等，我回家去告訴她們，給你預備出一間房，待會你就和我走，先住在一起，有什麼以後再說！」

蘭聽見林和先生的打算，驀地便像在黑暗里，摸到一股光亮。這點點光也許是像螢火蟲一樣的渺小，但是他鎖定了蘭的徬徨與驚恐，像是在嚴寒冰冷地殘荒野里，使蘭攫取到一絲溫暖與繁華。當下蘭極其懂事，的感激的點了點頭。林和先生便走了。

### 三

林和先生心里亂成了一團，蘭多可憐呢？應該使這孩子永遠接受陽光啊。那能不管呢？尤其是自己援助一個十六歲的孩子，這力量，還不是沒有。僅僅一點知識的擁有與能力，也不能不管！可是想起了自己的凡事吝嗇的太太，平空收容下一個不事生產的閒人，不僅家里供蘭吃穿，而且自己既救了一個人，尤其不能不救她的心，嘿，再加上一筆，很大的教育費……她哪兒能認可呢？自己原是預備着拼死力

爭，多費點力氣唇舌吐沫也沒什麼，甚至動武，也在所不惜！這回該異於往日的在一些柴米價目上的爭扎與讓步，林和先生這回拾起來最大的勇敢，預備說倒了自己的太太。但是，突然林和先生腦子裡，像是被誰給病擊了是的，神經一陣疼痛，纏綿彷彿也要一根根斷裂了是的，一陣最大的恐怖，威脅着苦難着林和先生的仁慈的心念。

「那一回不是吵呀鬧呀，結果還是依着她呢！」

終於一隻孱弱無依的呼眼的啜泣聲音，使林和先生咬了咬牙，加緊的腳步的走着。

「這回可不能讓她，因爲這干係着一條小生命呢！」

林和先生到了家，太太正在數叨着一個女僕人。

「你瞧！一天總是洗手洗臉，這水多放一秒鐘，表上就走一個字嘛，一個月得多少錢？下回再這樣，我要扣你的工錢！」

「那裏，那裏，這不是將將說完米的水嗎？」

林和先生聽着心裡一陣厭惡，皺了皺眉。

「噯，多用一點水也不要緊，一天常做事的人，待不了多大功夫手就臟了，洗一洗清潔呵！」

太太雅麗肥胖的身軀，幾乎被林和先生氣得跌倒，短促的濃眉，直向髮梢豎立，大聲狂嚷着：

「噯，你偏向她幹什麼？」看了看女僕已經走了，便鬼祟的冷笑着：「難道你們已經上了炕！」格格地笑着。

林和先生的一張蒼老的臉，也不免爲這放肆的女人的粗野的嘲笑亂着窘着的紅暈。但，蘊藏着良好教育和豐富知識的一棵心，終於鎮靜的笑了笑，溫和的說着：

「太太！莫開玩笑！來，我和你商量一點事。」

猶含餘怒的太太，隨着林和先生進了屋。

「唔，怎麼樣哩？你的好朋友的事，你幫助料理完了麼？」太太冷冷地問着，這時林和先生首先想着，使用情感的武器，先



挖取掉太太冷硬的臉上氣氛，用辛酸洗淨太太的久爲吝嗇所包裹的心，先故意皺了皺眉：

「唉！……」

「嘖嘖，心田真好，替古人担的什麼憂！」

想起那還在荒涼曠野的宇宙里，等待自己去溫暖的蘭，林和先生兀自在腦子裏印着當他臨走的時候，蘭的那股水伶伶地眼，像是有點擔心，又像是有點恐怖，依依地乞憐的眼睛，直直逼射着林和先生的心，蘭那時真是一匹走頭無路的小羔羊，懂事聰明的可憐神情，使林和先生現在重新又浸飽着一股淚水。這時聽着太太這一股冷冷地缺乏人情的嘲笑，林和先生衰老的血液，驕地亂射噴着新鮮的血球，給林和先生以莫大的勇氣，當下就惱了是拍了下椅子：

「哼！一點人情也不懂！幸災樂禍！」

太太被這響聲嚇了一跳，稀奇的看了林和先生一眼：

「老東西，得了神經病，是癲瘋？是變反？」

林和先生馬上被這一串質問，弄得一陣暗笑，心想：

「操之過急！看打草驚蛇，走了岔道，就不能立刻……」

於是自己尤笑了笑，然後微微又嘆息了一聲：

「唉！……人真難說呵，真是當年河東！當年河西！想當初蘭的父親，還不是英俊有爲！蘭的母親，也是美麗端淑，誰不說是一雙麗人。不然誰管這說媒的事，不想蘭的父親人好心歪，走了岔道，讓荒唐要了命！拋下這樣好的太太，留下那麼多的債，拋下蘭的母親，棄掉孤女，簡直是蘭的父親娶了她的命！如今蘭的母親一死！……」

「噫，命該如此，不也是沒有辦法嗎？」

「咄咄，你該命該如此，可是當初如果不是你一力要我成全她們的母親，那會輪到……那會就死！還不是由你身上所起？」

「呸！誰說媒管他們一輩子，命里應該這樣呵！」

林和先生起給一陣陣焦急，時間漸漸在閑話里浪費，那棵小孤靈

却一刻一刻在該淒涼剝削着一滴滴血呢？這怎麼行！林和先生雖然知道關於收容那棵小孤靈，既然是勢在必行，但是太太不止沒有一絲二毫的對於悲殘的遭遇表示悲哀，收容的事，怎麼能夠說得出呢？

憂急使林和先生頭頂上冒着汗，心像有千萬隻螞蟻聚蝕着。

「男的死了，女的死了，剩下一個十六歲的小女孩子，怎麼辦？聽聽悲殘的生活格死嗎？不能，不能，我想收容她，我想讓她在安靜的生活里，好好地長成了人，那樣我才能安心，你告訴他們，趕快收拾一間房子，我就走，我去接蘭姪女去！……」

林和先生倏地站起來，臉上陰沉着，嚴肅的似乎開始做着一件主人風度的措施，畧一沉思與脫視，便預備不等太太的同意，馬上就走向却在担心的等待着太太的同意。

太太胖臉上畧皺了皺眉，待意外的又輕輕一笑。就把林和先生推在椅上。

「聽我說，好事人人愛做，不過養活一個人，也不是輕舉妄動的事！一說就行，米麵油鹽是錢買來的呀！對不對？」太太撇了撇林和先生，濕滯的眼球，靈活的翻了幾翻，把話像是悶在什麼東西里是的沙啞着聲音：「不過，這回到可以辦，一舉兩得，名利兼收的事情呵！也可以做做。告訴你，咱們阿鐘不是正是十八歲，我們把阿鐘接在家里，把她養大了，蘭那孩子，噫，真好看，再過幾年，更錯不了，她若知恩報恩，正是一家人，就不用「出去」了！在外面我們落個孤孤義名，骨子裡，我們正好一文不費的娶個好媳婦，合算合算，你去吧你去接吧！蘭……」

太太腦子裏當即即浮着蘭的美麗的影子，這美麗愈加堅定了太太地合算的算盤，一陣陣笑滿地爬滿了胖臉上。

林和先生一陣懊惱，這真是缺乏教育的見地，不名譽的算計呵！怎麼能這樣辦，這樣辦豈不成爲騙子，騙那十六歲的女孩子，呸！

林和先生噁了回去那口吐沫，強制着忿怒。

陽光只剩下一絲暗紫色孱弱的光亮，林和先生想起蘭在他臨走的時候，孤零無依可憐的樣子，心里一陣酸楚，蘭這時的心里，會也和這陰暗的薄暮一樣啊！有什麼話把蘭接來再說。林和先生慌忙的站起來：

「後來的話，後來再說吧，你給蘭收拾出一間房，我就去接她。」

#### 四

日子在一堆艱澀的時間裏，飛快的跑着。蘭憑着聰明的一顆心，在委曲的適應着接連到來的日子。爲了美，蘭在吝嗇的女主人的心目中，好好地被看成一個懂事的兒子，爲此蘭還在這家庭里，成爲一個很好的助手，蘭不僅勤於操作，而且做得一手好針線，能製作極其合乎這家人每一個人的脾胃的飯菜。

蘭較以前愈發美了，美的像一朵嬌艷的花兒。

林和先生總在蘭爭着操作的情形下，表示着無限難過。

「倘若她父親母親全在，哪兒能讓她這樣操作呢！」

「年青人常操作身體總是好的。」

唯有蘭之能獲得太太的稱贊與滿意，私下里林和先生不知得到了多慰安的安心。

「蘭這孩子真聰明啊！」

吃過了晚飯，蘭把碗筷通通收拾起來，然後就婉婉的和林和先生太太說：

「伯父伯母，我去廚房里去洗碗筷，洗完了，我就不再過來了？」

林和先生慈愛的點了點頭。

太太望着蘭的秀麗的背影，似乎習慣似乎惋惜使自語着：

「阿鐘這孩子，成天外邊瞎跑，家里放着這樣一個天仙，不知道進步，……唔，蘭多美啊！」

像是妬忌是的怨恨着兒子阿鐘，吝嗇的心里，一時還釋出來好多

的不合算。

院子里花花地響着自行車車輪子聲音，這聲音把太太重新興奮起來，心里想：待會兒我應該開導開導這傻孩子，想法子讓蘭喜歡他，說不定明年就抱孫娃子哩……

阿鐘進了屋，一身灰西裝，終掩飾不住中學生常識輕薄，氣質焦燥，性情玩浮的神氣，慌慌張張進了屋，嘴里嚷着：

「今天的電影真好！希迪拉瑪真漂亮！」

「希迪拉瑪有蘭漂亮嗎？」

提起蘭，這中學生便很快的想起那水汪汪兩隻眼睛，窈窕身裁的蘭來。一向蘭的美，曾經使過這中學生夢魂縈系。但是蘭的謙和風度，壓住了他。蘭總是抱着萬分感念的情緒，敬仰着這家里的每一個人。每逢在這中學生回家的時候，總是笑嘻嘻的有問有答，最近爲了漸漸冷起來，蘭還特爲這中學生以家族的興味下，給他織着一襲毛背心。

中學生想想這柔情似水美麗的女孩子，心便怦怦地跳起來。看着母親風情的恰正看着自己的時候，醜陋的眉言目語，便也倏地臉紅起來。

「好花堪折直須折，阿鐘，長點心，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太太，多開心！阿鐘，蘭多美多可愛，不在家里下功夫，竟在外邊瞎跑什麼？」

「

這時蘭近來了。

中學生竟意外的侷促起來。彷彿蘭的身上，有一種光亮，照住了阿鐘。阿鐘雖然不缺少中學生所有的輕浮與調皮，但蘭的美，有一種力量，制止着這中學生的撒野舉動與動念。

「鐘哥將回來？」

蘭的水汪汪地大眼，望着這中學生，中學生臉紅紅地。

「唔，唔，……」

蘭把手里正在打著的一隻毛背心，輕輕放下，笑着說：

「鐘哥哥，試一試這毛背心，將將織完，試試，不行，好拆！」

蘭隨着就把毛背心，垂直的舉着，等待着中學生去穿。中學生走過來，把毛背心預備接過，臉上的紅暈兀自沒退，慌慌張張地：

「蘭妹妹織的真漂亮呵！」

「那里那！」

蘭嬌笑着，走過來，爲中學生，扯平着這兒，扯平哪兒，一雙白膩纖秀的手，無邪的在中學生身後撫摸着，中學生的兩手不時觸摸着一股滑膩溫軟的手，處女的肌膚，使中學生又開始一陣心跳，臉上的紅暈，更增加着一圈團團濃重的羞窘顏色。

「伯父母好吧？」

林和先生林和太太看着蘭的溫柔可愛的樣子，特別是一向被苦寒所醉倒的林太太，笑微微地誇贊着：「真是個好看的孩子！」

蘭現在能够迎受到一份陽光，能够好好點還溫暖的活着。蘭是經由自己壓制着大的苦惱與酸酸的。處處使這家里的人，不厭惡她，她每天小心的操做着笑着，誰知道隱藏在她的心底，是那麼一串淒涼與悲哀呢。感念使她飾着歡笑，在生活着悶悶的日子。每當午夜清冷月光，洒滿床頭的時候，想起母親不久死去的悲殘情況，想起自己的飄零身世，那一串串清晶的淚珠，健筆在蘭的內心里，幾乎是形成了一座堅硬的煩悶的山峯了。在重重地壓着她的心坎。有時她不願意看見陽光，她不願意萎縮在蒼涼寂寞的人環中，因爲她不願意歡笑朦朧了她的悲哀。她的愛着悲哀，因爲回憶始她帶來的雖然很多悲哀，但她可以由那里，取得一絲光亮，一絲溫暖的情愫之火，她只有靠着這一點點溫暖的火，暖溫着已經支離破碎的脆弱的心，她不能失掉這點光亮，沒有死，她也許不願生活下去了。

「這樣的生活怎麼回事呢？將來？……」

她起始酷愛着黑暗了，酷愛着寂寞，酷愛着孤獨。因爲在黑暗里

，她覺得會開始得到心的解放。那時的她方是她自己，方是她自己的一顆心，自由馳騁的時候。白天不行，她既不能過份的勉強微笑，而使內心苦痛。但是她已經受盡了人情的束縛，她一絲也不得不把自己用笑臉裝飾着歡笑操作說話仔細……上，因爲這本來並不是她的家呵！

蘭就在這樣的矛盾生活里，苦痛的生活着。

誰知道有人正在畸形的，預備撕破蘭的苦痛呢！想着利用蘭的苦痛，近於收買是的搶奪着蘭的身體和心呢。

蘭對這甲的胖子太太厭惡極了，對胖子太太的兒子，那中學生，空富有浮華輕浮習氣的慌慌張張地孩子也引不蘭的好感。只有林和先生，爲蘭深深地敬愛感激着。沒有林和先生，蘭的命運，便真是一個險惡的謎了。

中學生本早便爲蘭的美麗所眩惑，因爲胖子太太地暗示，自己想了想：

「嗯，蘭真是柔情似水，對我也許不討厭，看幽笑的多美？……」

中學生心怦怦地研跳，不知如何到臨的一種莽力與勇敢，蘭的美麗，使他着了迷，他下決心要在一個星期內吻上了蘭。

中學生每天意外的很早便回來了。回來總是一包包點心糖菓遞給蘭，嘴里惋惜的說着一串串愛情的盲目粗野炮彈：

「蘭妹妹，一天天悶在家里，多寂寞呢！我每天要早點回來了！好陪着蘭妹妹說話，玩一玩，蘭妹妹！來！吃糖吧！」

中學生臉上，近來彷彿突如其來的爲誰抹上一層紫紅色小疙瘩，這時態度猥褻，笑得恰似十分瀟灑。

胖子太太，神秘的笑着。

「蘭，吃吃！吃吃！你鐘哥哥多疼你呢！」

過於粗野的露骨的挑逗，使得蘭一時羞得滿臉通紅。

胖子太太望着這情形，彷彿極解風情，極其知趣的退出屋去。中學生正香嚼着蘭臉上的那紅暈。

「蘭妹妹，真美得真醉人！嘻嘻……」  
中學生笨手笨腳的過來，便對面扯手扯腳起來。

蘭的驚恐，怒與害羞，在水汪汪地眼里，浸泡着一層淚痕。

蘭經過這中學生的粗野的浸淫後，像是另外有隻陌生的宇宙，推蘭邁進去。蘭開始驚奇着一個初逢的國土里，給她的驚奇與愛慕。她一陣陣臉紅，她一陣陣心跳，又一陣陣摸出充實的興奮。蘭雖然厭惡着中學生的粗野，但她由中學生笨手笨腳的動作上，她像是剛剛方知道了一件甜甜地事。空虛苦悶的心里，一時繁華了起來，光亮了起來。她似乎一時增加了過活的興緻。她覺得得由中學生的動作上，使她知道了一件使她血液增加速度熱力的事情。蘭對中學生，似乎知道了一點小心與戒備，蘭以前對於中學生的無邪的說笑，彷彿也拘謹起來。尤其胖子太太公開且毫不避諱的指示着中學生：

「小伙子太狂，溫柔沒做好，就急！那哪兒行。要慢慢地呀，烈女還怕纏郎呢！從新來，小子！放着上好的天鵝肉，爲什麼不動嘴呢！」

蘭開始恐怖與忿怒，這樣的算計人！施恩於人，以爲要挾，真真是小人呵！可是，……蘭覺得在自己將要挺起胸脯的時候，臉前忽然像是有隻巨大毛茸茸地手爪，抓嚇着蘭。蘭還有誰呢？蘭不怕吃苦，但是空有兩隻手，誰能給蘭吃飯呢？但是……蘭覺得自己小心地坎里迎着一隻隻極其卑劣的毒羽。自尊純潔的心，彷彿中了傷。蘭有豐富的自尊心，哪兒能忍受這賤陋的襲擊呢！蘭在床頭，不知被淚水壓滴碎了多少層心葉！終於生活曉退了蘭的自尊，蘭只有用淚水解釋着一切悲怨。

午夜床頭，蘭的一棵少女的心房上，恰又多加上一層孽念與進思的情緒上的欠債。中學生每天頻頻挑誘，蘭雖然一絲也不爲動，極能

完全且不穿不折的融解着人家的忿怒與野心。但蘭由中學生的動作上，摸到了一點啓示，這點啓示，使她一時自知的：應該掙破寂寞，撕開孤獨了！她要立即在自由溫暖的國土里，任性遨遊，任性笑跳。因爲她看見了一角使人心跳興奮的角落，在她的鬱悶的心房間，打開了一角窟窿。生命的氣流，沖蕩進來。蘭心里開始迎受了一片陽光的焙慰，她急急需要一股雄壯的手臂，保護蘭，蘭還可以在取暖之後，醫慰着一棵小孤寡的心。

蘭近來，爲這多瑣碎神經上的重壓思念，所壓迫，蘭一天天地削瘦起來。

## 五

蘭的削瘦，使林和先生十分的不安。林和先生在親切的殷殷問着蘭：

「蘭侄女，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勞累過度？生活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儘管說，看開成了病？」

蘭總是強制着一層淚水，對於林和先生真是感念萬分。自己飄零一身，唯有這靈一點點溫暖的光亮。蘭地肚里的辛酸，強藏在深深地心坎里。蘭忍受一切的苦悶，爲的是林和先生一股好心腸，深深地感動了她。她十分厭惡那情慾的中學生，但是聰明的蘭，不止隱忍在心里，而且她更加特別對中學生表示一種純潔的笑，爲的是蘭內心里，有一點矛盾的思念，使蘭既不能忘却林和先生的慰安，於是就不忍對中學生加以冷淡了。

「這是沒出息的依靠麼？這是弱者的怯懦麼？但是孤靈的一個女孩子，住哪兒去呢？」

蘭有時確在厭惡着中學生的猥褻語言，和粗野動作。一陣自尊的傷痕，使蘭不免忿怒的想一當前的環境，使得蘭感摸出好多老大的自由的損害與傷毀。但是宛如一隻雞的脆弱的翅羽，如何去自由自

在去飛翔在生活的氣流里呢？到後蘭感到了一陣陣極端的苦悶與痛苦，恰像傍晚在黑暗的天日里，朦朧時的一時走頭無路，終於在碎了的心坎上，強捺着了良知的閃動。

蘭：可如何的在人性的方向上，可憐的却又極不干心的，做着違反內心的化裝，痛苦極極了。

中學生在蘭的這點畸形矛盾的適應情懷里，竟神經敏感的，以為撲出來愛情的溫度和枝芽。他覺得蘭的微笑與溫柔的體貼，真是美極了。蘭已經成爲中學生心里的熨斗，溫暖着中學生心角的荒涼。且把一切心跳的方向，給那種種空虛與悵惘，一個充實起來。他覺得蘭，已經成爲他生命上的血液了。但是中學生所特有的急進與迫切的需要，常常爲蘭巧妙的躲避開。中學悵惘之餘，也一時變得沈默沈思，幾乎整天悶在家里，在蘭的時刻提防下，像一隻貪夢的野貓，觀望着蘭。

胖子太太覺察出這情形，就和中學生計劃着：

「阿鐘，你愛不愛蘭！說痛快話！」

「媽，我愛。」

「爲什麼不去愛個徹底呢？」

「我每逢見到蘭，媽我真想吻她，可是不行……」

「傻東西，有什麼不行！咱們供她吃穿，白養着她嗎？」

中學生聽及這點見地，起初一時興奮，但沒有一股良知的光亮，推動着中學生全部教育的堡壘，臉上一陣癡學，似乎含着無復羞窘。臉死板板地，又回復了木然的遲鈍的樣子。

「不行，不行，這就不成了以德報怨施恩忘報！況且這類事，需用兩方同意，一方面不管怎麼樣，也不好勉強吓！」

「吓！不是那麼，咱們待她有恩，就是不願意也不會怎樣呵？」

中學生愛情的熱燒，正狂的情緒里，果然被這塗了罪惡屎膠的見地，所支持着。公然勝利的放縱的笑着。

蘭在中學生的心目中，變成爲一件美麗的逐鹿的物品。中學生與激烈地，開始籌思着如何便能急於擄到手，準備吞嚼。

## 六

鬱悶的生活，在一天天增加着蘭的複雜孽念。蘭像被什麼難於解說的纏繞，緊緊煩亂着少女的心。但，蘭一方面又在恐怖着中學生貪婪的目光。蘭中學生的輕野的舉動里，似乎看到了自己急迫的需要，但蘭並沒有想到由中學生，身上索取或補嘗。中學生庸俗的氣質，醜陋的思想，還使蘭異常的厭惡着。

目光晶智的照射在蘭的疲倦的身心。蘭漸漸爲一股少女的遐念，弄成心緒各亂。臉紅紅地感覺到一陣煩悶。月光使她深思，使她不安於這制壓少女酷念自由的沈滯環境……

蘭煩惱的閉上了眼。心里一陣模糊，熱地臉上忽然一陣冰涼，突驟的刺激，使蘭驚開了疲倦的眼睛，蘭驚呆了。

「你……」

中學生慌慌張張地跪伏在地上，慚慚地近於哀嘆。

「蘭妹妹！我……我愛上了妳呵！……」

蘭驚恐的驚地坐了起來。

「怎麼，這時候，你到這兒來做什麼呢？」

月光洒在蘭的臉上，照出了一張充滿青春少女嬌艷的臉。水汪汪的眼睛，經過月光的篩射，中學生像是被這美麗所陶醉，爲這美麗所瘋狂，倏地像一匹驚狂了的野獸，撲在蘭的身上，飢餓了是的亂吻着蘭……

蘭的少女的心，滿中傷着亂以的驚羽。

蘭的呼吸，被中學生的身體制壓着。蘭的呼吸被一個蠢牛穿窬了。在驚恐厭惡的掙扎中，她竟矛盾的感到了一陣神經弛鬆的舒暢。

## 七

時間像一輪疾飛着的輪子，默然地飛馳着……

「蘭妹妹，妳哭什麼呢？這要什麼緊，早晚生下來就完了！」

蘭在近來，驕然發覺到在自己身邊，一切都生發着異常變化。特殊是肚腹一天天高凸起來。蘭在暗地里，用一串串陰險，淚珠，解答不了驚奇與恐怖。於是在使用着最大的勇敢，和中學生蘭討着應付這使人羞恐的變化。中學生除去了一堆野性的滿足外，什麼也似乎不感覺興趣。

蘭痛哭着。一陣陣羞愧在折磨着蘭的受了傷的心。

蘭自語着：

「蘭？妳做錯了！妳做錯了一件難於自諒的大錯誤！妳不算一個人！妳不配再繼續生活下去了！妳沒有羞恥，妳屈伏在卑陋的勢力里，妳還有什麼臉話顏活下去呢……」

蘭明白這中學生，既懷抱着思人的強壓資格，不過一時滿足衝動，對於蘭，何嘗是真心愛慕呢！蘭原來厭惡着這中學生，但爲什麼不丟和這匹野獸去博鬥，爲了維護自己純潔的身心呢！

蘭在自己的良知上，迎受着最大的譴責。中學生在她季曲的退一步的想法下，蘭希望事情就那樣錯誤下去，就以錯就錯吧，肚子已經一天天地澎湃着除去。

中學生揚長而去的時候，蘭便堅定了一個自決的辦法。這辦法經過蘭的深思，慚愧和羞辱，便像一段洪流，沖破了蘭的生活的勇氣。想起了中學生，蘭更在極端的痛苦中，感到了忿恨。

蘭在一個傍晚的時候想起了自殺，這念頭彷彿在蘭的面前像魔鬼的猙獰的醜像，正在噬咬着她。

這時院茫里一陣異常的喧嘩。

火……火起來了。

火像張着可怕火舌，搖曳疾馳，像長了翅膀。滿處飛翔着，抽起了火紅的燃燒着的頭，張開了灼熱的嘴，好像貪食一般的咬食着房屋，一股黑煙，在各處盤旋着，火光筆麗的照亮了各處。

「起火了，蘭，快逃來呵！」

蘭聽見林和先生的呼叫，揉合着誠懇焦急恐怖嘶啞的聲音，便落了淚。

「好心腸的林和叔叔啊！」

火這時像憤怒了的嘴巴到處貪食的燃食着，黑煙愈加濃起來。

「蘭妹妹，逃呀！……」

中學生的呼援的聲音，把蘭的眼睛，刺激得可怕的凶惡。

「這東西！不是你，就一生也許會有幸福的！……」

蘭殘忍的咬了咬牙，她竟不管火，她不顧救火，這火對她反親近起來。她望着這愈加旺盛的火，微微地笑着，幾月來心里的苦悶，一時被解放了。她像第一次看見了自由，她欣慰的笑了，望着吞吐着的千萬隻火舌，她像看見了光明，她安然的坐下，等待着光明的擁抱！……」

火攆進了蘭的屋裏，一陣光亮，又一股濃煙。屋子便塌下來，火便沖飛在天空，頓時華麗異常。



# 畫十字的地方

Figure G. O'Neill 著  
盧 荻 譯

人：盧賽亞，自立德船長

那，自立德——他的兒子

蘇，自立德——他的女兒

霍金斯醫生

瑪利阿林號上的船員

西拉斯，胡諾——大副

加德爾——水手長

傑米，康那克——捕鯨人

景：自立德船長的「船長室」——在他的住宅的房頂上建起的一間如瞭望室的屋子，這住宅位於加里福尼亞海岸的一段高地上。房間內部之佈置如一海船之船長室。前左方有一舷窗。稍後一昇降扶梯。再後又是兩個舷窗。台後左方一大理石面之食器架，上置提燈一盞。台後中間昇降梯處一門通下層房間。門右牆前方一舖有絨毯之吊牀。右牆上五個舷窗。窗下是一隻木凳。凳前長桌一張，直背椅子兩隻，一前一後。地板上鋪着一深色之廉價地氈。天花板中間開一天窗，從門上方一直引到桌子左邊的上方。最左方置一羅盤錶，從羅盤針箱射來之光線一直穿過天窗射到房間里，地板上印着一個模糊的羅盤錶的球形影子。

時間是一九零九年秋天的一個無雲有風的華燈初上的時候。月光因這所古屋牆角吹動的秋風的吹動，由窗簾倦怠地爬入，息止于地板和桌

中國文藝 畫十字的地方

子上面。緊急的震動聲由海灘上傳來，遙遠聽不甚清。

（幕啓後，後方之門慢慢敞開，門檻處露出那，自立德的頭肩來。他向空中急忙巡視一下，見房中無人，邁過剩下的幾層階梯走進屋來。他向身邊黑影中的人打手勢：「好了，醫生」霍金斯醫生跟他走進屋來，關上門，站著看視四周的一切，面現驚奇之色。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瘦弱面帶生意經，年約三十五歲的人。那，自立德身材高壯，全身却甚鬆弛。他的右臂已從肩頭上切斷，穿著的厚呢對襟上衣的這一條袖子鬆弛地掛下來，走動時在他身上來回搖擺著。他看來似乎比他那三十歲的年歲老一點，他兩肩下頷，似由于他那黑漆亂髮的大頭骨的重負所壓倒的。他面孔長長，頰骨外露，兩頰蒼白無血色，却有一對深遠的黑眼睛；一隻鷹嘴鼻子，一張薄唇的大嘴，上邊蓋着一絡未修剪的濃鬚。他語調低沉，有著感人，空虛而鋼硬的成分。除了那件對襟上良，他穿著一條凸花厚棉布褲子，一直塞到高筒皮靴里）

那，自立德大夫，看得見嗎？

霍金斯（這分謹慎的語調顯露出內心的不安）成——看得見——請帶費

心。月亮這麼亮——

那（那，自立德簡稱）幸運啊！（向長桌慢慢走去）他近來不要一

點兒亮，只有那邊羅盤錶箱射來的一點光亮。

霍（霍金斯簡稱）他——哦——你是說您父親？

那（不耐煩地）還有誰？

霍（稍驚訝——困惑地左右注視）我看這真像一個船艙？

那對了一像我警告過你是的。

霍（驚異地）警告我？爲什麼警告我？我倒是認爲他這個古怪的舉

頭怪有趣的。

那（有意思地）有趣，也許吧。

霍他就住在這上邊，您說的——他總也沒有下來過？

那總也沒有——三年來總沒有下來過。我妹妹每天把他的飯送上去

●（在桌左方的椅子上坐下）食品架上有三盞燈，大夫。請拿過來，坐在這兒吧。我們得耍點亮兒。我將燈搬到這屋頂上來，真是對不起的很，但是，在櫃里可沒有人能聽見我們；並且你可以親自看一下他瘋狂的生活到底是怎樣。你知道，我想叫您知道這些事實——就是這點——事實——爲了這個，亮兒是少不了的。沒有亮——這里就變成夢境了——夢境，大夫。

●（現驚恐過後的笑容，拿過燈來）真有點鬼森森的啊。

●（似未注意露金斯的話）他不會注意這個燈亮的，他的眼睛太忙了，向那邊看。（將胳膊向海伸去）他要是真的看見了！那麼，叫他下來好了。反正您早晚也要見他的。（劃着一根火柴，點亮提燈。）

●他住在？

●（向上指着）上面船尾里。請坐。朋友！他不會來的——只少得等一會。

●（憤憤地坐在桌前的椅子上）那麼說他把這上邊也佈置得像船一樣？

●我不是告訴過您嗎？像船甲板一樣，是的。一把舵輪，羅盤，羅盤，羅盤，那邊那個昇降梯（指着），一座船橋，上來下去的，成天守着，要是風不這麼大，現在您一定能聽見他——來回地敲着，一夜也不停。（驀地厲聲）我沒有告訴您他已經瘋了？

●（面帶生意經神色）這有什麼新鮮。自從我初到那邊瘋人院的時候，我就從各方聽到關於他的事了。您是說他只在夜里在上邊走動？

●是的，只在夜里。（冷酷地）他要看的東西在白日是存在的——夢幻的事情。

●可是他究竟想什麼呢？有人知道嗎？他對誰說過嗎？

●（不耐煩地）你看，誰都知道我父親等待什麼的，朋友——當然是

那隻船啊！

●哪隻船？

●他的船，瑪利阿林號，爲了紀念先母命的名。

●但是我有些不明白，這船是久已過期了？

●那三年前就在西里伯斯島（Ora）外遭了颶風，和她的船員一同沈沒了！

●（疑惑地）哦——（半響）但是令尊還疑惑着！

●他決對相信她沒有沈沒，但別人却沒有一個相信的。聽見捕鯨船斯路古號的人親眼看見沈到海里的。整個沉沒了。那是風暴過後二個星期吧，他們才派一隻船去查看她的船號。

●那你父親就沒有聽到！

●當然他是頭一個聽到的。（傾向醫生，緊張地）他知道，大夫，他知道，可是他不相信。他不能——

●（性急地）好吧，白立德先生，我們談談經過的事實吧，您不是把我帶到這里來將事情弄得更糊塗些吧？我們談談您提到的事實吧。我得知這些以備把他送到瘋人院治療時參考。

●（急切地）放低語調——您今晚一定來把領走？

●二十分鐘後，我一定坐汽車回來。一定。

●你知道這屋子里的道嗎？

●當然我記得，可是我不！

●房門一定敲着等着您的。您快來才好。我和我妹妹一定在這里等着您。您知道，這事可不是我們兩人的主義。這是房主人的意思，不是我們的，請您注意——決不是我們。可不能叫他知道——

●是的，是的——可是我還是——他容易打鬧嗎？

●不——不。他從來安靜極了；但他也許做出點什麼事來，要是他知道了——！

●請您放心我決不會告訴他的，可是：我得帶兩個助手——（忽停，



復以正式口吻說下去）請您原諒，這實在是不不得已的辦法。請說些經過的情形吧。

那（搖頭——陰鬱地）當然說個清楚，——好吧。經過是這樣的。我父親本來是一個捕鯨船的船長，像他的父親一樣。他最後一次航海已是七年前的事了。他預備去二年。可是四年後我們才見到他的面。他的船在印度洋遇了險。在孤海上漂流了七天以後，他和個水手逃到阿其白刺哥（Atchegoo）上一個小島上，一個蓬涼如沙漠的海島。大夫，其餘捕鯨人的消息，從此再沒有聽到了！他們全藏身魚腹了。等一隊馬萊船救他們起來時，和我父親一同逃到那海島的六個水手只剩下三個人了。這時他們四個人已經饑渴得瘋狂了，這四個人最逃到了佛里斯克（Frisco）。（加重語氣）這些人有我父親，大副西拉斯，胡諾，水手長加德斯和傑米，康那克，一個捕鯨的夏威夷人。只剩下這四個人了！（強笑）能告訴您的經過的情形只是這些了。這在當時的報紙上都有——我父親的故事。

那 島上那三個人呢？

那（粗暴地）也許被曬死了。也許瘋狂跳到大海里去了。人都這麼說。也有說也許殺了叫他們吃了！可是無可否認地完了，消滅了。經過的情形我知道的如此而已。其餘的誰知道？知道了又怎麼樣？

那（驚嚇）我想也許很有關係吧。

那（厲聲地）我們是說經過的事實而論啊，大夫！（狂笑）對了，還有幾句話得告訴您。我父親把那三個人帶到這屋子來過，胡諾，加德斯和傑米，康那克。我們幾乎不認我父親了。他經過了千辛萬苦，真是受盡了折磨。他的頭髮已經白了。一會兒你看。其餘的人，也都不像人樣了，也瘋了。（又狂笑）就是這些了，大夫。他們坐船走了以後，這夢幻就開始了。

中國文藝 畫十字的地方

那（疑慮地）經過的情形就是這一點！

那（又從容地）有一天我父親叫我去，當着他們的面將這個夢想告訴了我。這秘密就由我繼承了。他說他們在那島上的第二天，他們在一個隱蔽的小港里發見了一隻馬萊船的腐爛了的船骨，就是克萊海盜常用的戰船。她在那裏腐爛多久了只有天曉得。水手都不見了，天曉得他們在那裏，島上沒有一點有人來過的痕跡，那幾個夏威夷人把船看了一遍，你猜水底下有什麼！他們找到了兩隻箱子！（仰向椅背——諷刺地笑着）猜是什麼，大夫？

那（帶着回答的笑）一定是珠寶了。

那（前傾，用手譴責地指着對方）看你！你也相信啊！（乾帶幾將身子收回去）對了，可不是。真是珠寶。還有什麼？他得到了，你可以猜得到，無數的鑽石寶石，金首飾。怎麼能放棄，那夢想？哈，哈！（諷刺地笑着，似在嘲弄自己。）

那（迷茫興趣）後來呢？

那他們因為饑渴弄得瘋狂了，漸漸失掉了記憶。啊！他們忘許多事情，也許他們忘了這些對他們是幸福的。可是父親却還記得他們遇見的事情，就像他會告訴我的，他堅持着趁他們還能記得他們做的事，他們應當——請您再猜猜。大夫。哈，哈！

那 把珠寶埋起來？

那（諷刺地）多好的辦法，不是嗎？哈，哈！隨後他用一根燒黑的樹枝畫了一張圖，嘿，真像古老的夢想一樣，圖由我父親收了起來。後來，像我告訴你似的，他們被幾個馬萊人救了起來，那時他們已經瘋狂了。（中止嘲弄，重新以從容的，鎮靜的語調談下去）不過這張圖可不是一個夢，大夫。我們又轉到經過的事實上來了。（伸手從對襟上衣里拉了一張皺拆的紙）你看。（他將紙平鋪在桌上）

那（急切地伸出他的頸脖，歐！真有意思。我想珠寶一定是在——那裏

十字的地方。

霍 這兒是簽字，我明白了，那個記號麼？

那 傑米，康那克畫的。他不會寫字。

霍 下邊的是你的吧？

那 對了，這秘密的繼承人。瑪利阿林號！我父親抵押這所房子裝備

的捕鯨船！出發去運那雙寶的那天早晨，我們都在這兒簽了字。

哈！哈！

霍 他等着的那隻船！是三年前已經沒了的這隻船？

那 是的，瑪利阿林號。被救的三個水手坐着船去了。只有父親和大

副和我！秘密的承人！知道這海島的位置。這是！（猶疑，一是

皺眉）沒有什麼。我得保守這瘋狂的秘密。我父親本來要讓他們

去，但是母親正病得要死。我也沒有敢去。

霍 那麼你也想去的？你也相信有珠寶？

那 可不是。哈！哈！我怎麼能不信？我一直到我母親死了，我才不

信。以後他瘋了，真正瘋了。他蓋了這間「船房」，在里邊等待

着，後來漸漸感到我對這件事有些不相信。所以，爲了證明這

事是真的，給我一件他從來未給任何人看的東西，一塊珠寶的樣

品。哈！哈！你看！（從衣袋里拿出一個鑲有寶石的手鐲，擲於

提燈近前的桌上）

霍 （好奇地拾起來，好像不自覺似的）真寶石？

那 哈！哈！你也相信啊！不是的，馬萊人用的首飾。

霍 你仔細看過了？

那 看過了，像一個傻子似的。（將他放入衣袋里，好像放下一件重

負似地搖搖頭。）現在你知道他爲什麼瘋了吧？天天等着那隻船

，爲什麼我不得不請你把他移到安全的地方。那抵押品，那隻船

的代價，已經期滿了。我們，我和我妹妹得搬家了。我們不能帶

他走。她在最近就要出獄了。也許離開他可以……

霍 （敷衍地）望好想想吧，我很了解你的難處。（站起，笑着）多

謝你告訴我這有趣的故事。他想起珠寶時，我知道怎樣應付他

了。

那 （憂鬱地）不要怕，他一問很安靜，太安靜了。只是來回走，

向前望着……

霍 好吧，我該走了。你以爲最好今晚把他帶走嗎？

那 （妮妮地）對了，大夫。隣人們倒是離這里很遠，可是爲了我妹

妹，我想總會明白這點。

霍 我明白的。這一定與她不太合適，就這麼辦吧！（向門走去，那

給他開門）我跟着就來。走下梯去）

那 （祈求地）一定來啊，大夫。就直接上來好了。他就在這兒等着

你。（關上門，潛足行至扶梯處。邁上幾步忽聽上邊有聲響，乃

走到桌傍將燈光減低，坐下，肘支桌上，手扶面頰，向前方憂鬱

地注視。合後的門慢慢敞開門吱一響，那驚立起來，驚呼）誰？

（門大開，閃出蘇，白立德，她走進屋來，門在她身後關上。她

是一個細高，身體纖弱的二十五歲的女孩子，一張慘白憂鬱的面

孔，頭髮黑紅色。嘴唇無血色，兩隻沈思的大眼睛的藍色已變成

薄暮的灰白色。她的語音低低而陰鬱。她身穿一件黑色寬衫，穿

着一隻拖鞋。）

蘇 白立德（立着，謹慎地看看她哥哥。）是我。你怕什麼？

那 （總閉他的眼光，重新坐在椅子上）不怕什麼。我不知道，我以

爲你在你的屋子裏呢。

蘇 （走開桌前）我正在看書呢。我聽見有人從樓梯下來出去了。是

誰？（恐懼）不是父親吧？

那 不是。他在上邊呢。像平常一樣向前方探望着呢。

蘇 （坐下）堅持地）那是誰呢？

那 （迴避地）一個人，我的朋友。

蘇 什麼人？是誰？你有瞞着我的事。告訴我。

那 (大膽地抬起眼睜來) 一位醫生。

蘇 (驚訝) 啊！(恍然大悟) 你把他帶到這兒來，我好不知道！

那 (固執地) 不是。我領他到這兒來看看這一切情形，爲父親的事，向他請教一下。

蘇 (似懼怕她將聽到的回答) 他是瘋人院來的醫生嗎？哦，那，你沒有！

那 (打斷她的話) 粗暴地) 不是，不是，安靜些。

蘇 那可太怕了。

那 (大膽地) 怎麼？你總是說這些話。還有比這在這種聽其自然的情形再可怕的嗎？我想信他離這兒一定好些，到他看不見海的地方，他會忘却等待一隻沉到海底的船，一種夢想的珠寶。(似在想法使自己相信) 強烈地) 我相信這辦法一定可以行。

蘇 (非難地) 你不能那麼辦，那，你知道他離開了海，他他一定活不了的。

那 (嚴厲地) 你要知道老斯密士要取消抵押品贖取權啊。這不重要？我們一個錢也拿不出來。他昨天來和我談了半天，他認爲這地方是他的。他說得好像我們就像他的住戶一樣，可惡的東西！他說他一定定立刻取消贖取權，除非！

蘇 (急切地) 除非什麼？

那 (強硬的語調) 除非，我們把父親移走。

蘇 (在苦痛中) 啊！可是爲什麼，爲什麼？父親礙了他什麼事？

那 這財產，我們的房子，已經是他的，斯密士的了。隣人們都怕他。他們夜裏從城裡回到他們田莊時，要路過這房子。他們常常看見他在上邊來回走動着！向天邊搖動着胳膊。他們非常駭怕。他們說了許多不滿意的话。他們說爲了他的還應當把他送到別處去。他們甚致說這房子有鬼作祟。老斯密士對這房子怕極了，

他說他也許把這房子燒了！或者！

蘇 (絕望地) 你沒有和他說那有多麼麼？告訴他說父親非常安靜。

那 他們這樣相信，這樣駭怕，告訴他有什麼用？(蘇用手遮面) 半響！那響聲低語) 有時我自己也駭怕。

蘇 哦，那！爲什麼？

那 (激烈地) 啊，我怕他和他呼喚的大海！怕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強迫我去的可恨的大海吞噬了我的胳膊，使我殘廢到這副樣子的海。

蘇 (辯訴地) 你的不幸，你不能責備父親啊。

那 他把我從學校裡拉回來，強迫我到他的船上，不是他嗎？如果他的志願實現了，我現在除了像他似的做一個糊塗的水手還能怎樣？不，我決不能責備海，使他沒有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擲到岸上的海。

蘇 (啜泣) 你太狠了，那，你心太硬了。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你爲什麼還不能忘了他？

那 (嚴厲地) 忘了？你真能說的出！陶姆航海回來時，你可以結婚離開這兒，快樂的去了，像母親似的做一個船長的夫人。我祝你快活！

蘇 (祈求地) 你也可以和我一塊兒去，那，還有父親也去，那時！

那 你能使你青年的丈夫担負一個瘋子和一個殘廢人嗎？(激烈地) 不，不，我不能！(激烈地) 他也不能去！(忽有別意) 從容地

蘇 我實在是不停在這兒。我的書已寫了四分之三了，我的書可以把我從苦痛中解放出來！我知道，我覺得，就像我站在你的跟前一樣的確實，我必須在這兒把書寫完。離開這屋子，我不會寫出來的，因爲它就是在這屋裏產生的。(注視着她) 所以我一定不走，無論怎樣也不能走的！(蘇尖聲地啜泣，半晌他又說下

去)老斯密士說我可以不花什麼在這兒隨便住着，像一個看房人似的，如果——

那 (懼恐他——像一個密語的回聲) 如果？

那 (注視着她——乾枯的語音) 如果我把他送走了！送到他與自己與人家都沒有妨礙的地方。

蘇 (恐懼) 那！那！看在我們死去的母親吧！

那 (驚駭) 住口，住口！她已經死了，安息了。你還要把她疲倦的靈魂帶到他跟前受苦嗎？

那！

那 (喉嚨梗噎似有什麼使他窒息——壓頂地) 蘇！可憐我吧！(他妹妹注視着他。那強使自己鎮定下來，又從容的講話。) 斯密士說我要是把這塊地賣給他，他可以給我二千元錢，他還叫我住在這裡，不要房租，像一個看房人一樣。

蘇 (輕蔑地) 二千元！就值這一點？

那 不是值多少錢。這是爲了我的書，爲了我的自由，所能得到的錢啊！

蘇 我說爲什麼他要把父親弄走呢，這該死的東西！他一定知道父親的遺囑是怎麼寫的——

蘇 (暗淡地) 哦，人多麼卑鄙下賤，

那 (嫉恨地) 如果這樣辦了，如果，我是說，一定有你一半作你的嫁妝費。多麼好。

蘇 (驚駭) 賣良心的錢！你想我能要嗎？

那 (娓娓地) 這有什麼背良心。我會把錢分給你的。

蘇 我的天，那，你是想賄賂我。

那 不是。你拿去合理極了。(強笑) 你忘了我也是這珠寶的繼承人了，我有錢可以慷慨大方的。哈！哈！

蘇 (驚訝) 那！你這麼奇怪。你病了，那，你要是好好的你，不會

說出這些話來。哦，我們真得離開這兒了，你和父親和我！讓斯密來沒有收吧。除了抵押品我們還可以剩下一點錢，我們可以搬到小房子去住，鄰着大海，這樣父親可以——

那 (激烈地) 這樣他會和我繼續過瘋狂的生活，在我耳邊說夢話，用胳膊指着大海，這樣玩弄我！(從衣袋裡拿出那隻手鐲，手鐲激怒了他，乃將它向牆角擲去，驚喊) 不，不！現在來不及做夢了來不及了！從今晚我忘了它們，永遠不要想起它們了。

蘇 (看着他，忽然明白了她所懼怕的已經發生了！——長嘆一聲將頭伏在伸出的胳膊上) 那麼，你已經辦了？你把他賣了！你得不到好！

那 (以驚懼的目光仰視屋頂) 嘶！你說的是什麼？他離開海一定好一點的。

蘇 (無精打采) 你把他賣了。

那 (狂妄地) 別說了，別說了！(從衣袋裏取出地圖來) 聽着，蘇！看上帝的面，聽我說！看，這是島上的地圖。(將圖在桌上展開) 珠寶就在畫十字的地方。(氣喘，話語間續地吐出) 我把它帶了這些年。這就一點關係沒有？你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它是我和我的書的障礙物，它是站在我和生命之間的東西，它把我弄瘋了！他叫我等待，和他一同盼望着，一天天的等着。他使我不相信自己的腦子。欺騙自己的眼睛，我希望破滅了，等我知道了那全是夢想！我却是不能把它放棄了！(向上注視) 天啊，我還不相信啊！這是瘋狂，瘋狂你聽見了？

蘇 (恐懼地望着他) 就因爲這個恨他嗎？

那 不，我不恨！(驀地狂怒) 對了！我恨透他了！他偷了我的腦子！我得從他，從他的瘋狂中地自己解放出來，你看不出來！

蘇 (驚懼！祈求地) 那！別這樣！你說得好像——

那 (狂笑) 好像我瘋了？你對了，可是我不會再瘋了！看！(打開

提燈，將手中的地圖燃着。他蓋上燈時，燈光一閃息滅了。他一面說一面用迷或的目光看着燃着的地圖。）看，我解放了，清醒了。像那大夫說的似的，告訴你實話呢。我和你說謊了。他是瘋人院里的醫生。你看燒得多麼好！這害人的瘋狂，真應當毀掉了。對了，我和你說謊來的，看，全燒成灰了，剩下那一張地圖也和西拉斯胡諾一同沈到海底了。（使紙灰落於地上，用腳踐踏）去吧！我終於離開他了。（臉色慘白，却鎮靜地談下去）是的，我把他賣了，如果願意救我的魂靈。他們就要從瘋人院來接他了！——（上邊傳來一聲狂大的喊叫，音似「開船」，隨着是踏走聲。嘩地一聲扶梯的門向後敞開了。一陣疾風吹入室中。那和他妹妹吓得跳將起來，呆立白立德船長重步踏下扶梯。）

那  
蘇斯！

（白立德船長走進屋來。他頗似其子，但他面孔更加嚴肅可畏，身材更加強健，直挺而雄偉。髮已雪白，豎立之短髮與髮同色，與久經風霜浸蝕的黑紅充滿皺紋的面孔適成一明顯之對比。黑燭的目光上橫着兩道濃密的灰白色的眉毛。他身着一雙排鈕厚扣藍呢上衣，褲子與上衣料子相同，兩隻皮靴高及膝際。）

白  
（狂妄地走向他的兒子，用手指譴責地指着他的兒子，那驚退一步。）你以為我瘋了？三年來就以爲我瘋了，自從斯路公號上那些傻子胡說瑪利阿林號沈沒的時候，就以爲我瘋了。

那  
（不易說說！哽咽地）沒有！父親！我！

白  
別說謊，可惡的東西！我叫你做我的繼承人，反到想把我弄出去！想法把我像瘋人似的送到瘋人院去！

蘇  
父親！沒有！

白  
（搖手令他住嘴）不是你，姑娘，不是你。你和你母親一樣的，是一個好姑娘。

那  
（慘白）父親！你以為我！

白  
（激烈地）你眼睛裏透露着謊話！我看出來了。你待不了好

蘇  
父親！別！

白  
別管我，姑娘！他相信來的，沒有？他沒有想賣我，嘲弄我說那件事是一個大謊，有時還嘲弄自己，說傻子才信這夢想？

那  
（撫慰地）您錯了，父親。我非常相信的。

白  
方才你沒有看她嗎？你沒有聽見我招呼她？

那  
（錯亂地）招呼？我聽見一聲喊叫來的。可是招呼什麼？看見什麼？

白  
（猝惡地）啊，混帳東西，背信的東西。（暴怒地）你還不睜眼的慢東西，瑪利阿林從南洋回來了，像我發誓她必定回來的，已經回來了。

蘇  
（想去撫慰他）父親！安靜些。什麼也沒有的。

白  
（沒有注意她）他的目光催眠似地看着他兒子的眼睛）。

半點鐘以前，瑪利阿林號滿載黃金像我說的回來了，卸下帆來靠岸了，孩子，她果然中了我的誓言，奸人來不及破壞了，孩子，來不及了！我正招呼她時她就下了錨。

那  
（眼中充滿作祟，迷惑的神色，目不轉睛地注視他父親的眼睛）瑪利阿林號！你怎麼知道？

白  
我不知道自己的船！你才是真瘋了！

那  
黑夜裡，也許是別的魚船！

白  
我說不是別的船！月光裡清清楚楚地是瑪利阿林號。注意：你還記得我告訴西拉斯，胡諾的信號，要是他在夜裡靠岸的時候！

那  
（慢慢地）帆頂上點上紅綠燈。

白  
（勝利地）那麼你望外看！（走向左前方的舷窗）從這兒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命令地）你還相信不相信你的眼睛？看，這說我瘋狂。（那向舷窗望外，驚駭退回，面現窘狀）。

那，(慢慢地)帆頂上有紅綠的燈光。是的，像白天一般清楚。

蘇，(驚懼地望着他)我看看。(走向舷窗。)

白，(向其子現非常滿足之色)哼，你有見了吧，可是你來不及了。

(那茫然地望着他)我在月光裏清楚地看見胡諾和傑米和傑米在甲板上在向我望着。來了！(走向扶梯，那在後邊跟隨着。二人走上去。蘇由舷窗退回來，而現恐懼迷惑之色。她悲哀地搖頭。上邊傳來白之喊聲，「瑪和阿林，Away！」像回聲似地緊隨着那同樣的呼聲。蘇以手遮面戰慄着。)

蘇，(悲傷地)他今晚不好，那，你哄得很對。只有這樣。

那，(酷怒地)哄他？你是什麼意思？

蘇(指着舷窗外邊什麼也沒有啊，那。港裡一隻船也沒有啊。你真是個傻子，不然是瞎子！誰也看得見瑪利阿林號停在那兒，上邊有紅綠燈光。那些傻東西說他沉沒了。從前我也糊塗了。

蘇，可是，那，什麼也沒有啊。(又走向舷窗)一隻船也沒有。看，我明明看見了，我和你說？從上邊看得清楚極了。(由她身邊走開，回到桌傍的坐位。蘇跟隨着他，驚恐地祈求着。)

蘇，那！你不該這樣！你太興奮了，你在發抖，那。(用手播着他的額)。

那，(粗橫地將她推開)你這瞎眼睛的傻東西！

(白山扶梯下來。他面帶夢想實現了的驚喜。)

白，他們落下來一隻小船，三個人，胡諾和加德斯和康那克。向他們岸上划來了。我聽見搖槳的聲音。你聽！(半响)。

那，(興奮地)我聽見了！

蘇，(已經於他哥哥身傍的椅子裏，發告地低語)那，你聽見的只是風和海浪的聲音。聽我的話？

白，(發然地)聽！他們上岸了。果然像我說的他們又回到陸地上來了。他們就要由小道上了。(注意地站立着。那在椅中，身向

前傾。風與海浪聲忽然停止，死的沉寂。綠色光線像一種液體似的以規律的浪波，慢慢地流入屋中，似海水被光線射透了一樣。)

那，(握住他妹妹的手，哽咽)你看光變了！金綠色的了！(顫抖)

在海底下啦！我淹了這些年了！(歇私的裏地)救命，救命啊！

蔣，(安慰地拍他的手)只是月光，那。沒有變。安靜些，哥哥；沒有什麼。

(綠光漸變深沉)。

白，(低語)他們一步一步地來了。多重，我知道，那兩隻箱子重極了。聽，他來到門下邊了。你聽？

那，(驚起)我聽見了！我已經敞開了門。

白，爲他們？

那，爲他們？

蘇，(戰慄)斯！(屋下邊門砰然響了一聲)。

蘇，風一窗戶吹開了。

那，那兒有風。

白，他們上來了！上來了，好啊！真重，重啊！(蹣跚的踏聲由地板下傳來！隨後走上樓梯來)。

那，你聽見了吧？

蘇，只是老鼠來回跑。沒有什麼，那。

白，(弄向房門，打開門)請進，孩子，進來！歡迎你們回來了！(從樓梯靜悄悄地走上西拉斯，胡諾，加德斯如傑米，康那克的形體。後二人抬着沉重的鑲金的箱子。胡諾是一個有鈎鼻子的老人，穿着灰棉布褲子，多毛的胸前纏着一件破碎的汗衫。傑米是一個身體高大，肌肉強健的南洋少年。他穿一作馬褲。加德斯是一個個矮的人，穿着印度粗花布褲子和一作破布水手上衣，染滿了鐵銹。三人都蹣跚着脚。他們的腐爛而浸濕的衣服向下直滴水，他

們的頭髮絞滿了海草。當他們靜悄悄地走進屋來時，他們的目光驚懼地向前看着。他們的皮膚在綠光中呈腐敗之象。他們的身體無力地，鬆弛地，調和地搖動着，似深海的波浪的起伏。

那，（向他們走近一步）啊！（狂亂地）歡迎你們回來了，兄弟們！蘇，（抓住他的胳膊）坐下，那。沒有什麼。那兒什麼也沒有。父親，坐下吧！

白，（向那三人露齒強笑，將指放於，上。）別放在這兒，孩子們，別放在他前邊。（指着他的兒子）現在沒有他的分了。來呀。珠寶全是我們的了。我們全拿走了。來呀！（走向扶梯。那三人在後跟隨。至扶梯底下胡諾一手扶白之肩，一手取出一張紙遞給白。白接過後狂笑。）真得這樣對付他，真得這樣對付他！（走上扶梯。其餘三人隨他上去。）

那，（狂亂地）等等！（併命奔至扶梯處。）

蘇，（欲將他拉回）那，別去！父親，回來吧！

那，父親！（推開她，衝至扶梯處，猛擊扶梯門，門似已關閉。）

蘇，（歇私的裏地！狂奔至台後門處）救命啊，救命啊，（她奔到門口時，霍金斯醫生忽然出現，由樓梯奔上來。）

霍，（激動地）等等，小姐。怎麼的了？

蘇，（喘息）我父親！在上邊呢！

霍，我看不見！我的手電呢？啊。（向她的驚懼的面孔照了一下，又急遽闖進全屋。綠光蓋失。風聲與海浪又聽見了。清朗之月光由敲窗射入。霍金斯跑至扶梯處，那尚在敲門。）來，白立德，讓我來試試。

那，（走下來，無神地望着醫生。）門鎖上了。我上不去。

霍，（向上看，驚呼）怎麼回事？白立德？門不是敞着呢嗎。（登級而上）

那（警告地）小心，朋友！小心他們！

霍，（從上邊向下呼喊）他們？你說是誰啊？一個人也沒有啊。（忽然驚愕地）來呀！快來哪！他暈倒了！（那慢慢走上去。蘇走過燃着提燈，提燈奔至扶梯處。上邊傳來一團亂鬧聲，他們抬着白立德船長走下來。）

霍，這一來可容易啦！（他們將他放在台後之睡椅上。霍金斯附身聽白立德之心臟跳動。立起，搖頭。）沒有辦法了！

蘇，（迷惑地）死了？

霍，（點頭）我想是心臟衰弱。（欲行安慰）也許這樣好些，要是——那，（如在夢中）胡諾遞給他點東西。你看見了？

蘇，（絞扭着手的手）咳，那，安靜點吧！他死了。（向霍金斯祈求地）請您走吧！

霍，不用我帮忙嗎？

蘇，走吧！（霍金斯僅僅地鞠了一躬退出去，那向其父之尸體慢慢走去，似被什麼不能抗拒之魅力所吸引。）

那，胡諾交給他點東西。你沒有看見？

蘇，（哭泣）那！那！離開他吧！別動他吧，那！離開他吧！（但她哥哥沒有注意她。他的目光直盯在他父親的右手上，手由睡椅上撿下。他猝然抓住那隻手，用力掙開緊握的手指，拿出一張團成團的紙。）

那，（手拿著那張紙，在頭上揮動着，勝利地呼喊）你看！（曲身，將紙在燈光中展開），寶島的地圖啊！看呀！我還沒有丟了它！還有機會啊，這可是我一個人的了！（帶着瘋狂，果敢地決意）

寶完了房子，我就可以去！一定能找着它！看，這兒是他的筆蹟：「珠寶埋於畫十字的地方。」

蘇，（以手掩面，悲傷地啊），天啊！離開他吧，那！離開他吧！

# 予介一部文藝巨片

## 「家」

原著：巴金

編劇：周貽白

製作：中國聯合影星公司

「家」是名作家巴金先生的成名作品，內容是榮、謝、高、孫四大家族的罪惡，同時描寫出青年人的新思想和老年人舊思想的衝突，爭鬥。故事是由一個官宦充盈建起來的「莊嚴」的大家庭而他們只知道保持著所有的家業，可是第二代的人們，因襲著先輩的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遺風，而激起了第三代的憤激。這樣來使著一個表面上融融洽洽的大家庭，每個人都有著每個人的異殊的思想，爭鬪，離間，起來。一直把這個「家」鬧得烏煙瘴氣的崩潰了。第三代以至第四代他們解除了他們的枷鎖飛出了這個封建的「籠」去呼吸著自由和平的空氣。而完結了這篇故事。

由於巴金先生的一枝妙筆，把這篇故事寫得極真摯，早為讀者所一致讚許和同情的，並且外國也有著翻譯的譯本。去年的下半年名戲劇家周貽白先生曾把它改編為舞台劇，在上海竟連演到一個多月而上座成績尤不稍衰。可見「家」的成績如何了罷，中國聯合影業公司認為極有搬上銀幕的價值，但是劇情之複雜，決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舉動了全公司的導演，演員以及技術人員完成了這部影片，可以說在陣容方面是一部空前理想的影片了。

(沈默)

中國聯合影業公司出品

「家」

原著：巴金

改編：周貽白

監製：張壽琨

導演：張壽琨

李萍倩

徐欣夫

高老太爺——姜明

陳姨太——張婉

高克文——王元龍

高克明——黎明

高克安——洪警鈴

高克定——王獻齋

高覺新——劉露

高覺民——劉露

周氏——袁竹如

沈氏——俞翠秋

王氏——洪退

高覺春——葉小珠

高海臣——葉小聲

許倩如——魏秋雲

張師長——徐幸國

張公子——韓蘭根

張惠如——顧也魯

馮樂山——殷秀岑

張蕙如——殷衍慶

黃存厚——王竹友

馬弁——章志直

禮孫——王嘉祥

楊小仲

王文龍

副導演

錢太太——王希

錢梅——袁美蓮

張姑太——黃耐菊

張蕙華(琴)——陳雲裳

李瑞珏——顧蘭君

高淑雲——胡蝶

高淑英——李紅

高淑貞——陳娟娟

高淑英——李澄

鳴鳳——陳燕燕

婉兒——葉月娟

喜兒——顧梅君

雀兒——董夢

馬僕——王夢石

張友——陳一蒙

高忠——何劍飛

法師——朱少泉

馬弁——朱雲山

張僕——許曼

袁成——周文彬

高僮——吳毅遠



# 關於雪萊

汀生

今年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大詩人之一——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逝世一百廿週年紀念，我們對於這位熟知的大詩人，是有重新認識的必要的。

如我們所認識的，雪萊不過是一位只描寫風花雪月男女情愛的詩人罷了，其實這種見解便把雪萊作品的真價完全的埋沒，一般人如此想法也是有它的根據的，因為各國所出版的關於雪萊的詩集，多半偏重於他的情詩方面，就因為這樣，一般學者才沒有真正瞭解這位詩人——雪萊。

差不多一般人都對於詩人拜倫的詩，有著相當的印象，他是十九世紀前二十五年英國文學史上前進的，貴族的浪漫主義者，對人類及人生都感著絕望，可是雪萊則是詩壇上屬於知識階的理想之表現者，沒有如拜倫的那種對人類及人生之絕望，在他的詩中，貫通著樂觀主義，對於人類懷有無限進步的希望，這種信仰使雪萊的主人公們即到了死境時亦不會拋棄，齊特娜（雪萊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在黑暗的冥中去赴火刑，尙鼓勵拉翁（其作品中之另一角色）這樣說：

看哪！  
春天是可以還來的。  
她所誕生之中。  
就是信用品。  
和從我們的死衝破黑色的天空而光耀一樣。  
未來的覺醒——廣闊燦爛的旭日。  
是要出現的。

我們由這幾句話看起來，雪萊的作品總是向着未來的，由這裡展開了光明和炫耀的期望。

可是雪萊是出身於富裕的男爵家，他在青年時代即富於反抗的情緒，他與家庭脫離關係而參與社會的大事業，他的作品很受他的知交高德溫及其妻瑪麗的影響，高德溫是名著「社會的正義」的作者，在這本書中，他否定了專制不平等及政治，宗教的偶像崇拜之封建遺產

若之結構，而以建築於個性，感情，勞動者——之絕對自由上的社會秩序來與之值對立的，他以為這種社會理想，對於人類所遭遇之不幸是可以死滅的。

他是個小說家，在思想及文章方面，都是有相當的修養，在雪萊的詩中，能够有貫澈的樂觀主義，對於未來有著莫大的期待，同樣，在雪萊詩作中對於女人的看法，都是受着他們父女的影響。

雪萊的作品，大別可分爲兩種，第一是純文藝作風的，專門歌詠白雪，雲，風，樹，雲雀，大海等的抒情詩，可是在他的詩中，並看不出都市來，有時僅僅不過是如映像似的在現於地平線上罷了，（如其作「A. M. O.」）不然，他的詩作便如「A. M. O.」一樣，描寫那離開了人間而投向於大自然的懷抱，陶醉於幻想的創造物上，因為他極端的與真實的現實絕了緣的原故，而成了發狂的空想家。雪萊詩的另一面是傾向於極端前進的，他的一部分的創作大量都是高調溫的社會思想和其妻瑪麗對女人地位的權論所影響。

在他的詩作「皇后瑪勃」是這樣的寫着：「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一樣不是拿來作買賣的東西，大地所給予我們的愛的恩惠，人們的親切……都可以在市場來售賣了，利己主義者能够買到一切，能够以自己的手來添附一種價格和一切之物。」

他在這裡已說出這個世界的君主是誰，這個君主隨意操縱着一般木頭人，而這種木頭人也爲了饑餓而恭順的服從如奴隸一樣，出賣自己卑賤的勞動，成爲死的機械的順從的螺釘，成爲生產無靈魂的齒輪。由於他的那種理想，而在他的作品現映出一種新的宗教，它具有如其他宗教的一切屬性，具有那靈化風與海，地與同等自然力的天地創造說和神話，他這種的烏托邦，可以說是由於他自己的環境所限制的產物，所以他的作品，時時有貴族的心理充溢其內，這是不可避免而當然的事情。

由雪萊的詩作，已反映出當時英國的知識階的思想傾向，由於他們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而由前進思想的方向移到與現實的妥協，那就是用幻想來克復現實，以與現實揉搓，雪萊的作品，便是這樣的一個代表。

在文學史上的雪萊，仍然是有他的不可抹滅的地位的。

# 美麗的小姐

## 是怎樣得來的健康美

### 供獻給您正當的方法

### 必得標準美人的錦標

中國人的弱點，莫過於體格太壞，「工愁善病」，尤其是我國女性們惟一的尊號，我國的女性，轉着那種半嘲的徽號，不止不怨，反以為美，這不能不說是衰弱的一個主因，現在想要見到一位身體健康，而富着天然美的女性，那等於大海一粟般的難尋，究竟女性為什麼這樣的衰弱，現在讓我分析開，供獻給女同胞們一點健康美的方法。

### 女子感覺最大的危機

女子的危機就是年長色衰，有許多在學校裡活潑潑潑的同學們，一經結過了婚為期不久，便呈現着「形神羸弱」，「面黃色衰」，這顯明的是被所謂「危機」的暴力給侵襲了，我們既然發覺了，便要設法抵制這危險暴力，制止它的侵襲。

### 審查體格的優劣

中國的女性摹學歐西的洋化，不過僅是些皮毛而已，像歐西人與中國人的裸腿，赤足等，雖形勢上相同，而實際上却不相同，人家所露出的，是健康的色彩，是純粹本身健康的發育機能，我們所露出的，不過使太陽給晒黑了些，好像是怎麼強健似的，其實本身不是患着貧血，白帶，就是伏着初期肺病，再有什麼砂眼等等的疾病，那簡直是一般普通人們在所不免的，因此得到的結論，審察女子的優美是要以天然質資為標準，絕不是一些虛偽裝飾所掩蓋得住的。

### 毀滅容顏的種種

由從搖籃起，以至立足社會做人而後歸回到坟墓裡去——這人生的過程中——絕不能件件如意，絲毫不受痛苦，當然就有離合悲歡的戲劇演出，在我們各人搬演着劇中人的時候，最是容易毀滅容顏的，什麼死掉了親人，家資衰落，財產盡絕，失戀，遇盜，過度用功，劇烈運動，或生育過多，先天遺傳來的血毒，及或偶然被人傳染，這都是容易毀滅健康美的要素，也就是容顏以環境為轉移的現象。

### 怎樣可使容顏美麗

我們既然明白毀滅容顏的原由，欲使容顏美麗，當然了對於衣食，起居，行動，謀幹，件件都合衛生化，紀律化，然而最主要的還是先要努力抵禦毀滅容顏的惡力，那麼你的容顏一定會改變發育得健康康美了。

要知道，只用衛生營養的體力是不足的，主要的還是須要好的營養和保護，那麼最好用一些沒有副作用的維他命，蛋白質，及含有女性荷爾蒙，活性酵素，的複合藥品，現在卻有實效的這種複合藥品，只有東亞兩名，名世稱寶，惟一無二的「若素」了，因為「若素」的成分經化驗結含有大量的維他命，蛋白質，無機，女性荷爾蒙，酵素等蛋白質增進肌肉發達，成為健康身體，維他命促進營養成分，無機類增加赤血球，而色呈紅潤現象，酵素清理胃腸，除去粉刺而免女性荷爾蒙增進皮膚細膩，光潤，呈健康美的姿態，如女人體內缺乏以上成分，則必面黃憔悴，衰弱不堪，不止後嗣衰弱，即本身亦難免病魔纏身，故服用若素，不止本身健康美麗，就是所產嬰兒，亦必活潑異常。

若素對於青春的少女，是有如此偉大功用，而定價方面卻特別低廉，小瓶五角五分，可服七日，中瓶一元七角五分，可服二十五日，大瓶五元五角，可服三月，華北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單新開路，中國若素製藥公司，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鋅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 中國文藝

第六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五角 •

全年六元 • 半年三元

郵 費 在 內

#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共一粒中之A D力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